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1928

第二十五卷 第九號



民國十七年五月十日

Vol. XXV, No. 9 May 10,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九號

民國十七年五月十日發行

插圖

『華服』法國阿伯義作(三色版)……一幅
日軍在濟南之暴行……二七幅

國際

▼日兵強佔濟南之空前浩刦……育幹(一)
▼法國大選舉揭曉……育幹(三)
▼尼加拉瓜的政情與美國對她的干涉……頌華(五)
▼俄國裁軍提案的反響與空軍擴充……頌華(八)
關稅自主方式之面面觀……許大章(二)
美國政治上之趨勢與本屆總統候選人(美國通信)……田炯錦(三)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續錄……胡懷琛(三)
國際聯盟與聖各答私運軍械案(法國通信)……味荔(亖)



東方與西方

外人對於日兵濟南暴行之公論……密勒評論（三九）
中俄日在東三省的利權競爭……尼古來夫（四一）
蘇俄外交在中英失敗的原因……蘭索姆（四五）
研究詞集之方法……任二北（四九）
■兩個英國的女游泳家……辛（六一）
從本能生活到道德生活……丘景尼（六三）
遠東之自然鹼……謝菊曾（六七）

新語林

意大利黑衫黨要黨化兒童……文宙（八二）
摩些採風錄……伍況甫（八四）
迷信之印度——動物之天國……微知（九〇）
非洲人的以象耕田……哲生（九一）
水星的研究……姜長英（九四）
空前未有之星的分裂……微知（九七）
我的旅伴（小說）（完）（俄國高爾基著）……濟之譯（一〇一）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續錄……胡懷琛（一一〇）
醉了（獨幕劇）……熊佛西（一一二）
■對付老鼠的國際會議……頌華（一一七）
時事日誌……（一一九）



國際

日兵強佔濟南之空前浩刼

日帝國主義按着預定的計劃，欲分三步進兵，以侵掠中國的領土，並破壞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第一步是強佔膠濟鐵路及濟南靑島；第二步是強佔津沽，劫持京津鐵路的交通；第三步是強佔山海關，把守東三省的門戶，以便佔領滿洲全境。現在第一步的手段已算如願以償了。此後國際形勢若非發生有特別不利於日本的處所，我想以日本這樣頑強的軍閥當局一定是要按着預定步驟去進行的。

我們上一期國際欄內所述及的五三慘案，只是這事件的開端；我們初以爲日帝國主義如果稍有顧忌，牠的凶燄總會要稍殺一點，卻不料這幾天來他們生番式的殘暴舉動，更迭出而不窮，其慘酷情形並還較前更甚；日帝國主義的凶悍面目，至此眞可算是「眞相畢露」了！

原來日本軍隊自五月三日在濟南商埠向我軍開釁後，卽蓄意施行殘暴行動。山東交涉公署之被焚燒，及交涉員蔡公時等之被殘殺，便是他們所施的下馬威。他們於這次殘殺事件後，毫沒有半點的悔悟誠意，反而亂行鬬破轟擊，我軍迫不得已，於六日派人往日本總領事署商量善後辦法，並承允於城外日人居住範圍內不駐兵，於日兵的防線，中國人不通過，商埠治安完全由日兵負責維持。這本是極讓步的辦法。卻不料日軍爲貫串其預定計劃起見，突於七日下午四時由日本第六師團長福田提出下列條件，要求我國蔣總司令於十二小時明白答覆，否則日軍卽取斷然的行動。

福田所提出的條件，實際上就是一種「哀的美敦書」，其內容共分五項如下：

（一）嚴懲與本事件有關係之南軍高級幹部。

（二）加危害於日本人之軍隊，須全部在日本軍之面前解除武裝。

（三）駐辛莊張家莊之中國軍隊，須在十二小時內撤退。

（四）停止排日宣傳。

(五)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兩旁二十華里以內禁止駐屯中國軍隊。

上項條件日軍本要求至七日晚間十二時卽須答覆的，我方當局以蔣總司令不在，不能正式答覆；當由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蔣作賓至日本總領事館及日本司令部等處，要求將十二時之期限延長。福田不允，遂決定取自由行動。當於七日深夜卽向前線佈置作戰行為，八日淸晨四時便下令開始向中國軍隊開礮轟擊，並將防線任意擴充，午後便已至普利門外，槍礮齊發，攻入濟南外城，佔領西關南關，仍向城內放礮，迫令守城軍隊退出。當時守城國民軍以未奉命令不能自由離防，日軍乃徹夜攻擊；同時並將津浦車站與車站北武英山子藥庫，辛城兵工廠，以及城外西南之十里河盡行佔領，並在山上放礮示威。此際城外中國軍隊已多退出二十餘里以外，惟城內之兵尚未退，日軍乃用全力以攻城。九日拂曉便由普利門城圩上向城內礮轟，一時大街小巷均被彈炸燬；入夜礮聲益密，全城火光燭天。但此時中國軍隊仍未退出。十日日軍乃又加緊礮攻，同時並用飛機向城內散發傳單兩種：一為『華軍應速拋棄軍器從速出城若有抵抗或攜帶軍器者必致射殺。』一為『城內居民務須由新東門及南門從速出城，有紅卍字會及紅十字會兩商會救護，否則出城不及，悔之晚矣。』但我方軍民有依照傳單而行的，迫至城口，卻都被日兵用機關槍射掃悉被擊斃。國軍鑒於這種慘酷情形，知坐守無益，直至深夜，蘇宗轍才率部開新東門出城退卻。日軍於我軍撤退之後，便整隊進城，於是偌大省會乃全入日本暴力佔領之下。

日本這次強佔濟南，礮攻之烈，慘殺之多，簡直是一種空前的浩劫。我們據各方面的報告看來，差不多很難相信在現代文明世界中，竟會有這樣的人類獸行！然而這次居然於我國發現了！這次日軍殘暴的事實就各報所載最足注意的有這幾項：

(一)衝突初發生的時候，日軍卽將商埠駐紮之我軍一一包圍繳械，並槍斃一大部份。

(二)日軍於攻入濟南城時，東南西三城均大火，日兵向火勢盛處發礮，房屋均被礮燬，死亡人民達二千餘人。

(三)日軍於未攻入以前，飛機常擲炸彈，人民被慘斃的極多。

(四)日軍駐紮膠濟路一帶，見華人卽槍斃，並挖去眼目剝腹出腸。

(五)日軍不僅對於中國士兵殘殺，卽普通人民，交通人員，亦備施殘酷手段。如郵局電局人員均被錮禁且絕其食然後槍斃。

(六)日軍於十一日將我國留濟南傷兵約二千餘人，亦悉數槍斃。

(七)日軍對於婦孺尤屬慘無人道；曾有一日兵對於乞婦連刺三次，並斃其小兒以為嬉戲。類此之事很多。

(八)日軍因小緯六路北一橫街適處於其警備範圍，乃將此街中居民逐戶驅出，不分老幼婦孺可六十人，令其魚貫而行，至一曠

場，五人為一組，列橫隊，遂以機關槍掃射之，此輩居民便全歸於死亡。

（九）日軍進城以後，逢人便殺，並以搜索南軍為名，按家搜查，城內殷富無一倖免。每搜一家必將貴重物件一概沒收；若家中有人，即以槍指胸迫問要錢，否則槍殺；倘有美色婦女，必更任意奸淫。

（十）日軍對於一般人民倘查出有刀槍軍衣皮件等物，皆作為南軍，就地處死。有某商身體肥碩腰繫皮帶，遂將該商腹部用刺刀挑開，腸胃流出而死。

（十一）日軍對於一般人民有操南方口音者，亦多一律格殺。又每逢開火時，亦必先抓華人數名殺死。濟南郵局人員遭此慘殺的甚多。

（十二）被圍濟城內方振武部一團幾全數被日軍所殺，無脫逃者；一軍二師兵士一團中僅只衝出千餘，且十九中彈受傷。又將四十軍千餘人拘禁郵局，自七日起陸續槍斃。又徒手警察也遭慘殺，滿街都是積屍。

就上面這些事實看來，日軍的殘暴，真不下於野蠻生番，完全不知正道人道是什麼東西但是這些事實恐還不足以盡其萬一。因為濟南現在日本暴力之下，所有通信機關也都受日本軍隊的強暴勢力劫持，消息不能傳出外面，上面所說只是一些親身經歷痛苦的人一點斷片報告；然而我們據此也儘可窺見此次日帝國主義所演成的浩劫一斑了。

不過日本的軍隊既已這樣毫無忌憚的蠻幹，那麼牠的殘暴行為恐還不只以此為限的。現在中國國民革命軍方傾全力以謀北伐之進展，對於這事只圖暫時退讓，可是日本一方面還大作其反宣傳工夫，一方面卻又進行其積極大舉侵掠的步驟。在目前這件慘案還未解決的時際，卻不料日帝國主義三次四次出兵的聲浪又瀰漫於東亞大陸了。將來中國的大地還是照現在這樣任日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呢？還是一舉而促進我們打倒帝國主義的成功機會。這就不僅關乎國民革命成就與否的問題，也就是中華民族能否生存的問題了。（育幹）

法國大選舉揭曉

在本誌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三號國際欄內曾有一篇文章論述法國大選舉以前的形勢；近據路透社巴黎電訊，四月二十九日法國眾議院選舉的結果，樸蔭凱賚派得有四百左右最多數的票，大佔勝利。這位被稱為「政治之謎」（Political Sphinx）的前法國總統現國務總理樸蔭凱賚（Raymoun Poincaré）又不免要笑逐顏開了。

說到樸蔭凱賚這位老政治家，一般人都把他當作右派看待的，但他自己卻不承認是屬於任何政黨，這倒是一件別開生面的事。他組織上屆內閣的時候，拉攏大資產階級的右派人物和屬於急進黨的左派份子在一起組織所謂「國民聯合」的混合內閣；手腕已經是不錯，而內閣成立以後，四年之內，他敷衍兩派不使破裂；一面又拿出他的看家本

領，把紛若亂絲的法國財政，整理得很有頭緒，收支預算也漸漸的均衡了，所欠國債也都陸續設法償還了，流出的資本收回，佛郎的價格也都安定了，這都是他在前任內閣中的最大的成績，而爲一般法國人所極信任的。所以他這次再度獲得勝利，還是大家所能預料得到的事。

不過樸蔭凱賚重登舞臺以後，法國將來的政局又將怎樣呢？他在上屆內閣中本爲聯合各黨派的牽線人物，那時因爲各黨對於法國的財政救濟問題都沒辦法，一個一個的國務總理，一個一個的財政總長相繼登臺都失敗了，他才挺身而起。他既不是什麼黨的領袖，自然也不是什麼黨的反對目標，所以他能够安穩的坐着國民聯立內閣的頭把交椅。他除卻用政治的手段來整理財政外，且還拿出政治的手段來籠絡國會議員；他曉得一班議員們總是想蟬聯下去的，便許以下屆議員仍舊有望；他曉得議員們又很注意於自己的收入的，他便設法把增加議員年俸到四萬佛郎的法令通過，來買他們的歡心。這樣他的政府便安穩下來了，到如今還是安穩！

他這種政治手段的好壞，自然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但也虧得他這位「議會老手」（按樸蔭凱賚曾做過參議員）才能做得出。他平常總是自負得很，記得在選舉前的幾天演說，他居然說：『將來的選舉須要政府佔多數，法國才可得救，』這是怎樣自負的口氣呀！現在法國的內政外交要說怎樣敗壞得不可救藥卻也未見得；不過因歐戰的影響，元氣大傷，外交形勢也爲轉移，這時離復興的地位倒還遠咧！

就外交方面說，歐戰以前，法國北與俄國締結同盟，西與英國相與聯絡，其地位殊爲穩固。但歐戰停止以後，德國既倒，英法提攜之必要也已經消滅；而英國見法國之勢力頗有臻盛氣象，乃用「聯絡歐洲大陸上第二強國壓制第一強國」之傳統政策與德國相接近，暗助德國之復興。德法世仇，若德國復興，法國自然要夢寐不安了。其次，法意兩國間之關係，近來也頗惡化：自去年法國與南斯拉夫訂立友誼仲裁條約以後，便引起意大利對於亞爾巴尼亞的「防守同盟」來，致造成地中海的新均勢，（參看本誌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二號國際）而同時關於亞比色尼亞和摩洛哥等處殖民地，法國與意大利的利益又常相衝突。這都是法國外交上最感困難的問題。他如萊因撤兵問題，對俄關係惡化問題，也都很足令法國的外交官吏煩心焦慮的。至於近來法國擬與美國訂結永久不戰條約，其欲免於國際孤立的苦心孤詣更自然的流露出來。樸蔭凱賚現在重握政權以後，能否對於這些問題都有相當的對付方法，現在尙未可斷言。不過依我們看來，法國今後對於外交的形勢，恐將更加注意於遠東方面，而卽以安南爲其大本營；這只就法國近年對於增加駐軍的形勢看來便可概見一斑。現在我們在此修改中法越南陸路通商條約聲中，倒也不可不極力注意咧。

再就內政方面說，一九二六年的法國財政恐慌，差不多是該國以前所未有；後來雖賴樸蔭凱賚的努力設法，才把財政安定下來，但是外債究增加得不少，租稅也徵課得極重，一般人民到現在還是很感痛苦，加

以歐戰時法國各地均爲德軍蹂躪，金屬、煤炭、織物等各種重要生產地域全歸荒廢，這都足以令法國國民經濟上感受極大的困苦。去年全年，法國差不多是費盡心力在「恢復國家信用」這件事情上頭。現在法國財政收入的預算每年要四百二十餘億佛郎，而靠道斯賠款計劃所取得的賠償金便達四十五億，這筆壓榨出來的款項將來還能不能夠常常靠得住，卻也値得我們這位理財專家注意咧！（育幹）

尼加拉瓜的政情與美國對她的干涉

尼加拉瓜（Nicarague）是中美一個小共和國。她的疆土是在北美洲與南美洲中間的「土腰」（Ithmus）上面，可算是位於一個要害之區。她的內部，新舊兩派——保守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互相水火，爭鬬不已。舊派樂受外國的援助，排斥異己，政治還不能算是已上軌道。所以她的鄰邦，美國與墨西哥都去操縱她的政局，而尤以美國爲厲害。如今她的政局總是阢隉不安，美國對她的內政又積極的去干涉。這弱小的共和國的國運眞是不幸極了。

尼國新舊兩派的軌轢，由來已久，而美國對她的干涉，亦並不是一件新近發生的事情。內憂足以召外患，外患更足以助長內亂，互爲因果，履霜冰漸，原非朝夕之故。美國早於一九一二年以前就派遣海軍到尼境實行武裝的干涉。雖然曾將海軍撤回過一次，然後來卻又派來。自從去年到今年，美國的海軍及海軍陸戰隊，更在尼境作戰斷殺。故尼國的內政與她對美的關係，愈弄愈糾紛了。然欲求此中眞相，卻不能不先略考過去的事實，然後再觀最近的情況。

美國對於尼國，完全利用了尼國新舊兩派的不和，去扶助舊派，當牠爲傀儡，以圖擴張其在尼的勢力。一九一二年尼國的舊派獲得政權，卽是靠了美國武力的援助；一九一六年與一九二〇年兩次的選舉勝利都歸舊派，也是由於美國從中操縱她的政局，以武力爲舊派的後盾；因爲在那個時候，美國已派有海軍留在尼境。美國並於一九一六年從舊派政府獲得了租借尼國土地九十九年，以開鑿一條聯絡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運河的特權。這條運河要是開鑿起來，可以利用尼加拉瓜湖與San Jaun河的水道，故其長不過一百八十七英里。這條運河如果開成，於美國商務上軍事上都有重大的關係。因爲有了這條新的運河，不但巴拿瑪運河的航務，不致過於擁擠，於商務上很有許多便利；而且美國若一旦有緊急的軍事行動的時候，萬一巴拿瑪運河方面發生了障礙，亦可靠這條新運河保持安全，不致有何危難了。爲了開鑿這條運河的特權，以及其他投資商務，債款等的經濟關係，故每當尼國國內發生政爭之際，美國總是幫助她的舊派了。

尼加拉瓜於一九一六與一九二〇年兩次的選舉，雖然都是舊派勝利。可是到了一二四年那次的選舉，舊派的總統候選人張臺盧將軍（General Chamorro）卻於選舉競爭上完全失敗。而新派卽自由

主義者的領袖沙勞柴諾博士（Dr. Solorzano）得票多數，當選爲總統了。博士當選之後，便組織了新派的政府。新派當政了一年，內治卽有起色，秩序與治安，雙方都有明顯的進步。當時美國亦找不出什麼將海軍久留於尼境的口實和理由。經尼政府與美國和平交涉的結果，美國卽將自從一九一二年起盤踞在尼境的海軍撤回本國去了。在這個時期，尼國國內太平無事，外患的危險程度，亦因而減少了許多。故可算是個小康的時期。

詎意好事多磨，禍起蕭牆，到了一九二六年，舊派的張慕盧將軍，出其波譎雲詭的手腕，起了一度的革命，使他的部屬選舉他爲總司令，推他爲陸軍部部長。他又以上院議員的資格，乘機活動，反對新派，先逼了副總統薩加薩博士(Dr. Jaun B. Sacasa)，再強迫總統沙勞柴諾博士辭職。於是他大權獨攬，於事實上變成了有實權的總統，但是很不合法的。美國雖表同情於舊派，但因他做事實上的總統，殊不合法，故拒絕承認他爲總統。同時國內的新派，不忍坐視他飛揚跋扈，起而護法，以武力占據藍田（Bluefields）地方，起兵與他對抗。此時美國雖已拒絕承認他爲總統，惟因尼國內政糾紛，發生了內戰，故又重派海軍赴尼國。且因藍田這個地方是開鑿新運河的要地，便宣告將該地作爲中立地。這樣一來，新派的軍事行動，受了一個打擊。張墓盧將軍，因美國不承認他爲尼國的總統，得不到外援，也進退失據，到了後來，便以一辭了事。而尼國便在戒嚴令頒布以後，美國監視狀態之下，舉行選舉。結果另一舊派人物狄亞士（Adolf Diaz）將軍當選爲總統了。

但是革命的新派並不因而氣餒。他們認狄亞士爲美帝國主義者的傀儡，對他激烈反抗。並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宣言擁護前副總統薩加薩博士爲合法的總統。墨西哥是表同情於新派的，故墨政府也就承認薩加薩博士爲尼國合法的總統了。由是爲了總統問題，尼加拉瓜舉國騷然，再起內戰。美政府是表同情於舊派的，故美政府派留於尼境的海軍飛機隊都去援狄亞士。目新派爲叛黨。狄亞士有了外援，於是新派的革命軍便遭頓挫了。

到了去年三月，美政府與狄亞士協議商定，尼國於今年（一九二八年）舉行選舉，組織警備隊以監視選舉。警備隊員爲尼國人，指揮牠的爲美國軍官。對於這種協定，抱自由主義者的新派極端反對。後來該派的將領桑定諾（Sandino）氏以愛國主義相號召，召集部隊，起與狄亞士對抗，於是國內又起了干戈。桑將軍是個熱血愛國的軍人，他於軍事上很有經驗，故自從他起兵之後，不但舊派政府的軍隊不能抵禦，而且幫助舊派政府的美國陸戰隊亦難制勝。於是美政府不得不續派增援的軍隊赴尼境去打仗。戰事因而擴大，形勢亦很嚴重。到了去年年底，尼國的戰事非常激烈，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因爲美國一方資助彈藥軍器與狄亞士的軍隊，一方增加她抵敵桑定諾軍作戰的兵力，故於去冬今春，桑軍漸次失利，後來退至接近洪都拉斯（Honduras）邊境的山地，吉拉利（Quilali）村了。美政府下

了驅迫桑軍出尼國國境的決心，故美軍與尼國的桑軍雙方有激烈戰鬭。今年一月十一日華盛頓電傳『桑定諾已逃往洪都拉斯國，想由彈藥告罄所致』云云。似乎雙方的戰鬭早已了結了。但據三月二十九日報紙所傳的電訊云『美國海軍飛行隊報告，今日尼國桑將軍部下在科科河區域內與美國水兵交戰。美水兵施用炸彈與機關槍，敵衆傷十餘人』云云。可見美軍與尼國的桑軍間的戰爭猶未了結，而上項華盛頓宣傳的消息有些失實了。

新派的桑定諾將軍所以要執戈奮爭，與美軍接戰，據美國新聞記者所傳，爲的是有以下三項的要求：（一）撤回美軍；（二）組織臨時政府以解決內政問題；爲臨時總統者，縱有黨派關係，但必須爲以前從未做過總統與總統候選人的人；（三）尼國選舉可由南美拉丁民族的國家監察，無庸美國越俎代謀。他還宣言，倘使以上三項的要求可以貫徹，他便解甲歸田，此後不再參加任何內戰；他不欲公家給他一官半職，但願做一自食其力的平民而已。如今以上三項的要求還未實現，故他非至山窮水盡的時候，不肯罷兵。

據最近的消息，尼國狄亞士總統頗萌下野之意。今年尼國總統的選舉，美國仍積極布置，擬加監視。至於美國留在尼境的海軍與陸戰隊，一時無撤回之望。而美軍與桑軍仍有衝突。因此尼國政局，前途茫茫，紛擾恐猶未已。現在尼國除了舊派是抱親美的態度以外，新派及一般抱國家主義者均很反對美國，因爲她干涉尼國的內政。據四月中報紙上載的世界通訊社所傳墨西哥的消息，『尼加拉瓜民衆對美感情日趨惡劣，各城鎮上滿貼反抗美帝國主義之標語。當地美國僑民頗爲恐慌，而美國上院外交委員會一致議決繼續向尼國派兵，嚴禁反美運動。該項消息到後，尼加拉瓜之民氣愈加激昂，組織種種救國團體。又派代表赴墨西哥哥倫比亞祕魯阿根廷諸弱小國游說求援。聞中南美各國咸表同情，擬即發起反美同盟』云。尼國舊派以外的人士，反對美國，異常激昂，於此可見一斑。

美國國民是向來主張「公理」「正義，」擁護「民治」「民族自決」的。可是美政府對尼有出兵干涉之舉，不能不令人覺得美國所持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迄今已有很大的變化了。去秋墨西哥學者塞密爾英門氏於美國現代史料雜誌上發表一文，論美國門羅主義的今昔。謂昔日所謂美洲爲美洲人的美洲，今則不啻以美洲爲北美人的美洲了；昔日所謂美洲須防止歐洲人的侵略，今則美洲諸國不啻爲北美變相的保護國了。這種批評雖未免太苛，然看了美尼間的關係，一時倒亦不易爲美國辯護咧。

美國干涉尼國的政治，不但爲尼國一般抱愛國主義者所反對，即美國抱自由主義者，亦以爲這是政府的失策；不但中南美諸國中爲尼國代鳴不平者頗多，即歐洲各國輿論界上，對之亦不乏非難的論調。美國政府其實未嘗自不知其對尼的政策不很圓滿，故對於派赴尼國的海軍與陸戰隊對尼國的桑定諾軍作戰的情形，多方掩飾，不大肯將眞相

盡情披露。這件事情民主黨黨員以牠爲攻擊政府的資料，故於今年美國總統選舉亦必發生若干影響。由此看來，我們或者尚可說「公理自在人心」了。

還有一層，譬如一個人，身體康健，抵抗力大，則縱有外邪，不易感冒。反之，身體虛弱則即無外感，亦難享健康的幸福。以小喻大，一個國家的生存，亦有類似的情形。尼國黨派交爭，內政叢脞，所以有這樣的外侮。當其於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間，抱自由主義者的新派當政之際，內政修明，國內秩序有條不紊，沒有什麼破綻。那時美國派留在尼境的海軍就撤回了。假使尼國舊派的野心家張墓廬將軍不起搗亂政局的舉動，政治上有平穩的發展，則迄於今日，何致像現在的多故呢？故以客觀的眼光看來，尼國今日的種種糾紛，一方固然是由於美國的干涉；一方卻亦由於國內派別分歧，彼此不能合作，內憂外患，眞是相互爲因。這是世界上弱國與小國，對於尼國的情形所應借鑒的了。（頌華）

俄國裁軍提案的反響與空軍的擴充

歐美列強，對於軍備問題，頗有矛盾的傾向。她們一面提出了許多裁軍的提議，開過了不少次的會議，鄭重其事，似乎眞有增進國際和平的熱忱。但同時卻又於陸海軍備，競謀充實，不遺餘力，還嫌不够，進一步擴充航空軍備的實力，講究施用新式兵器的方法。好像第二次大戰，不久就要勃發，有不得不汲汲未雨綢繆的模樣。在這種情況之下，到底那一方面的傾向，比較上有力呢？不消說得，後一方面的傾向較爲有力。只要看本誌第二十五卷第六號所載「軍備競爭與和平運動」一文，已可明瞭。

如今我們又看見了一件事實，可以證明裁軍的平和運動前途很是黯淡；所以要把牠敍述一下。三月十九日那天俄代表李德維諾夫氏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的裁軍委員裏面，堅持他代表政府於去年提出的撤廢軍備的提案，并且又說了一大篇反對各國資本主義的政府的演說。（參看本誌第二十五卷第二號所載的第四次國際裁兵預備會議之經過及其前途之預測一文）但英國代表顧與騰 Lord Cushendum) 氏即於第二天在委員會會場上，逞其口若懸河的辯才，發表他對於俄代表的演說，冷嘲熱罵的議論。他以爲委員會不但應當注意於俄國提案中的條文，并且還得於大體上對那提案中所含蓄的原則，表其贊否的意思。他說，據他所見，俄國於過去七年中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大家須得注意。他看俄報 Isvestia 最近發表過一篇文字，謂俄代表並不是要去幫助討論什麼裁減軍備的問題，乃是要去拆穿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戴的假面具。他再看見俄國的提案中竟沒有提及國際聯盟，反提議建設一個新的國際團體，即所謂「國際管理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ttee）將向來由國際聯盟行政院辦理的事情，改由該會去掌管。所以他以爲俄政府目中簡直沒有國際聯盟。

他還說俄國提案的目的是在廢止戰爭，這種理想大家對之，都表同

情。不過內戰尤壞於國際戰爭。俄國於過去數年中所採的政策是在激起各外國的國內戰爭。他希望俄國要改變這種政策。他用滑稽的論調批評俄國提案中所說每個國家應保持武裝警察的實力而其實力的大小要與人口的多寡，交通的長短爲比例的一端，謂警察何以一定要武裝？英國的警察是從來不帶武裝的。難道要教英國的警察無端的武裝起來嗎？這話引起了會場中人的大笑。他又批評俄國提案中，各人爲自衞計得帶手槍的一條，謂既要國家廢除武裝，何以個人反要武裝呢？

他說了許多不切於裁軍本身問題的閒話，最後，始談到裁減海軍的問題。謂英國並不願意將俄國提案籠統否認。（？）英國傾向於立刻撤廢潛行艇等的軍備。不過俄國方面提議，爲制止海盜及奴隸販賣起見，各國得有三千噸的兵艦，那是辦不到的。俄國有這樣的提議，不知是否未聞以前華盛頓會議的協定？英國預備裁減軍艦的數量與噸量，倘使各國都預備照做，並表同意於延長舊艦施用的期限。雖然，我們要曉得英代表這段的話，很有外交上的作用，差不都完全是對在座的美國記者說的，要他們報告美國，英國願意繼續討論裁減海軍的問題罷了。

英代表的議論如此。他的演說發表後，第二天（三月二十一日）法國的報紙也就有評論發表了。法國右派的報紙，有的謂讀了英代表的演說詞，大家可以曉得裁軍問題，沒有再討論的必要了。在裁軍之前，先要得到「安全」的保障；有的謂此後革命的及反動的國家（指俄德）聽了英代表的演說，當無再施其煽動的策略於國際社會間的可能了。紙有比較上傾向和平的報紙如 Soir 則謂英代表所說英國並不願意將俄國提案籠統否認一語，乃是此間所欲聆的話。這是法報上的議論。然我們統觀英代表演說的要點，其中那有一點尊重俄國的提案？所謂不願意把牠籠統否認，恐怕不過是裝裝門面的，說得好聽一點的，客氣一點的話頭罷了。再看法國政府的態度，恐怕也如右派報紙所說，「安全」問題先要解決，然後再談裁軍問題。故我們於俄國撤廢軍備提案最近的反響中，也可窺見裁軍的平和運動傾向怎樣稀薄了。

俄國處於這個國際環境之中，對於軍備與和平，究採怎樣的方針呢？這也是一個很饒興味，很足注意的問題，從大體上說來，她一方面堅持她很徹底的撤廢軍備的提案；一方面卻整頓陸海軍備，擴充軍用航空與化學事業，着着進取。故我們再要將俄國軍備方面的情形，略述一二。

講到俄國最近軍備上的傾向，她似於整頓陸海軍之外，還要以軍用飛機以及化學的戰爭工具，設法增進，以補助軍備上實力的增加。她有個特別的協會，對於這方面非常盡力。這協會的名稱是「航空與化學戰爭協會」（原名 Osaviakim 英譯爲 the Society of Aviation and Chemical Warfare）。該會現有二百萬會員因爲該會於各地有分會，而且正在積極進行，政府又加以提倡，所以會務很爲發達。據說於二年之內會員可希望增加到五百萬人。當從前英俄邦交發生裂痕之際，該會積極籌款，從事擴張，購買飛機，增加實力，以爲這便是對於英國外相張伯倫氏對俄態度最好的答覆。

今春二月二十六日，俄都舉行紅軍十週紀念的祝典。當時該會派新的飛機數十隻加入慶祝會。蘇維埃工人鑄了一個巨大的鐵拳贈送陸軍總長伏羅希洛夫（Clemeny Vorochilof）氏。到了三月四日該會飛機的總數增加到一百隻了。并且在那天，莫斯科的新飛機場舉行落成典禮，該會亦特遣新加的飛機十五隻與會。參觀的人數共有二萬人。該會的飛機，十之九以農工各業的名字爲名字，如「印刷工」「礦工」「糖業工」「農民」等。其中有十之一是以已故的及現在的領袖人物的姓氏爲名，如列寧，斯太林，伏羅希洛夫等。那新落成的莫斯科飛機場取名佛崙斯，以表示紀念已故的陸軍總長佛崙斯（Frunze）的意思。該會於每一個新飛機造成之後，即在俄都舉行一次新飛機成立慶祝會。每次開會時蘇維埃陸海軍部，工人聯合會，紅十字會，莫斯科蘇維埃以及其他各團體，都有代表到會。而新的飛機也於是日翺翔於會場的空中，受衆人的祝賀。這種飛機都是由俄國本國的工廠造的，不過其中多數飛機的引擎卻都是舶來品。此外該會對於軍用化物品，亦加以試驗改良，且有毒氣製造工場十二所。惟其成績如何，因很祕密，故外間無從深悉其底蘊。

此外俄國尚有許多補助陸海軍的飛機隊，氣球隊，航空船。據日本方面的調查，俄國陸軍方面現有九十一個航空中隊；海軍方面有十四個航空中隊。陸軍軍用飛機計有一千零五十隻；海軍軍用飛機計有二百隻。氣球隊一隊；航空船二隻。關於化學的軍用品，參謀本部得自由利用所有化學協會，各大學及工科大學關於軍用化學品研究的結果。此外，政府又設立高等化學軍事學校及速成化學軍事學校各一所，以造就關於這一方面的專門人材。政府近更設立化學軍事部並促進毒氣之研究與製造。今年俄國大操之際，曾實地演習所謂化學的戰法。我們比較統計，關於航空軍備的實力，現在俄國雖尚比不上英美法意四國。不過俄國近來於這方面積極擴張，進步很快。依此進行，遲早總有追及的一天。至於軍用化學事業，英美法意四國，亦都從事增進，不獨俄國如此。至於東鄰日本的航空及化學的軍用事業，亦在那裏與列強競爭。由此看來，列國之間，和平的空氣恐更抵當不過軍備競爭的空氣了。

亨斯林博士(Dr. Hanslian)所著的化學戰爭（Der Chemische Krieg）一書，不脛而走，近已再版了。博士主張化學的武器是將來戰爭上最有效用的武器。並謂施用了這種武器，戰鬭員與非戰鬭員，都要遭殃，而將來交戰國政治上、經濟上重要的中心，必將受敵方化學的武器的攻擊云。依此而論，將來國際戰爭不發則已，發則破壞之巨，犧牲之大，殘殺慘酷程度的增高，恐怕要倍蓰於往昔了。吾國在此列國軍備競爭的潮流中，應該採怎樣的自衞的方策，實亦目前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國人加以注意，不要視爲無足輕重而忽略。爲將來文明之進步計，人類幸福之增進計，我們還希望世界平和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軍備競爭的傾向，一天一天的消滅，使未來的大戰消滅於無形。否則，其爲禍之烈，眞令人不忍言了。（頌華）



關稅自主方式之面面觀

許大章

一　引言

憶三月間易紈士南下，謀與國民政府商議重開關稅會議，加徵過渡稅，頗引起一般輿論之反對，謂此舉大違關稅自主之旨。此種反對之結果。使乘輿而來之易紈士，卒敗興而返。今者過渡稅加徵問題，雖已成過去之陳跡，而討論關稅自主之重要及其實行之方式，則似有相當之需要也。

關稅問題，關係國民經濟至巨。我國稅制，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邇來八十餘年矣！稅則則為片面制，無差別，無眞正之修改期。現行之進口稅則係根據一九二二年之修正稅則，出口稅率則根據一八五八年之通行稅則。表面上概為值百抽五；但勢異時遷，今昔之貨價不同，從量稅早已失其標準，實際上不過從價值百抽三四耳！世界劣等國如從前之土耳其，其協定進口稅率為值百抽十一，埃及之協定進口稅率為值百抽八，尚均較中國為高。協定稅率之最低者，為昔之暹羅，其進口稅率為值百抽三，事實上尚較中國為高，然已宣布自主矣。日本關權，嘗受協定之支配，然亦已脫離羈絆矣。偌大中華，八十年來，俯首帖耳於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而不能自振者，其故非他；蓋因年來國事蜩螗，軍閥跋扈，帝國主義者，得乘機施其挑撥離間盤據宰割之伎倆。國運奄奄，救死不遑，又何暇顧及稅權哉！尤可怪者，民衆不知稅權為何物，漠不關心，望其起而作收回稅權之種種運動，殊屬甚難。凡此種種，實為現存畸形式之稅制，及不平等條約之保姆。邇者國民深感經濟侵略之痛苦，羣起疾呼，務祈達到目的；雖受重大犧牲，在所不顧。一見於華盛頓會議，而種修改稅則之因；再見於五卅慘案，而獲自主原則通過之果。去夏國民政府曾一度作自主之籌備。今則此項呼聲，漾蕩南北。關稅自主，務期必得；片面協定，勢在必廢。總之自主如合乎潮流，順乎輿情，政府有實行之決志，人民具擁護之熱忱，以和平之手段，作有理之要求，使

其結果大有利於中華，而無大損於外人，則目的始能達到矣！

二　關稅自主前應有之措置

關稅自主者，解放片面條約上之束縛使一切稅率之高低，由我自定，此後均能自由伸縮，不受任何拘束之謂也。近人每混合關稅自主與收回海關行政權為一物，殊屬無稽。海關行政權之落入外人掌握，並無條約根據，乃由習慣而成，中國隨時隨地均可作有理由的矯正也。現今之所爭者，為關稅自主權；海關行政權，尚在其次也。苟稅權不獨立，卽使收回海關行政權，外人悉數退出，根本上亦必無利益可言，不過為私人樹大批位置耳。且草率從事，弊害叢生：海關統一之制度，勢將瓦解，關款易生危險，外債失卻擔保，紊亂狀況，不堪設想。作者以為目前首要問題，在解除稅權之羈絆；第二步方能講求海關行政權之收回。現在我國稅權之不能自主，係限於條約。吾人欲廢除此種條約，須先將本身問題解決清楚，示外人以此種稅制根本上不能在中國繼續存在，使彼無所藉口。查各國間所訂條約，常行修改或廢除，新陳代謝，與時推移，並未聞有如中國之不平等條約，垂八十餘年之久遠，而尚能巍然獨存者也。現者政府人民，並不如亡清時之聾聵；惟欲促自主之實現，事前須有相當之處置：自主稅率之訂定，釐金雜稅之廢除，外債之擔保，存款機關之設立，以及交涉之方式，防禦之策略，妥為籌備。如此始可達到目的。否則欲事之成，有愚於緣木求魚者矣。茲略述國民政府自主案失敗之經過以證吾言之不謬。

國民政府去夏曾宣布統治下各省，於十六年八月一日起實行關稅自主，國定稅率條款，亦已頒布，行有日矣，不意政局陡變，乃不得不將辦法變通。聞者惜之。如此自動的直接廢除不平等條約，固屬壯舉；然已否具有實力為後盾，以為外力反抗之預防，則不得而知，且事前未作準備，弊端殊多；茲略條舉如下：

（甲）稅率太高且欠周密——當去夏南方民氣激昂之際，政府自可及時宣布關稅自主，惟稅率之制定，不可猝然激進，庶各國不至積極抵制。國民政府前次所頒行之稅率，實際上似嫌太高。實行之後，內國商民既不能受惠，而外國對華之商業，根本上亦將受打擊，此事端之必不能免也明矣。且稅目中關於奢侈品分類，混淆亂雜，顯然不能順乎國際貿易原理。

（乙）商民怨咨，以政府無誠意廢除釐金及雜稅也——釐金及內部雜稅，一旦祛除，內國商民，受惠匪淺，感德不暇，何敢懷恨！國民政府財部，雖聲明廢除釐金，然裁釐補救辦法，並未顧及。屆時進出口稅已增加矣，而釐金仍不能去，或釐金去而代以釐金類似之雜稅，何怪商民之不能隱忍也。

（丙）海關用人之更替——國民政府擬於自主之日，更換大批華員。關員向任終身職，故辦事謹嚴而富有經驗。南方軍事發展太速，政治訓練未臻完善，今欲以不大諳悉關務之人，剝奪幹練華員之職位，其敗

事也必矣。作者去夏在滬，曾詢各華員對關稅自主之意見，最可怪者，除極少數外，餘皆非但不贊許，且反堅持反對之論調。此雖係華員昧於大勢，只顧一己之得失，不以大局爲前提，然亦恐當局措置失宜，無故危及彼輩生活問題也。

以上種種，皆足以阻撓自主之進行。故欲實行自主，首宜講求先決之條件：

（一）稅權統一與釐金及內國稅之裁撤問題——欲求我國稅權統一，第一步須掃除內部各稅。釐金也，常關稅也，復進口稅也，子口稅也，內國貿易出口稅也，務宜剷除淨盡，然後稅權始能集中，商業始無障礙。

（甲）釐金秕政，舉世皆知。在今日而猶有此怪稅，實爲關稅史上之大汚點。中國現行釐金名目繁多，不勝枚舉，有統捐，銷產捐，認捐，包捐，落地稅，餉捐，山海捐，七四釐捐，九釐捐等等，專對本國土貨而設，洋貨則不與焉。此無異樹無數荊棘於內地市場，以摧殘本國產業之發展也。

（a）釐金爲地方稅，故其歲收，中央無確實統計。民國五年後，兩廣，川，滇，吉各省即停止呈報到部。民國九，十，十一年，各省平均每年約收三九、一五二、○○○元。

（b）正副雜捐，即含有通過性者，每年全國約收九、八八九、○○○元。

（乙）常關稅，大抵用以課徵內國帆船爲主，稅率爲值百抽二·五，性質同釐金，惟釐金爲地方稅，而常關稅則爲國家稅也。

（a）商埠五十里內各常關，每年約收六、○八一、○○○元。

按民國十五年總收爲四、六二二、六七八關平兩，除附賑捐外，共四、五○四、六○○關平兩，再除去徵收費一成外，共合六、○八一、二一○銀元。

（b）商埠五十里外各常關每年約收三、七七一、○○○元。

（丙）復進口半稅——土貨由A通商口岸運至B通商口岸時所納之進口半稅也。每年約收三、七七一、○○○元。

按民國十五年共收二、七九三、三七○關平兩，除徵收費外，共合三、七七一、○四九銀元。

（丁）子口半稅——洋貨欲入內地，或土貨原料運往外洋，除完納正稅外，所納之半稅也。進出口每年共收銀四、四四一、○○○元。

按民國十五年共收三、三一一、四八三關平兩，除徵收費外，共合四、四一○、五○二元。

（戊）內國貿易出口稅——國內各通商口岸間，相互之出口稅，（大抵指土貨而言）每年約收一四、八三六、○○○元。

按民國十五年共收一○、九八九、九八九關平兩，除徵收費外，廿銀一四、八三六、四八五元。

（以上四項係根據民國十五年海關華洋貿易總冊）

以上各種稅收——徵收費均已除外共計：

（甲）釐金

(a)釐金之本身——三九、一五二、〇〇〇元。

(b)雜捐——九、八八九、〇〇〇元。

(乙)常關稅

(a)五十里內——六、〇八一、〇〇〇元。

(b)五十里外——七、五四一、〇〇〇元。

(丙)復進口半稅——三、七七一、〇〇〇元。

(丁)子口稅——四、四一一、〇〇〇元。

(戊)內國貿易出口稅——一四、八三六、〇〇〇元。

總數八五、六八一、〇〇〇元。

我國若廢除以上各稅，每年損失約在八千五百萬元左右，亟應設法彌補。賈著關稅與國權，謂我國關稅如加至一二·五後，每年稅收，可得一一七、〇九六、二八五元，以之彌補裁釐及雜稅所受之損失，尚餘三千二百七十萬餘元云。是說驟觀似甚合理，其實不然；蓋因

(1)釐金及各項雜稅裁撤後所受之損失，固定而不變者也。加稅所增之收入爲預算預算或不能合於事實，况進口稅，奢侈品稅，及各項稅增高後，洋貨及奢侈品或因重稅不得暢銷我國市場，則進口必至減少，而稅收亦隨之減少矣。

(2)加稅後所增之稅收，並非專以之補救裁釐之損失也。他如外債擔保，建設費，政費等，亦必分潤餘利。

裁釐之難於此可見一斑，外人亦知我國無法裁撤，往往以此要挾。雖然，除(甲)項外，其餘各稅，條約上無裁撤之義務。(甲)項釐金及(乙)項常關稅，爲國家榮譽計，爲國民經濟計，必須先行廢除；或無如何，須設法先去(甲)項以示決心。(甲)項之損失，不過四千萬元，自較易補救也。

(二)賠款及內外債須有充分擔保——自一九一一年以來，我國關款之收入及支出全權均落外人之手。海關總收入民國十五年，爲關平銀七八、一二二、七七七兩。(洋藥釐金稅除外。)

以關稅爲擔保之外債，以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中英借款爲濫觴，以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善後借款爲末次，共十六七次之多。最初以不得已而借外債，後則賠款及各項理財方法，皆以借款爲不二法門，辦理者中飽益甚，遂使關款益受外人支配，每年依定章在關款下撥付外債本息，至民國四十七年，始可償清。

內債則自光緒二十四年至民國十五年止共有十五六次，亦按定章每年在關款下撥還本息若干，至民國二十六年始可償清。現在如宣布關稅自主，第二步即須收回海關管理權，內外債之擔保，須依舊有着落。依現狀而論，難保軍閥不遝行截留，地方官不謀染指，政府不謀浪費，如是內外債之擔保，必如秋風掃葉，着地即盡。外人之反抗，國人之殿屎，勢必使自主前途益形黯淡，故使內外債擔保不落空，不出下列二途：

(甲)如屆時有穩固負責之統一政府，則可於財政預算案下，酌量劃定百分之幾，爲償還內外債用途，限一定期間內償清。

（乙）屆時政局仍未統一，如無特別良策則惟有（1）組織內外債務委員會，（2）至少須將關款之一部分暫時由關係人保管俟政局統一時再收回。

（三）爲訂定新稅目，各項商品之價值及來路，須切實調查——稅則細目之訂定須經長期間之調查，充分之考慮，始能臻妥善完美之境。事前須將商品之來源等級類別及時價，詳加調查，彙訂成册。訂定自主稅則細目時，可資臂助。何種商品，有害民生，必增稅以阻其輸入。何者爲目前必需之商品，必輕課以便其輸入；何者爲與某國訂互惠條約時必爭之品，宜廣爲分類，以縮小其範圍而防別國之援例。此項工作，至少需半載或一年之工夫，始可完成。否則及時舉止失措，挂一漏萬。或臨時糜費時日，再行考慮，結果必致延宕自主之進行，不利孰甚。去夏國民政府之自主稅目，一見即可知其爲倉卒造成未經充分考慮者。

中國現行稅則，從量從價商品之分類共僅五百八十二項，殊欠周密。例如「鐵」一項，可以包括鍍白之一切機製品，完稅手續固甚簡單，然稅收因此減少甚鉅。自主稅率，貴能矯正此弊，故商品之詳細分類，與夫稅率高低之確定，尤爲目前急務。財政部駐滬之物價調查委員會，苟能眞實負此項使命，則我國宣布關稅自主時，對稅目之制定，當不致周章也。

（四）創設統一的中央銀行——自主後關款之收入，不宜再存外國銀行。蓋關款既屬中央財政，貴在流通市面以調劑金融；不宜存於外國銀行，任其把持。夫以中國固有之財源，而遞變爲外人侵略之工具，固足痛惜。然依現狀而論，輕易存於內國銀行，恐生軍閥截留及別種情弊。爲今之計，惟有創立中央統一銀行，以爲關款存放之所。政府只宜有監察權，不宜有入股及任命董事權，免致藉端干涉。至該銀行之組織，或由各地我國銀行公會共同商辦，或取其他方式，容另討論。

三 關稅自主之步驟

（一）概論

我國關稅自主之提議，首見於巴黎會議，繼見於華盛頓會議，然兩次俱失敗。今之關稅自主案，係根據關稅特別會議；關會之產生，則根據華府會議。華府會議閉會後各國對關會開會日期，故意延遲，不加批准。迨金佛郎案解決後，法國始應承開會。五卅慘案發生後，英日不得不批准關會，以緩和我國民氣，則關會之代價亦非小矣！關會結果，自主案卒通過。查華會定案，只許中國增加進口稅至一二·五，出口稅至七·五而已，並以裁釐爲條件。關會之結果，可謂超出華會範圍之外，由此可知今昔之時勢不同，而所求之條件亦異也。雖然，自主權已通過矣，但尚有下列二條件：

（1）自主案通過時各國之共同宣言爲：

『各締約國（中國在外）玆承認中國享受關稅自主之權利，并允許中國國定關稅條例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發生效力。中華

民國政府聲明裁撤釐金，與中國國定關稅條例，須同時實行，並聲明於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卽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須將裁釐切實辦竣。』

另一方面，王正廷代表中國關稅自主提案中有云：

『中國政府允將裁釐與國定關稅定率條例同時實行，但至遲不過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

又十一月十四日關會第二委員會復開會議，中國代表在席上發表如左：

『裁釐係中國自動的提議，非自主之交換條件。』

由此推測，裁釐爲自主之條件與否，將來定生糾葛。外人有意以裁釐爲自主之條件，中國代表則稱裁釐與自主，截然兩事，認自主爲權利，不以裁釐爲義務，而以之爲榮譽，榮譽則不必定須實行也。推而言之，卽一九二九年關稅自主時，中國當自動的廢除釐金；如因特殊原因，不能裁釐時，中國惟有表示歉意而已，別無所顧慮也。

（2）既云自主，則國定稅率由我自定，不必得外人之同意也。彼時公布之國定自主稅則定率條例，普通進口稅，最高爲值百抽四十，最低爲值百抽七·五；係由我國提出經各國之承認，不免失卻自主精神。且關會各代表，對中政府提出之自主案，不過原則贊同而已；一方提出裁釐及別種條件，明知中國無實行辦法也。自主案通過後，別項問題，均未結束，各代表卽藉口引退，關會無形解散。此後如不續開，自主案是否另生問題，不可知也。再關會自主案之通過，不過藉一宣言及議決案，並未載在正式條約。苟嚴格而論，自主案道德上雖有憑藉，法律上尙無根據（Morally binding but not legally binding），外人尙可藉端破壞也。要之此後自主之能否實現，全視中國之狀況如何，政府有無權力及決心，人民能否以全力爲後盾，不在條約上之有無規定也。在今日而猶欲與外人重提舊約，斤斤然爭小惠，惴惴然求憐憫，則正中其懷，彼將按字逐條，藉勢賣弄，卽極小端緒，亦必不肯輕易放過，結果如與虎謀皮，尙何利益可言哉！是故中國苟對於自主一切設備，業已完善，則逕自宣布自主，不必請示於外人可也。否則雖自主案載在正式條約明文內，彼外人亦將藉端破壞，斬而不與也。夫關稅改良問題進行之程度，務須與時推移。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結果不外得一二·五加稅而已；四年後產生北京關稅特別會議，居然通過自主原則；今者距關會已三載，景況又自不同矣。現在之工作，爲籌備自主之實現，一切進行程式，不必盡拘於舊約，條約大率含時間性，須隨時修改或廢除；亘古未修改之不平等條約下之關稅一切羈絆，在今日之中國，已無立足餘地矣。我國人士以前所持之論調大抵失之拘謹，可棄勿用。現在自主之成立，根本上已無危險，所要者爲籌措應時策略，以促其實現耳。

（二）關稅自主實現之方式及其因果之推測

關稅自主實行之方式，不外二端：一卽不依據任何條約，無論何時，逕行宣告自主；一卽根據關會決議，及期宣布自主也。然無論如何，互惠條

約之締訂，在所不免。如採取第二方式，或發生別項問題；即先自主而後訂互惠條約乎，抑先訂約而後自主乎？然既稱自主，自必先頒布國定稅率，然後始可言互惠，自主爲本，互惠協定爲從，苟不先自主，何來互惠協定？此不易之理也，何尚有先後之爭乎？蓋關會自主辦法，日案第五條載明中國實行自主期前，須與各關係國，締結互惠新約。第六條又載此項新約，係調換現行之關稅條約，應與國定稅率，同時施行。依日案之規定，中國當先訂約而後自主矣。茲將自主方式之正反面觀，詳述如左：

（甲）不徵求與中國各關係國之同意，逕自宣布關稅自主——此純爲自動的無條件的自主，可省卻一切糾紛，惟事實上除非已有特別佈置，恐難成功。國民政府去年宣布在民國十六年，關稅自主，及期不能實現，即其明證。現者國民政府以黨治下各省關稅之收入，已佔總額百分之七十，於是有根本上不承認關稅會議，而逕自於某月某日宣布自主之說。此事固直爽痛快，惟證以事實，恐不能行，因（1）軍書傍午之際，難以全力對付關稅問題；（2）稅務人才，殊覺缺乏，能否妥爲預備，尚未可知；（3）尤不能免者，厥爲外力之干涉。事前既未商諸各關係國，彼將爲保護己國利益起見，藉口中國破壞條約，出而干涉。外力之干涉，不外於下列二途：

（a）武力干涉——英，美，日，意，法，各國中，除日本外，其直接派兵阻止中國關稅自主，以釀成戰禍之可能性絕小。對華用兵最有機會之國，厥爲日本。然各國苟不主戰，日本似不能單獨行動也。外人之壓迫中國，向取恫嚇手段；遣兵調艦，不廢一彈，而中國已屈服矣！今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恫嚇已失其作用矣。中國陸軍，一經多年內戰，亦微有作戰常識，苟能全體一致，尚可作困獸之鬬，屆時各國惟有遣艦包圍各海口，然如中國軍隊退入內地何？歐戰後各國征俄之嘗試，可以爲殷鑑矣。且爲干涉中國稅權而出兵，名義殊欠正當。爲干涉稅權，遣其子弟，暴骨異地，父兄必不甘心，輿論殊難贊同，各國國會，如尚有別種辦法，決不輕易通過此項提議也。最足輕重者，中國今日，幾已全體仇俄矣，設使各國聯合以戰中國，是無異驅四萬萬之民衆，挺而走險，輾轉而入於聯俄之途也。結果不外使俄人坐收漁利，赤色主義，必將籠罩東亞，且因此而引起世界大戰，使弱小民族，揭竿而起，聯合作戰，帝國主義統轄下之勢力圈，殖民地，勢必土崩瓦解，煙消霧滅！流血百萬，伏尸全球，孰勝孰敗，殊難預言。以中國稅權之故，小題大做，以各帝國主義者之幹練圓滑，當不出此。故直接以武力干涉，恐無實現之可能，而最難防禦者，爲消極之抵制。

（b）消極抵制法——消極抵制，在外人毫不費力，即能使中國蒙最大之損失；蓋今日不平等條約下之租界，尚未收回，外人非法之憑藉尚未取消，在在足以助其施行種種侵略政策。上海天津漢口等各大口岸，皆有租界存在，我國逕行頒布國定稅率後，洋商如不直接向海關納稅，而逕向各該地各該國領事館，依照舊有協定稅率完稅，中國其將奈何？若中國不敢以武力制止，則即就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四埠而言，稅收總額，已佔全國百分之六七十。觀下列各關稅收百分率比較表，即可設

想。

一九二六年中國各海關稅收比較表

上海	四一・八一%	天津	一〇・一〇%
大連	八・七二%	漢口	六・六一%
膠州	四・二七%	廣州	五・七四%
安東	二・六〇%	哈爾濱	二・七八%
汕頭	一・八二%	牛莊	一・三七%
蕪湖	一・一〇%	廈門	一・四〇%
蒙自	一・〇六%	其他三十二口共約	一〇・五七%

如此則國庫收入依然無增；保護政策毫不實行，是自主徒擁虛名耳！反之，我國如向租界內用武，則釁由我啓，各國出師有名，不難羣起而謀我。

由此觀之，外人如出而干涉，當必不訴諸武力，而必出於消極抵制之一途。雖然，我國如能解決下列各問題，則雖自動的宣告自主，外人消極抵制之法，恐亦無所施行也：

（1）中國政局之統一與政府權力之健全。

（2）稅率不激進，根本上不影響各關係國對華之商業。

（3）釐金之裁撤。

（4）外債擔保不落空。

（1）及時政局之能否統一，政權之能否集中——如屆時中國政局，已歸一統，政治已上軌道，強有力之中央負責政府，業已產生，民氣激昂，輿論沸騰，足以與各國以極剴切之刺激及反省，使帝國主義者嗒然若喪，知殖民地式的租界與片面的協定稅制，根本上不能寄生於中國。此際我國之自主舉動，內洽輿情，外合潮流，可操劵也明矣。不然，國事依然蜩螗，政局仍甚杌隉，無健全之政府為先驅，無堅決之民氣為後盾，猝然宣布自主，必以不量力不度德貽笑外人，求其成功也得乎？

（2）自主稅率之高低——如自主稅率甚為溫和，施行後各關係國對華貿易所受之影響並不甚大，則外力干涉之可能性絕少。否則如稅率驟增，各國在華商業之利益，必受重大打擊，其干涉之可能性絕大。揆諸我國本意，在無條件自動的解放關稅一切束縛。欲達到此目的，最好將第一次國定稅率，於可能範圍內，盡量減低，則各國或將默認，而自主可告成功。自主既已完成，則可在相當期內，適應國際商情，發展國民經濟，盡量提高稅率。結果雖不利於各國，然彼必無可如何；蓋不干涉於自主產生之前，斷無理干涉於自主成立之後也。否則忽將國定稅率，增至最高程度，使各國觸目驚心，反動愈大，困難愈多，欲自主之實現，直如暴虎馮河，其不失敗者鮮矣。

（3）釐金及各內部雜稅能否撤裁——釐金及雜稅之存在，足以阻礙稅權及政治權之統一。不觀夫十八世紀末葉之德國乎？其時德國共分三十九小邦，各邦間稅牆高築，稅率龐雜無章。即以普魯士一邦而

論，已有六十種不同之稅率，因而政治四分五裂；迨關稅同盟成立後，稅權統一，雜稅廢除，不數年間，遂由經濟統一，而躋於政治統一。

我國國際貿易，向皆入超甚鉅；去年則輸出入貿易，均較前年減少，而進口減少尤烈，幾成出超之勢。此非良好之現象，實因苛捐雜稅，指不勝屈，貨物屯積，不能起運，商民以成本過鉅，裹足不前，益以戰事關係，交通阻滯，無形損失，更不可言，遂使國民購買力，日趨薄弱。夫苛捐雜稅，直接影響民生，間接影響外國商業不淺，外人屢求裁釐，大有理在。苟能裁釐，則雖提高稅率，外人損失必不多；蓋雜稅廢後，國人之購買力當增大，外貨雖以加稅而蒙不利，亦可以此彌補也。若一方增加稅率，一方仍不裁釐，非但國人受虧，外貨亦受二重損失。故中國能否將裁釐切實辦竣，實與外力之能否干涉，自主之可否成就，有密切之關係焉。

（4）內外債有無擔保——已詳上段，玆不贅。

總而論之，第一項自主辦法，並非絕對的不可能；至外力之干涉，定不直接訴諸武力，而必出於消極抵制一途，則可預言。但若使中國能解決前項問題，則雖外人之消極抵制法，亦必無所發洩也。

（乙）根據關會議決及日案內容，先與各關係國協定互惠條約，然後實行關稅自主——玆將該項辦法之利弊列下：

（a）不利於我國者：

（1）所訂之互惠條約，必全有利於日本而有損於中國也——以我國現狀而論，進口純為製造品，出口純為原料，不宜與任何國訂互惠條約，惟以自主後勢所不免，不獲已而為之耳。互惠之原則，本係適應國際商業環境，謀兩國間經濟之發展。如依日案中國須先訂約後自主，則互惠為自主之擔保，中國為求自主實現起見，勢不得不於訂約之際，俯就日本之要求，以速互惠之完成，互惠條款，必一一有利於日本，中國之損失，不可言喻矣。

（2）按日案之詞意，苟商約不成，中國國定稅則，即無實行之可能。設使日本訂互約時，肆意苛求，或藉端挑釁，或故意拖延，則互約非至中途決裂，即無形延遲，換言之，自主即永無實現之日。

（3）日案明文，非僅言中國須先與日本一國訂約而後自主，且言中國須與各關係國先訂約，可知其用意所在矣。日約成，則各國莫不援例居奇，是不啻依片面的最惠國條款，謀瓜分我國之利益也。如是即使互約已成，自主實行，國定稅率，重重受縛，實際上早已失卻自主精神矣。

（b）有利於我國者：

此際殆無利可言，其疑似之利，為免去一切外力干涉及恫嚇；但結果反使自主淪為變相的片面協定，事實上實有弊而無利。

（丙）根據關會之決議，但先自主而後訂約——此項辦法，亦有利弊，玆分述如下：

（a）有利於我國者：

（1）關稅得切實解放——關稅自主權本為獨立國固有之物；不平等條約，現既不合於中國，中國本可自動的廢除，關稅本亦可自動的

宣布自主，然中國寧可得各國之同意得之於關會之中手續可謂周密，手段可謂和平；如各國倘欲於此時再加以種種條件使實際上不能自主，我恐現時之中國人民，斷不能俯首帖耳伈伈俔俔，橫受壓迫也。故曰，必先自主，使互約之魔力，不能箝制自主之進行，庶幾稅權，眞實自主。

（2）所謂互惠條約，不致偏惠外人——國定稅率既實行，互惠條款，可依此酌量訂定。自主爲主，互惠爲賓，外人失其憑依，必不能作無理之要求，互約當依互惠大綱而成，中國雖不能蒙大利，然所受之損失，必大減少，可明言也。

（3）財政有預算——關稅自主之目的，不外實行保護，或財政政策。自主如先實行，訂互約時，何種商品稅，退讓至若何程度，皆可預定，使互惠結果稅收不因之特別減少，保護政策，不因之而失效力，財政有預算，產業有保障，利莫大焉。

（b）不利於我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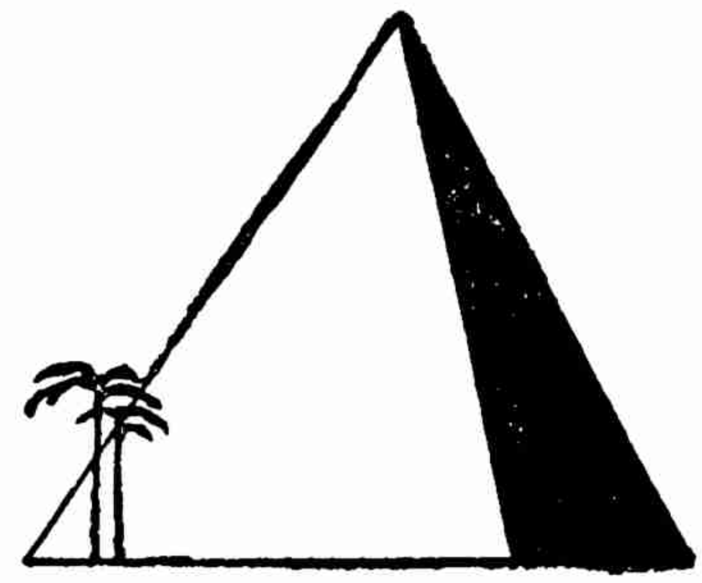
此際疑似之弊，僅爲外人之能否干涉，不可預知。然我國苟能出之以和平之手腕，巧妙之策略，自可減煞干預之力量，若我國再能自動的履行（甲）項各條件，則外人根本上更無反對之理由矣。

（丁）三項方式之比較及選擇——（甲）項爲無條約根據的，自動的措置；（乙）項則係根據關會決議而又借重於日本提案也；（丙）項亦係根據關會決議，惟不從日案而已。第一法係採取轟烈手段，惟中國之租界及治外法權，尙未收回，帝國主義者之護符尙在，且以現狀而論，政局於極短期內恐難統一；強有力之政府，一時不易產生，一切重要問題，解決非易，強行自主，恐結果難樂觀。第二項若實行，結果必致繭縛重重，直等於不自主；第三法雖不十分完善，然不偏不倚，因時制宜，無重大犧牲，有相當結果，苟裁釐及外債各問題能解決，則實現更可操劵。且張伯倫亦曾宣言對華政策，贊成合法的關稅自主，可知外人對此，並不積極反對。現時政局幾個月內倘能統一，（自主案待統一後進行。）余以爲第三法實爲應時之唯一策略也。

十七，三，二，於北京。

美國政治上之趨勢與本屆總統候選人

田炯錦



自美國總統柯列芝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聲明不欲再競爲總統後，於是美國各報紙上提出許多候補人物如副總統道斯（Dawes）參院外交委員長波拉（Borah），議員拉法洛（La Follette），與利斯（Harris），李德（Reed）大戰時總司令潘興（Pershing），前國務總理許士（Hughes）前伊利諾州州長勞登（Lowden）現任紐約州州長斯密斯（Smith），現任商部部長荷佛（Hoover）等十餘人。去年八月八日，著者道經密爾瓦克時，距柯列芝之聲明，祇有五日，見電影院已將有候補總統資格各人之近狀攝成影片，以號召觀衆。美國人之注意總統問題，於此可見一斑矣。總統候選人問題，經此半年餘之醞釀，現時呼聲較高者，似乎祇有荷佛，勞登，斯密斯，道斯，許士諸人，而尤以前三人爲最。以黨派論，斯密斯屬民主黨；其餘四人屬共和黨。而共和黨四人中，荷佛代表東部工商階級，遇有阻障時，許士當取而代之；勞登代表中西部農民利益，倘東部與之爲難時，當退而讓諸道斯。故就現狀觀之，彼等代表不同之黨，與特殊之利益；但就美國政治演進觀之，彼等皆代表一種趨勢：卽建設強有力之行政部，促進政務，俾成效多而浪費少是也。諸人中除道斯爲現任副總統，又係中部人，易受東中西部農民擁戴外；其餘四人，皆力主改良行政組織，提高行政權威，使行政機關變爲寶塔式，使位居最高之行政首長得指揮監督一切屬員，而各機關之經費與薪金，亦須受其支配。美國國民素好平民政治，惟在今日，則不甚擁戴同情於勞工階級，反對干涉弱小國內政，主張提倡世界和平，永遠廢止戰爭之領袖人物，如波拉，拉法洛等；亦不甚擁戴戰績卓著，有功於所謂「民治戰勝獨裁」之世界大戰，以提高美國國際地位之元勳，如潘興者；而獨傾心於一般有獨裁臭味，領導美國政治向「布阿克拉西」(Bureaucracy)（註一）進行之政治家，如斯密斯等，豈非一可怪之現象？但吾人如一察美國歷史上政治演進之歷程，則可知此乃應有之現象也。茲略爲申述之：

一　一七八九年以前之政治狀況

美國開國之初，因鑒於已往英國官吏之專橫，故於政治組織上，極端傾向民治，極端防止野心家之專權，而以維護自由平等，為其政治上最高之目標。但過猶不及，極其弊也，使執政者無從負責，政務進行遲緩散漫而多浪費；遂至因百餘年來政治上演進之結果，漸向反此傾向之方面進展。若在別國不善運用共和政體者，恐必因此陷於革命，頻起內戰，如墨西哥及南美各國然。幸美國人民之天性，實事求是，善用原理以解釋事實，不肯背事實以殉原理，且肯犧牲成見，調和讓步，故能聯結利害不同之各州，而為一國；更能使憲法隨時代演進，不勞流血革命，而政治繼續改良。倘以其製憲時代之思想，與其今日之政情相較，恐未有不驚其不相關連者。吾人雖深憤美國為壓迫弱小民族之帝國主義者，而同時不能不佩服其人民運用政治能力之偉大，信其所以能強盛之非偶然也。本文祇述其行政部與立法部關係變遷之經過，至中央與地方分權之演進，姑從闕略。

美國之獨立革命也，國人當初本非胸有成竹，為主義而戰。徒因不堪虐政，故起而反抗。原意非欲獨立，祇求待遇稍善耳。逮調和不遂，乃於一七七六年由大陸國會宣布獨立。當時鑒於英國官吏之壓迫自由，故咸主極力縮減行政部之職權與範圍；遇有國會議決案，則臨時指派委員會以執行之。此種委員會既非永久性，而又常多至十三人，故作事緩漫

而缺乏負責者。不久而弱點暴露，於是漸行設立有固定性之委員會，以進行軍事。但委員皆國會議員，非皆有軍事政治學識者。於是又有軍事財政等委員會之設立，其委員人選，有議員與非議員混合者，亦有全非議員而來自國會外者。但此等委員會，不過較臨時指派者稍勝一籌耳，亦不足當政行之任也。茲將當時論委員制之文件，略述數段如左：

羅伯特毛梨斯（Robert Marris）於一七七六年致外交委員會函云：

> 如果國會欲求此次最後之勝利，則應與行政者以應為之事務；勿因其本身之無能而貽誤萬事。余所謂貽誤者，因信世上無人能每日赴討論政務之國會，而同時能有精力兼執行者也。

約翰介（John Jay）於一七七九年致華盛頓書云：

> 海軍事務，倘長此受委員會之指導，其受無秩序無注意無學識之影響，必逐艦暴露。軍艦委員會，每州有一代表，時常變易，舊者去而新者來。其中祇有三四人，係此會初成立時之老委員。彼等鮮有懂得海軍事務者，而且亦無時間與志願以留心海軍事務。（見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ed. Jhonstan〕I p. 209）

捷爾德斯帕克（Jared Sparks）在高維尼爾毛梨斯傳中指摘委員制之劣點云：

> 由國會之委員會執行各種行政事務，其初乃時勢所要求，而所以

用之者，因以後不易更改也。乃卒致積成至複雜惶惑之現象，遂令人不得不注意，而速謀補救。國會同時施行立法權與行政權，以議員資格通過議決案，又由彼等之中指派委員會而執行之。此種委員會，實許多不負責任之團體。故有許多事務，因疏忽而不爲；更有許多事務，則爲之而不勝其任。此種流弊，國會早經發現，爲時愈久而愈著。彼等會費長時間之討論，以圖改良。但因黨派之成見，私人之利益，疑惑，恐懼，及紛歧之意見，致延而未決，害及公共利益。（見Sparks, Life of Gauverneur Marris, I p. 227）

當時美國革命人物，約分自由與建設兩派。自由派以薩米爾亞丹（Samuel Adams）爲最激烈，鑒於英政府以往之壓迫，認所有行政官吏均係橫暴者，極力維護國會委員制。建設派以哈密爾敦（Alexander Hamilton）爲中堅，主張付軍事權於華盛頓，外交權於佛蘭克林。政府分立法行政司法之部，行政部置各部部長。哈密爾敦會論委員制與部長制之利弊云：『欲求決斷，敏捷，秘密，負責；責諸一人則易，求諸一羣人則難。委員制之弊害，乃是決策遲緩，精力寡闕，責任分散。』華盛頓亦會函友人云：『如果國會過信其自身組織之流動無定之委員會，足以當軍事之任，則不啻自欺耳。』（參看L. M. Shart, The Develapme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 51—55）

經過數年之爭論，自一七八一年起，外交，財政，陸軍各部，相繼設立。每部設有部長。但事事聽命國會，仍非獨立機關。而且不久財政海軍兩部仍恢復委員制，一七八七年之憲法會議，爲美國興盛之大關鍵。到會代表多屬穩健派。與哈云『彼輩非鼓動革命，宣布獨立之激烈派：既無帕特克恆利，亦無薩米爾亞丹。其時握國家命運休咎於其手者，非拘拘原理之人，乃係頭腦冷靜，一心務實之人也。』（F. A. Ogg and P. O. Ray,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Government p. 108）

到會之代表，雖多係穩健之實行家，但因積習已成，改革非易。職是之由，造成之聯邦憲法，雖係破天荒之大貢獻，然吾人如就其行政立法分權上加以考察，可謂爲最不適用。美國憲法所以能維持至今日，而其國事所以能日趨隆盛，鮮有立法部與行政部衝突，以致不可並存，如歐洲各國者，非其法之良，乃人民善用之也。茲略舉數例如左：

（一）行政機關之設立，改造，廢除，其權操之國會。憲法中既未規定有國務院，亦未言明應設若干部，或應設何部。故按諸憲法，國會通過一議案，可設立廢除改組任何部。

（二）總統任命重要官吏，須得上院同意。何等官吏爲重要，由國會決定之。故美國總統不但任命各部長，大使，公使，須得上院同意；而各次長，以及局長司長，陸海軍官吏之任命，亦常須經上院之同意。吾人試回想民六吾國內閣因任命總長，難得國會同意，以致閣中多部無人負責，引起解散國會，督軍團造反之大紛亂，即可知美國此種辦法之不適實用也。

（三）欲使總統能指揮各官吏則罷免權與監督財政乃最有效之工具。美國憲法對罷免官吏權無明文規定；而監督與支配財政之權，完全操之國會。故雖號稱三權分立，而憲法上未給總統以監督各行政官吏之實權。憲法上關於總統職權一章有云：「彼可着各部重要官吏用文件報告意見。」又云「渠注意法律之實在執行。」此種含胡話，不能斷定總統有監督行政官吏之權，而以後行政權之提高反多由解釋此種含胡之點而來。故韋羅貝（W. F. Willoughby）等以為從前美國行政機關，聽國會之命，而非聽總統之命也。

但一七八七年之憲法，若與現在政情比較，固為尊國會而抑行政長官；若與美國以前政治組織比較，則確為一大進步。從前可謂無行政機關，重要行政官吏由國會派之，對國會負責。所謂各行政機關者，不啻國會之附屬品耳。依一七八七年之憲法，行政首長為一對國會不負責任之大總統。各重要官吏之任命，雖須經上院之同意，但提出之權，操諸總統。上院可拒絕總統欲任命之人，但不能自行選擇官吏。故就美國當時政情論，實建設派大占勝利。吾人於此，可見美國民族，富於調和性，對於法律祇求事實上行得過去，並不拘泥於理想上之徹底解決，與根本改造矣。所以一派占實力時，必與他派多留餘地，不使招大反感。當自由派占勢力時，因須與建設派妥協，故許多行政部，次第設立，但仍使之聽命於國會。當建設派在憲法會議占勢力時，不難將散漫之行政部根本改造，但恐進行太急，引起自由派之反對，故憲法中對於立法部之權限，詳細列舉，而對於行政部則含胡其詞。其用意無非使憲法頒行以後，對行政部之權限，可使隨時勢潮流有變化伸縮之餘地也。故美國法庭與憲法學者，對於行政權之解釋，隨時變更。而人民亦樂從其解釋，無起而為護憲革命者。此其所以一七八七年之憲法保存至今日，而仍能適用也。

二　一七八九年以來政治之演進

一七八七年起草之憲法，至一七八九年起，始經各州承認。此後雖曾有十九條之補正，但重要節目，無大變更。然若就政治實情論，則與憲法規定者，大相懸殊矣。以中央與地方言，中央之權力逐漸擴大，地方之權力逐漸縮小。故現時已有以將失聯邦精神為憂者。（參看 W. F. Dodd, "Growth of National Power," Yale Law Journal, Vol. 32 p. 452－59〔1922－23〕）以高級政府之分權上言，則行政部之權，逐漸提高；立法部之權，逐漸衰落。本文因限於篇幅，祇將行政部與立法部權力升降之要點，約略舉出，以明其與本屆總統選舉之關係。

（一）罷免官吏問題　美國憲法中，未明文規定罷免權。故一七八九國會召集後，此事遂為爭論之點。有主張官吏僅可由彈劾罷免者，有主張罷免權應由有任命權之機關操之者，——即總統經上院之同意——有主張罷免本屬行政權，應由總統施行，無須上院同意者。第三說卒占勝利，由國會通過罷免權屬之總統。此為行政首領權柄擴大之第

一步。此問題經第一次國會解決後，中間鮮有起疑問者；直至一八六七年，國會通過「官吏保障法」（Tenure of Office Act）限制總統罷免官吏，須經上院同意。總統約翰孫駁回，旋演成國會彈劾總統之舉。但彈劾案未通過。後於一八八七年，經總統克里武蘭德（Cleveland）之力爭，此種法令，遂根本打消。以至於今，除審計院長不由總統而由國會罷免外，凡可以中途罷免之官吏，其罷免權均由總統操之。依吾人旁觀者之意，罷免權屬之總統，在美國憲法上毫無根據。因罷免權苟屬於行政範圍，則任命權當然亦屬於行政。上院既可參預任命，當然可以參預罷免。且罷免權苟屬行政範圍，則中央與各州於此亦應一致。但各州之州長，對於許多行政重要官吏，不能罷免。可知行政權與罷免不一定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也。美國人民何嘗不知之，但因其視事實重於原理，覺得事實上付罷免權於總統，利多而害少，故曲解憲法以適應之。其不贊成者，亦容忍讓步以了之，不肯拘拘於原理，以為護憲之爭也。

（二）任命官吏問題　憲法明文規定，任命重要官吏，須經上院同意。而何者為重要，亦須國會決定之。故理想上美國總統之任命權，幾等於無有。但自成立聯邦政府以來，上院幾從未實行此權。凡總統提出之人員，均照例通過。美國議員，比較英國，以濫用職權著稱；但彼議員對於任命權，頗知分際，且知總統為行政首長，對人民直接負責，而一切行政官吏，又是輔助總統執行公務者。故凡總統信任者，議員不予為難也。積至今日，可謂任命權完全屬諸總統，而國會不能過問矣。凡總統任命官吏，經上院拒絕時，總統可於國會閉會期中，派其人署理。至國會下次閉會期間止。於是又續派署理，國會無可奈何也。總統哈定及柯列芝任內，均有過此種辦法，而國會並未責總統以違憲，故無異國會已默認放棄此種職權矣。

以上二事，可謂業經國會將權柄完全讓諸總統，不能收回，而且已經不成為問題矣。以下二者，則係尚未完全解決之問題，而有待於將來之總統。故荷佛等五人，遂為衆所仰望矣。

（三）行政各機關組織問題　美國各行政機關之設立，及其內部之組織，均由國會決定，總統幾乎無權過問。既如前述，其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郵務以及農法等部之部內組織，各該部長自行決定，由國會承認。故最後之權，仍在國會；凡由國會法定設立之各機關，非由其決議，不能改組。而各部長決定之內部組織，國會可隨時變更之。若陸海商工以及財政內務各部之部內組織，幾無處不受國會之支配。各機關多由國會議決設立，而其經費亦常由國會特別劃定。雖同給一部之費用，而部長無權臨時將各機關之費，彼此通融。故其流弊致各部長徒擁虛名，不能指揮部屬。各機關按其性質，應屬之此部者，國會置之彼部。即一部之中，亦常有許多駢指機關，職務相同，而倍耗公款。故其弊也，作事不敏捷，而浪費殊多。百餘年來，嘗經過無數次改革，但改革之程序，率由各部長詳舉理由，請國會認可。其為總統及各部長認為刻不容緩之改革提案，而經國會否決者，數見不鮮。

荷佛於一九二一年起，任商部總長。將商部根本改組，使國內外商務局確實能爲商界供有用之統計材料，又設立關於商品之十三機關，在世界各處採集關於商品一切新聞，以分布於國內商界。經彼改革，商部一切重要機關，多受部長之指揮監督，既免靡費，且成爲供給商人新聞，傳達消息之機關。故商人均信賴之。渠主張各部之組織，應由部長得總統之同意決定之，不應聽命於國會。故商部許多機關之改組，經總統同意後，即見諸實行。事後國會亦均予以承認。故荷佛若爲總統，美國漫無系統之數十行政機關，當有一番改造。而且改組行政機關之權，恐亦須屬諸總統，不復屬諸國會矣。

勞登乃同情於「布阿克拉西」之人。彼於一九一七年，任伊里若州州長時，將行政機關，依「布阿克拉西」精神改組，成績斐然，大得人民之仰望。一九二四年被推爲副總統候選人，拒絕不受。去年八月在美國政治學評論，發表論文，指摘中央各部無常任長官之弊。以爲部長退任時，次長及其他重要部員亦隨之去，其結果必致履新任者茫無頭緒。而且近來政務日繁，各部長勞於決策，無遑致力執行。欲救此弊，應在各部設一常任次長，專管執行事務，任期不因黨派勢力之消長而變更。彼又以爲常人必謂此何異將「德模克拉西」變爲「布阿克拉西」，但不知近世政治經濟情形，「布阿克拉西」是無可免的。英法各國行政上之組織，爲「布阿克拉西，」但其效率與經濟，非美國之政務組織所可企及。故勞登若爲總統，而實行其計畫，美國百餘年來之平民政治組織，將復返於英法德各國之專業政治組織矣。（看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p. 529－537, "Permanent Officials in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四）財政問題　此問題與第三問題有密切關係。美國十餘年來之改革運動，均注重效率與經濟（Efficiency and Economy）。因政治組織不能得效率，故而浪費不可勝計；因行政長官不握財權，故不能指揮部屬而得收效率。此二者固有連帶之關係者也。美國憲法將財權全完付諸國會，非由國會法令規定撥款，不能向會計局支取。（一章九節）所以百餘年來政務之進行，常受國會之掣肘。行政各機關之預算，常各自提出，不惟不經總統之同意，且常不經部長之同意。國會得將部內各局司科之費用，逐一規定，不容彼此通融；亦得予以經費之總額，着部長自行分配。而且可以驟然停止某部之某局某科撥款，勒令取消，部長亦祇得聽命。故美國從前國會，一年可通過無數預算案。總統既無權加以斟酌，而國會亦無暇詳細討論。結果則年年浪費數十萬萬。因此之故，效率與經濟，自二十世紀以來，變爲政治改造之中心問題矣。塔孚脫（Taft）總統於一九一二年，設一「效率經濟委員會」（Efficiency and Economy Commissian），研究政治經濟改革問題。委員會經討論之後，作一報告，以爲美國政務之進行，無有領袖，無人負責，無連絡，無計畫。欲救此弊，當使總統實行爲行政首領，監督各機關財政。（參看 W. F. Willoughby, 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

438－441）此服告之提議，當時未生大效。惟在內務部之民政服務委員會中，添設一「效率科」（Efficiency Division），促進各機關之連絡。至一九一八年，改該科為局，直隸總統。經多年之運動，至一九二一年國會通過「預算審計法案」（Budget and Auaunt Act）。此案實美國政治改革上最重要之議案。依此法案，審計權屬諸國會，審計院為獨立機關，設一院長，由總統經上院之同意任命。任期十五年，總統不能中途易人，而兩院聯合可以罷免之。故其責任實係代表國會監督政府之浪費。財政部設一預算局，名為隸屬該部，實則直隸總統。局長由總統單獨任命，不經上院同意。任期無定，總統可隨時罷免之。從前各部各局各委員會自造預算，直交國會討論。現時須交預算局審查，該局可以增減數目。各機關倘不認可時，可請總統為最後之決定。故從前各機關財政直向國會接洽，總統不能過問。今則須受節制於聽命總統之預算局，故其一切活動，總統均可支配矣。

然此不過較從前改良耳，猶不能謂為已滿足效率經濟原則之要求。如預算局長不能參加內閣會議，對財政上不免彼此隔膜，又如預算案雖已歸預算局制定，而國會仍隨時可以添增，仍未免不經濟。（參看 Ogg and Ray,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Government Ch. 24）故財政問題，將來尚不免有所改革也。

第一任預算局長，為現任副總統道斯。當時大減行政費用，頗博得人民之同情。英人某嘗敘述其因編制預算與海軍部長衝突之經過，可代表其作事之認真。略述如左：

海軍部長，係輔佐總統六七國務員中之員，一也，道斯將軍要求在其預算案中減少三十萬，為其嚴詞拒絕。道斯云：『余並未親自去磋商，着人請海軍部長來後，余即問：「對公之預算案加以減削，尊意如何？」渠答云：「余負有整頓海軍之責任，不能自誤，亦不能受任何人支配我對於人民所負之責任。」余曰：「美國大總統是海軍大元帥，如果他令閣下減去三十萬，閣下就得照減，不然閣下便須辭職！閣下欲同我見總統理論否？」渠當時不肯同往，但退而上總統一說帖。翌日余即聞總統已經與該部長商妥，減去預算案中三十萬金矣。』（見 L. D. White,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 112）

美國文學評論，於一九二四年論道斯云：『道斯能將預算法案措諸實行，就此一端而論，彼實為理想之候補副總統也。』故道斯雖非改組行政部提高行政權之領導人物，如其餘四人，但以認真實行政治改革之法案，故亦為人民所信仰也。（參看 Literiaal Digest Jane 28, 1924 P 5－8）

對於美國中央政治演進之敘述，姑止於此。以下略述各州政治演進之概況，藉示勞登、斯密斯、許士在政治上之地位。

美國共有四十八州，情形各不相同。其政治之演進，殊不易為系統之敘述。簡言之，自一七七六年與英對抗以來，各州之行政長官，均被人民

驅逐，議會取其職權而代行之。以後雖復設州長，但實權大減。從前州長所有之特權，如任命官吏，監督行政，改訂法令及特赦等，非大受限制，即根本取消。故為州長者，徒擁虛名，而無監督指導部屬之實權。茲將勞登、斯密斯等改革州行政之經過分述之，以見州行政之概況。

勞登於一九一七年任伊利諾州州長，大事改革該州行政。在未經改革之前，嘗據該州之「效率經濟委員會」於一九一五年報告云：

有許多不必要之重複位置，支領薪金。不僅設許多無用之局司長官，而書記雇員之不必要者亦頗多。但此不過浪費中之最小部分耳。彼等對於所擔之任務，因不能盡責而耗費之工作，較組織優良之機關所費尤多。一切用品，多由各機關自行購置；若合在一處，如慈善機關之執行會，為大量之競買，必可由廉價購得。各性質相關諸機關之缺乏連絡與互助，結局使耗費多而效率少。僅法律給予監督各行政機關各政務院各委員會之權，已足使州長為瑣事而煩累，難勝厥任。而同時又不給以時間與方便，使決定行政立法等重大政策。（Report of the Efficiency and Economy Committee 〔1915〕 p. 18－19）

勞登於大加改革之後，嘗致惠特教授書云：

自余為州長，頒布行政法典後，所有州政府活動，俱置諸九廳長指導之下。諸廳長實余之內閣也。余常召集閣議，得以熟悉各廳政務之進行情況。此外余常着各廳將其重要活動，作特別報告。若無行政法典規定之組織，余絕不能實行監督州政府之各種重要活動。……余監督行政之最重要方法，是經過各廳長。余派品行才能為余所完全信任之人為廳長，經彼等之助力，余能實行監督所有政府活動。在余初任州長時之舊制度下，行政部有多至一百二十五個以上之獨立機關。所以欲實行監督政府，勢不可能。（參看White,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 16－17）

以上所述，屬於所謂效率一方面者也。其於經濟方面，則省政府設一財政廳，廳中置一總裁（Directory of finance）其權較中央之預算局長尤大，除編造預算外，兼調查各廳政務之進行，並隨時審查其用度。故經勞登改革之後，該州之監督財政權，無形由議會而移於州長。州長變為實在行政首領，可以監督指揮各隸屬機關。經濟與效率兩項目的，因此得達，而勞登亦遂以此為美國大員盛名之一人矣。

紐約州之行政改革，以及斯密斯與許士之於改革運動，在韋羅貝之公務管理原理書中，言之甚詳。茲略述其要義如左：

在改革運動之前，此州（紐約）之行政制度，與別州同，由許多獨立之局院及委員會雜湊而成。其數多至一百五十以上。州長徒擁虛名，無監督支配各機關之實權；既無可憑藉之機關，以實行其高級之行政權，且無方法向議會求得適合之經費與工作之程序。積極運動改革此種積弊者，始於州長許士（一九〇七）彼屢請

議會歸併各駢枝機關，改良其內部之組織。並要求行政權應集中於州長，使州長可以任命各廳長官，而各廳長連合一起，為州長之內閣。彼之提議，除議會通過麥爾蘭法案(Mareland act)除准其隨時派員查勘各機關政務進行情況外，未生其他效力。以後經過其他州長之無數運動，而有修改憲法，藉以改良行政之舉，然終於一九一五年被人民否決。

一九一八年斯密斯任州長。彼本極力主張行政集權者，故當選之後，立即提倡行政部之改組與州長權力之提高。一九一九年創設「紐約改造委員會」(The New York State Reconstruction Commission)，籌畫行政改良問題。經「紐約市政研究局」之助，作一著名之「州政府撙節改良」報告（Retrenchment and Reorganizatian in the state Government）。此報告提出後，議會旋通過許多法案，集無數散漫之機關為廳。然因受憲法之障礙，不能為根本之改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經人民通過憲法修補案，集各行政機關而為二十廳。除極少數外，廳長均由州長經上院之同意任命。此案通過後，斯密斯設一「州行政改組委員會」（The State Reorganization Commission）派許士為主席。其責任係起草法案，以期憲法修補案中對行政改良事件，得以依法措諸實施。其後該委員會之起草完成，議會不加增減，予以通過。同時議會通過行政預算案，准由州長以後編造預算案，提交議會認可。從此紐約州行政權之集中，用度之經濟，為各州之模範矣。（參看 Willoughby, 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 72–77）

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論斯密斯之為人，以為彼未受過高深教育，不能發表大政方針，以博全國人民之信仰。但彼在紐約州中，已由其實地作事表現之人格，博得人民之贊同，獲他人所不能有之政績。故斯密斯實是代表美國之民族性，重實行而不善理論也。（The New Republic Feb. 22, 1928 p. 9–14）

三 結論

由上所述，可見美國開國之初，因欲避免虐政，趨於極端；將自古相沿之舊政治制度，根本推翻，以期保護人民之平等自由。故一七八九年以前之美國政治，可謂為試驗時期。國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也，國會常務行政委員會也，國會選派會外專家組織各種行政委員會也，俱一一採用。但實驗之結果，方知人民所需者，不僅自由平等。徒給人民以自由平等，不能使革命戰爭有終極的勝利。於是派遣多人至歐洲大陸，研究應如何改良政治，以應付危局。故革命戰爭尚未結局時，已經仿歐陸制度，設外交陸海軍等部。華爾棠（Wharton）評薩米爾亞丹云：

亞丹者，蓋清教徒之代表，代表其最高而最不適於用之態度者也。

此種態度，欲屈伏所有公共良心之主張於個人良心主張之下。此

種態度，能產生反叛之大怪傑，而不能產生善於組織之大政治家。……革命期間，以彼之厭惡任何行政權，以彼之反對採用任何科學方法，於戰爭外交或財政上，幾致其自己欲以身殉之主義屢瀕於危。（見Shart,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 50）

一七八九年以後，政治漸上軌道。但若與革命之初之理想比較，可謂純向反對方向進行。從前根本推翻之政治組織，其後漸漸恢復。不但歐洲大陸法德之行政組織，爲美國人所稱道；即向日認爲肆虐而不能不反抗之英國，亦反成爲美國行政改良取法之模範。英國之財政管理，尤爲美人所贊佩。而中央地方財政之改革，均直接間接受英之影響。（韋羅貝之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Budget 一書中言之甚詳）世界大戰影響於美國政治之改革亦甚大。方維克教授云：

世界大戰之初，人多侈言乃「民治與獨裁之戰」逮屆末期，人咸承認民治被迫，而自己不得不採用獨裁之行政，以期獲勝。（見 C. G. Frenwick, "Democracy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Lessons of the War," Am. Pol. Sci. Rev. Vol. 14 p. 565—586, 1920）

美國受此影響，故於大戰期間及以後，中央與各州，通過許多提高行政權，改良財政制之法案。如歐戰末期，美國國會通過阿威猛法案 (Avermen act) 給總統以自由改組行政部之權，即其例也。且大戰以來，美國成爲最大商業國，故效率與經濟，尤爲商人所切求。惠特教授云：

美國之總商會，極注意效率問題。因商人素信「率效與經濟」故欲其施諸市政府州政府及中央政府。彼等相信有效率而經濟之政府，乃繁盛與營業發達之基本要素。又因彼等係良民，故欲看見誠實強固而靈敏之行政。（見 White,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iation p. 11）

因美國自開國以至現在，政治演進之趨勢，在提高行政部權限，藉獲經濟與效率；更因美國現在政權，實在富人手中，故尤注意經濟與效率；故人民不希望提倡民族自決，反對戰爭之理想家，亦不希望戰勝疆場，功業炫赫之大英豪，而獨擁一般右傾分子，同情於歐洲之行政經濟制度，欲將美國平民式之政治，改爲歐洲專業式之政治者，爲其理想中之總統人物。吾人倘放眼以觀歐洲獨裁制之盛行，更可明白世界大戰試驗之結果。居今日之世界，苟不如三民主義所云權與能之分：（註二）將權由人民保留，而使行政者盡量盡其能，頗難免經濟現狀之頹壞，而使野心家利用人民不滿現狀之念，起而奪取政權。故據著者之意，美國能採用使行政者盡其所能之方法，以應付潮流，故有和平之改革。而歐洲許多國，實由不善應付潮流，故發生反動也。著者曾詢紹爾德（L. M. Shart）博士，美國政治之演進，似循環到歐洲舊制？他以爲有幾分對的，但美國人民，雖將支配行政，管理財政之權，由國民代表之手，轉移於總統州長之手；而總統州長，仍確實對人民負責，非獨裁制可比。故就此一

端，美國仍爲民主。不過昔日之民主，乃人民代表欲自己執行政務；使行政長官，爲尸位素餐之人。今日人民感到此種辦法之不經濟，故一方面熱望行政組織之改良，而一方面且歡迎長於行政才能者，爲未來之總統也。

(註一)「布阿克拉西」(Bureaucracy)一字，著者一時想不出妥當之譯義。其意是作官者以作官爲職業，由下級而逐漸上升。美國向來注重平民政治，陸海軍總長常屬文人，公使大使非久服務外交界者。甚至歐戰時駐法大使不諳法文。

(註二)權與能分開，爲現今政治上最重要問題。著者學淺且非本題範圍，故未多敘。希望留心現代政治問題者，參看三民主義第五講，一百四十二頁至一百六十頁，可知美國今日政治趨勢雖係由實驗逐漸改革而來，實合政治原理。

十七年，三月三日，美國密疏梨大學。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續錄

胡懷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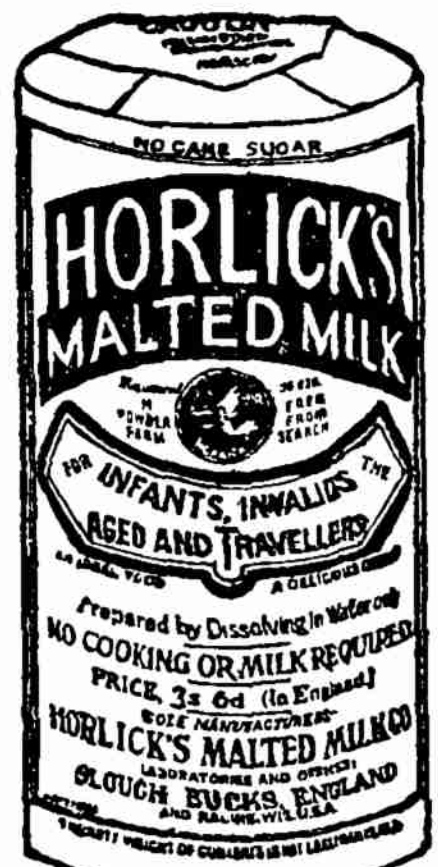
快耳目 李斯傳

史記原文云：『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

王念孫云：『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藝文風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並無「目」字。』

懷琛按：念孫言誤也。夫歌固不可以快目，然在文字中，實有此種用字例。史記游俠傳云：『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處言救人之急難，當言「急難人所時有也」，無所謂「緩」。又淮陰侯傳云：『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名；而身死亡』。按：文種死，范蠡未死，當删去上文「范蠡」二字，但謂文種可矣。然游俠傳中語，俞樾謂爲有此例；（見古書疑義舉例二）因此以及彼例。淮陰傳中語，梁玉繩謂爲古人多有此句法（見史記志疑）。蓋但求意會，不必拘拘於一文一字間也。如此，則「快耳目」三字又何疑義之有。此一說也。（淮陰傳中語，或謂「死」指文種；「亡」指范蠡，謂出亡也。此說亦穿鑿。太史公用字，不必如後人分別若此之精細。）卽不然，謂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其慷慨悲歌之狀態，亦正可觀。多一「目」字，此句反有精神。念孫何故必欲謂係後人所加哉。吾則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無「目」字，正是後人所删也。

好立克麥精牛乳粉



以房屋之構造喻嬰兒之身體

譬如一所房屋,建築之始,把基礎打得很堅固,又選了最好的材料,那末這所房屋造成之後,必定很雅麗而且很耐久的。假如基礎是好的,材料不好,或材料好,而基礎不堅固,那所房屋便靠不住了。保育嬰兒的道理,也是如此。嬰兒的基礎,應是母親之乳。倘不幸得不到母乳,可用好立克麥精牛乳粉代替之。此乳粉包涵種種要素,能够培養男女嬰兒至於成人,嬰兒誕生足六個月後便可稱爲兒童。好立克麥精牛乳粉發育兒童身體之功,堪稱獨步。其中乳質,能長肌肉,大麥小麥之精華,能長骨骼。用作食物,優美無比。好立克麥精牛乳粉能使嬰兒手足挺秀,齒牙完好,軀幹優美,血液清潔。

調治簡易,無須烹煮,用開水混和之,即可飲。

各處均有出售

(三)

玆附上郵票二角請賜好立克麥精牛乳粉樣品一瓶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致

上海郵政箱第一四一六號

霍傑士洋行

27—10

東方829(一)銅

國際聯盟與聖各答私運軍械案

味荔

一 引言

國際聯盟理事會,自三月五日至十日,在日內瓦開第四十九次常會,哥倫比亞代表烏路夏(Urrutia)主席。這次議事日程中,曾將波蘭和立陶宛糾葛案列入,繼因立首相瓦爾德瑪哈士(Valdemaras)不曾出席,此案便擱淺了。此外,理事會曾議決邀西班牙及巴西再加入國際聯盟,請土耳其參預裁軍籌備委員會,並通過幾件報告書。但是最引起觀衆注意的「拿手好戲」,自然是聖各答私運軍械案,及德蘭色爾伐尼(Transylvanie)土地爭執問題。

這個土地爭執問題,並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乃是四五年前的舊帳。大戰以還,羅馬尼亞政府下令實行整頓土地,這個法令,不但施行於羅馬尼亞國內,就是在戰後剛奪回來的德蘭色爾伐尼境內,也同樣發生效力。匈牙利的大地主們——"Optants hongrois" 就是投票願入匈牙利國籍的人,——看見自己的田地被羅政府充公了,於是出來反對。在達省境內,有一個會審公堂,根據脫里亞農條約(traite de Trianon)產生的,專為排解本省內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彼此間的糾紛。可是羅政府反對會審公堂替匈牙利的大地主們說話,阻礙他的整頓土地運動的進行。不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羅馬尼亞方面的裁判官辭職了,會審公堂便無形停頓。荷綏政府屢向國際聯盟訴苦,請這位「主持公理」的仲裁,替他做主。這次理事會議,經英國代表張伯倫的提議,接着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一篇動人的演說,於是全體通過,會審公堂應繼續行使職權,將這個土地爭執問題解決了。國際聯盟並為他增加兩位裁判官。這個相持不決的懸案,暫時告一段落,待下次六月間開常會時,再來討論。

但是更重要的,更惹人注意的,更不容易解決的,是這個哄動一時的聖各答私運軍械案。

二 聖各答案的由來

一月一日下午二時十二分，從意大利來的火車，經過奧匈兩國交界的聖各答（Saint-Gothard）——在 Styrie 境內——車站時，奧國稅關查驗員發現五列車機關槍，可是報貨單上載明「農具零件。」當時他們想將原物扣住，但是已經來不及了，火車已駛進匈牙利境內了。

這五列車機關槍是從意大利微羅納（Verona）地方運來的，但是，運到什麼地方去呢？據駐巴黎匈牙利使館公布的消息，這是運到波蘭京城華沙去的，至於火車運貨單上載明"Slovenska Novemesto"這個地址，那是過境的地方，並不是目的地。羅馬尼亞報紙幾乎一致地這樣說：『我們只用拿一張鐵路交通圖看一看，我們就知道從微羅納運貨到華沙是不經過聖各答和匈牙利的，因為一則路途太遠，二則轉運手續麻煩。』這話是真的，從微羅納到華沙，火車經奧京維也納並不通過匈牙利境內。奧政府關於此案正式的報告，也說卸貨的地點是"Slovenska Novemesto"（在捷匈兩國交界的地方，）並不是華沙。並且波蘭政府——據捷報"Ceske Slovo"所載——曾正式向捷國外交部聲明，匈政府所公布的消息，完全和事實不符。所以小協約國方面，以為這五列車機關槍一定是運到匈牙利去的。

這好像半空中一聲霹靂！這還了得！匈牙利竟違背條約，私自武裝起來了！這對於歐洲——至少，巴爾幹半島——的和局前途是多麼危險啊！南斯拉夫報"Plitika"說，匈牙利敢這樣大膽妄為，因為他背後有一個「強國」給他「友誼的幫助。」捷國報紙要求政府對於此案應「澈底追究，」把「匈牙利破壞和平的陰謀」完全揭穿了。羅馬尼亞政府報"Indépendance Roumaine"說，『匈牙利的真面目，一向被羅色梅爵士（Lord Rothermere）遮住，現在整個露出來了。』輿論這樣緊張，政府自然不能不說話了。他們於是召集一個小協約國會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三國代表，經了幾度磋商，結果大家都贊成請求國際聯盟處置這個案件。

二月一日下午，駐日內瓦捷國代表維勿加（Veverka），南斯拉夫代表富底屈（Fotich），各把他自己政府的照會遞給國際聯盟總秘書愛里克陀羅孟德爵士（Sir Eric Drummond）；接着羅馬尼亞政府的照會也由他的代表可麥納（Commène）送到了。這三國照會措詞稍微不同：南斯拉夫政府認為『為維持公衆利益起見，應明白此案的真相；』捷政府的照會，措詞較為強硬，他要求國際聯盟行使他的職權，嚴加追究；羅馬尼亞政府祇聲明自己不願攻擊，也不懷疑他人罷了。

其實，這不過是照例的官樣文章，如果張伯倫和慕沙里尼不高興的話，國際聯盟敢出來干涉麼？但是，說起來真是奇怪，日內瓦方面正忙着設法把這樁醜事「塞住，」這位荷綏海軍上將（Amiral Horthy）和他的夥伴倍德蘭伯爵（Comte Bethlen）竟毫不客氣地把這五列車機關槍全沒收了，據說，把牠毀為爛鐵，不久就要舉行拍賣。這個消息傳到日內瓦，把國際聯盟嚇呆了；法官還未到肇事的地點察勘，這些

「犯罪的物證」（pièces à conviction）已經消滅了。前次的理事會主席——就是陳籙公使——慌慌張張地吩咐總祕書打電通知匈牙利政府，拍賣暫時不要舉行，因爲理事會不久就要討論這個問題。匈政府一點兒不怕，馬上就答覆了。他很乾脆地說，拍賣的日期已經定好了，這是不能改變的。匈政府這樣傲慢的態度，不啻對於國際聯盟，尤其是理事會，一種公然的侮辱。國際聯盟如果再不採取嚴厲手段對付，他自己的面子怎麼維持得下去呢？他不致遭歐洲輿論界笑罵麼？因此，第四十九次理事會常會議事日程中，不得不把聖各答私運軍械案列入了。

三　列强的態度

現在我們看一看列强對於這個案究竟取什麼態度？

我們先看意大利。據"Pester Lloyd"——倍德蘭伯爵的機關報——說：意大利是決不會反對的，『不但因爲意，匈兩國的友誼，并且因爲這些祕密的軍械，是意大利工廠裏運出來的。』倍德蘭伯爵在突勃勒城演說他自己也這樣宣布『在過去的一年中，匈牙利外交方面起了重大的變化。因爲意，匈間的默契，這兩國對於許多國際問題，將取一致的行動。』這樣看起來，慕沙里尼和倍德蘭伯爵老早就是好朋友了，現在匈牙利被人家欺侮，意大利怎麼不替他打抱不平呢？所以"Giornale d' Italie"——不用說這是慕沙里尼私人的報紙，你想，除了他自己的報，意大利還有什麼別的報紙呢？——這樣說：『實在說起來，這似乎用不着把國際聯盟的懦弱及牠的不固定明白地指出來——尤其是當牠替這些吵鬧的小團體效力。中國公使爲顧全法，捷，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四國武力主義的情分，很可笑地出來干涉。但是小協約國方面，還要請列强幫忙，對於匈牙利加一種壓迫，這不但是凶暴并且是可恥的，因爲這三個國家把四千萬武裝人民的重量壓在三百萬匈牙利人民身上。』親愛的讀者，這還不夠明白嗎？其實，慕沙里尼替荷綏政府幫忙，也就是替他自己幫忙。因爲他想在巴爾幹半島擴張帝國主義的勢力。可是在這裏他碰到一位很利害的對頭——南斯拉夫王國。他想把他的敵人制伏，所以想了許多妙法：第一，他把這個小小的亞爾巴尼亞做附庸國；其次，挑撥小協約國內訌。但是，最要緊的，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信奉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法西斯主義的人，例如荷綏和倍德蘭伯爵——拉攏來，或則暗地裏資助他們幾架機關槍，或則答應他們在日內瓦方面替他們說幾句好話。此外，他特別瞧得起匈牙利，究其原因：據確實的報告，匈牙利現在軍隊的實數達百萬人，再加將校二萬餘員。（可是依脫里亞農條約的規定，匈牙利的軍隊不得超過三萬五千人。）像這麼利害的好幫手，那裏容易找得到呢？所以，聖各答案發生後，意大利拼命想把牠「塞住」。他極力拉攏羅馬尼亞；這次小協約國不能取完全一致的行動，以及羅政府的照會最後遞到，并且措詞非常愼重，就是這個緣故。

其次，我們再看英國。英國大家都知道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老板羅色梅爵士，近來正進行修改脫里亞農條約運動，他想把戰前的奧匈帝國恢復了。英國現任財政大臣邱吉爾，是慕沙里尼最好的朋友，他曾替"Duce"歌功頌德，他并且想把這個意大利的土產，法西斯主義，運到英國銷售。至於這位"Sir"張伯倫的外交政策，我們早已領教過，離所謂「世界和平」的理想實在還遠得很呢。所以偷運機關槍也好，私自武裝也好，這一班人是決不會與匈牙利政府為難的；反之，他們很樂意地替他幫忙，因為這對於英國有許多好處。我們知道大英帝國祖傳的外交政策就是在保持「歐洲勢力均衡」(equilibre européan)；可是現在法蘭西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太大了，這和英國在地中海的霸權發生衝突。英國自然不肯答應的，於是利用意大利做盾牌，以挫法國之鋒。剛巧慕沙里尼正做着帝國主義的好夢，也正忙着尋機會向外發展，所以他們的秘密結合便成功了。張伯倫怎麼會為這一點細小的事情——不過偷運五列車機關槍而已——和慕沙里尼「別扭」呢？至於匈牙利私自武裝起來，對於英國未始沒有好處，因為他可以直附南斯拉夫之背，間接可以減少法國的勢力。所以聖各答事件發生後，英國也像意大利似的，只求糊塗了結就算了。

德國雖則不肯明目表示態度，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猜到幾分。德國和匈牙利同是戰敗的國家，自然有一種同病相憐的心理，而且這兩國向來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國際聯盟出來干涉，德國實在不大高興。所以他這次對於這個私運軍械案，始終守着沈默的態度。

但是，在這些强國裏面態度最曖昧的處境最困難的，就是法國。一方面他是小協約國的保護人，自然不能不反對匈牙利擴充軍備，但是，一方面他想顧全英國的面子，而且怕和意大利決裂，所以不好大模大樣地替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幫忙。白里安雖則滿口嚷着『維持歐洲的和局』『羅加拿精神』可是他被張伯倫和意代表西阿羅迦(Scialoga)緊緊地夾住，一點兒動彈不得。他的外交政策固然比樸蔭凱賚的「望左些」但是他不幸被這個「愛國同盟」(Union nationale)的怪物纏住，完全失却自由；去年蘇俄大使賴柯夫斯基被趕走了，便是一例。所以他對於這次聖各答案，只有「放任」(laisser faire)了。

總之，英國和意大利都主張糊塗了結，德國不願意說話，法國不敢開口，這就是日內瓦開會前列強對於聖各答案的態度。

四　日內瓦開會時情形

三月七日上午理事會開始討論這個哄動一時的聖各答私運軍械案。首由羅馬尼亞代表提屈勒斯哥（Titulesco）陳述小協約國方面的意見；匈牙利代表唐初士將軍（Général Tanczos）相繼發言。他說：『匈牙利的環境本來就不很好，可是小協約國並不求其改善。……沒有一個國家，對於有關牠的主權，及外人干涉的事情，是毫無感覺的。』他抗議前次理事會的主席陳籙公使出來干涉，羅馬尼亞代表將他的

話一一駁了。

接着英國代表張伯倫提議組織一委員會審查這個案。雙方當事人都表示同意。法國代表白里安也贊成，但他在這個委員會未行使他的職權以前，有幾個問題請匈牙利代表答覆：第一，他要求匈牙利政府『將那張隨着這五列車機關槍的火車運貨單原物交出來；』其次，他問匈政府『爲什麼這樣固執，這樣匆促地把在聖各答車站發現的物件毀滅了。』唐初士將軍當時就把一張單子交出來，據說，這就是運貨單原物；關於第二點，他說，匈牙利政府所以採這種行動，有兩個原因：第一，屬於管理方面的，因爲要遵守白納鐵道運輸規程的條款；第二，如果沒有國際聯盟理事會的議決案，匈牙利政府的行動完全自由。

最後，意大利代表西阿羅迦發言，他要求停止討論，將此案付委員會審查。理事會於是推定荷蘭代表白拉次（Beelaerts van Blokland），智利代表微勒加士（Villegas），芬蘭代表勃羅可夫（Procove）組織一委員會。理事會最後一次會議，委員會曾作了一個很簡略的報告：因爲現在缺少許多重要的文件，委員會暫時不能決定態度。

第四十九次國際聯盟理事會議就此閉幕了。

五　法國輿論一斑

我現在把巴黎幾個重要的報紙，對於這次理事會議及聖各答案的批評，節錄幾段，以見法國輿論之一斑，並作這篇通信的結尾。

法蘭西行爲——法國保皇黨機關報——竭力替倍德蘭伯爵辯護，責備白里安對待匈牙利太刻薄了：

『因爲結果不出以下二點：或則大家將來承認匈牙利是無罪的，那麼從前用不着鬧得這麼凶，也用不着顯出這樣猙獰的臉孔；或則大家將來宣告他有罪，可是那時候如果他不受懲戒，國際聯盟的「道德的威權」便一落千丈，反不如從前不追究這個聖各答案好多了。

『這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張伯倫，斯德萊斯曼，西阿羅迦他們都不願意澈底追究。……結果，在這些強國裏面，獨有法國拿嚴厲的態度對付匈牙利。』

自由報（La Liberté）也替匈牙利抱不平，因爲人家特別欺侮他：

『這倒不是新奇的事情。很久以前，我們就已經看見法國所採的政策，對於匈牙利特別嚴厲，可是對於德國非常優待。匈牙利的議和條件是最苛刻的，比德國難受多了。人家對他不肯做一點人情。人家不肯原諒荷綏，可是對於輿登堡却把眼睛閉了。……』

時報（Le Temps）的論調，完全相反，他反對英國和意大利袒護荷綏政府，因爲：

『如果國際聯盟應有的查勘權被人家看作有名無實，那麼，禁止這些強國——他們的軍備曾受條約的限制——不要再私自武裝的擔保，完全不存在了，因爲國際管理委員會已經取消了。

『這確是理事會應該討論的問題，這對於各國都有關係的大家，必須開誠布公地研究，并且把牠解決了。因爲惟有如此則一般人對於國際聯盟的行動，才不致失却信仰。』

意志報（La Volonté）也攻擊意大利；慕沙里尼爲什麼替倍德蘭伯爵保鑣呢？

『因爲倍德蘭伯爵是這個買聖各答機關槍的國家的命運支配者；慕沙里尼是販賣這些機關槍的國家的「首領」（Duce）。依據法理，匈牙利所犯的罪，比意大利重些。但是照道德的眼光看起來，有人在日內瓦方面要求懲辦布達佩斯德（Budapest）的狄克推多，羅馬的狄克推多不免也受影響了。』

政論日報（Gournal des Débats）主張國際聯盟到肇事的地點查勘：

『大家都知道這個查勘將來得不到直接的，確實的結果，因爲犯罪的證據已經消滅了。不過，牠可以使我們知道許多有趣味的事情，這些事情，使理事會，各國政府，及一般輿論，明白倍德蘭內閣有方法地做這個偸漏的生意。』

反對法西斯主義——意大利和匈牙利——最利害的，就是民報（Le Populain）——法國社會黨（S. F. I. O.）總機關報。聖各答案初發生的時候，法國輿論界寂無聲息，獨有民報天天喊着：『工友們！當心啊！慕沙里尼在那裏預備打仗呢！』他說：

『意大利和塞爾維亞因爲亞爾巴尼亞問題的衝突，引起大家注意慕沙里尼在巴爾幹半島的行動：意大利預備打仗！這次聖各答案把匈牙利的假面具揭穿了：匈牙利預備幫着意大利打仗！』

但是怎樣才能消弭戰爭呢？我們求助日內瓦國際聯盟麽？否，這是絕對不行的，因爲：

『國際聯盟現在還不是人民的團體，他是各個政府的結合，可是這些政府，全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身就是戰爭。……

『……惟有無產階級最後的勝利，社會主義的組織成功，才能消弭戰爭，維持世界永久的和平！……』

『世界永久的和平！』這是多麽偉大，純潔的理想喲！誰不熱切地盼望着？誰不努力求其實現呢？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寫完。Dijon，法國。

東方與西方



外人對於日兵濟南暴行案之公論

密勒評論

空前未有的日本在濟南的暴行案發生後，全世界對於這種不講人道不講公理不講國際法律的殘暴行動，都表示非常的憤激，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主人鮑威爾君尤能秉其公正的眼光，對於日本軍閥帝國主義仗義攻擊。此文即鮑氏於事變後三日所作，經世界新聞社譯登各報者，吾人讀此，亦可知公道自在人心也。

記者

記者草此文時（五月六日）日本政府關於濟南事件之正式報告尚未發表，惟日人東方社五日天津電稱，駐魯日軍司令福田已發表一公報，內稱濟南日軍當局因國軍紀律尚好，故於二號應蔣總司令之請，當晚將防禦物拆除。翌日三號晨九時三十分突有華兵數名侵入臨襄(譯音)門內萬歲日報（Manshu Nippo 譯音）代理人 C. Masufasa (日人)之店內，開始搶刼，日兵一部趕往制止，華兵即向之開槍，日兵乃還擊，於是中日軍在各處一齊開戰。華兵在日兵區域內盛行刼掠，日兵被殺甚多，由此可見華軍暴動係出於有目的之預定計畫云云。

接福田司令此項報告，極耐尋味。據謂華兵闖入萬歲日報經理人之店，從事刼掠；按萬歲日報係滿洲日人方面所發行之一種宣傳刊物，分配於全中國者也。福田爲日軍司令，在理，其所發表之正式報告，應當準確。則假定此報告而準確者，華兵之侵入該日本報紙之代理處，當亦因一號二號日軍拘捕國軍宣傳員，乃始出此報復的舉動；然即使如是，究無理由可將責任歸諸華人。因田中內閣旣出兵山東，此種不幸事件，早應料到，其斷不能免也。無論田中如何宣布其出兵之理由，中國人民不分南北，一致視爲其目的在阻撓北伐，此項問題，本報亦已屢次論列，不必再贅。要之在中國沿海

一帶，凡有智識之華人外人，無不視日本之出兵山東，含有兩重目的：一則阻國軍在黃河流域活動，一則逼迫國民黨讓步，與日本解決種種不利於中國之懸案。如日本在魯閩兩省之利益，中日商約之重訂，安福系所借之西原借款，民國四年之二十一條要求，及最近之南京事件，此次又有中國關稅問題，美英國已同意，獨日本反對，又有東三省鐵路問題，最近日人已要挾奉張，訂立協約，所有華方築管之路，已盡歸南滿鐵道完全控制矣。凡此種種問題，日本皆欲迫國民政府讓步認可，故其出兵目的，非前者，即爲後者，中國人民與日本軍閥及帝國主義者之間，既有如此之惡感，而日軍佔據濟南，國民軍一到，在理在勢，必發生衝突，此固早可料到者，而日本偏出兵於距離其根據地二百五十哩有奇之一個隱然的敵地，謂非尋釁而何？謂非意在促進與國民軍之衝突而何？否則必田中昧於中國對日之情勢而後可。然而田中豈果昧昧哉？日軍在青島之根據地，與濟南相距二百五十哩，其間捷速的交通，僅賴中國所有之膠濟路，而膠濟路適當北伐戰爭之衝，雖至愚者亦知其不能保持交通。試觀中國其他鐵路，一經戰事，輒被拆毀，即英國握有極大利權之滬杭路亦不能免。膠濟路固與日本有重大利益關係，然在軍事上苟有拆斷之必要或利便者，安能阻華軍之不拆毀乎！記者近曾與在滬美英兩國陸海軍司令討論此事，僉謂凡聰明之軍事長官決不駐其軍隊於距離根據地甚遠而又不能維持交通線之地，此乃士官學生初等教科堂中之教訓，故田中之出兵濟南，斷然意在搗亂，今已如願以償矣！試觀日本報紙及日本各政黨中之自由分子之論調，莫不謂田中此舉無異弄火，火之危險，彼固知之也。

日本此次出兵山東，北伐因而停頓，然此次則形勢不同。國民軍內部已團結一致，而對日本之敵愾，則益形深切。中國理直氣壯，最後勝利，恐挑釁者亦無把握。日本政治暗潮，正極激烈，田中出兵之眞因，或亦在於移轉國內之目光以對外，藉以保其內閣地位。要之不論如何看法，出兵之舉，實爲大錯。就日本國庫而言，所得將不償所失，若欲壓抑中國或日本本國之解放及自由，則更屬徒然。無論簽字於華會條約之各國將不容許，而日本果圖永佔山東者，中國人民之團結將更鞏固，而團結鞏固之中國，其力量正不亞於一雄強可畏之軍隊也。中國縱不能立卽驅逐日本出山東，而旣得他國精神上之贊助，到底必能使日本疲敝而不得不走。

總之，濟南事件，結果如何，未可逆睹。中日間或將正式開戰，亦未可料。中日而果開戰，則戰禍必擴大。蘇俄因滿蒙利益關係，未必坐視日本之侵略中國北方；英國亦未必肯任日本在中國獨霸；至美國以開放門戶主義及華府條約之關係；尤難袖手旁觀。要之，田中此舉實爲擾害東亞和平之大搗亂，日本報紙謂田中欲藉對華糾紛以保其自身及黨之地位，竊恐結果將適得其反，不但田中地位不保，且日本軍閥帝國主義之全部，或將於一種大破壞的革命中而崩潰也。

中俄日在東三省的利權競爭

尼古來夫

前俄國陸軍大佐遠東事情專家尼古來夫氏（Nikolaeff）於本年二月份美國現代史料月刊中發表一篇"Rivalry of Russia, China and Japan in Manchuria,"論文，近由世界新聞社譯爲漢文，其中論中俄日三國在滿洲的利益關係頗詳盡。在此擧世注目的「滿洲問題」，與論中，本文亦殊可代表一般俄人對於此事之觀感，爰爲轉錄如次，以供研究時事者之參考。

記者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號，中國銀行界實業界要人聯名致電駐華盛頓中國公使，請將彼等反對紐約摩根公司貸款與南滿鐵道會社之決議案轉達開洛國務卿及美國人民。中國銀行界實業界人士此擧，證明滿洲時局，就華人觀點而言，至爲嚴重，而其所以認爲嚴重者，確有無可否認之理由。中國在滿洲之利益，被日本危害，決議案中述之甚明。據謂南滿鐵道乃『日本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的工具，』其目的不在商業，乃在用以促進日本對滿蒙之侵略政策，誠非過言。中國學者 Dr. Shuhsi Hsu 氏云：『滿洲爲中國北方億兆人民今日唯一之出路。』該地於中國人民之重要，『殆無異人身之喉。』試查滿清御臨中國（十七世紀）後以迄今日之滿洲殖民史，可知博士此說確含有豐厚之證據。按清代乾隆帝本其隔離滿漢人民之政策，會下諭禁漢人移居東三省，然並無效果，北方人民移滿者自若。但爲數有限，無足措意。直至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俄國開始敷設橫斷滿洲之中東路，始有大批華人移居。三十年來，陸續增加。查十九世紀末，東三省中之北二省卽吉林黑龍江，祇有人口一百五十萬人（其時南滿人口約三百萬。）至一九〇八年增至五百七十萬，一九一九年增至九百萬，一九二六年則竟增至一千三百萬。目下全滿人口計有二千二百萬人（一說有二千六百萬，）由此可見滿洲人口於三十年來增至五倍（從四百五十萬增至二千二百萬，）單計吉黑兩省則增至八倍半（從一百五十萬增至一千三百萬）以上人口中，非華人僅占一絕小部分，日人最佔多數，亦不過二十萬人，卽佔全部中千分之九。此外大多數全屬華人，大半係直魯兩省之移民。華人之紛紛移往滿洲，因由於各種工業（森林建築製造礦務）之吸引，亦由滿洲土地肥沃，天氣良好，極適於耕種。據一九二二年統計，僅北滿一區，每年出農產物六千二百萬噸，其中百分之二五·六係出口品。然農業機會所餘尚甚廣，蓋已開墾之地不過百分之三十三耳。至其對於華人移民之內容納量，短期間亦決不滿。近年人口雖大增，北滿方面每方哩平均不過佔一百五十人，而中國沿海人煙稠密之區如江蘇省，一方哩有多至八百七十五人者。

觀此華人急激北進移駐之天然趨勢，及其活動之結果，可以說明二事，卽（一）華北直魯兩省與東三省間在經濟上有密切關係，

（二）東三省正在演變而爲一純粹的華人地域。其耕種居住，均屬於華人，換言之其地依華人之工作而存在。

至中國對東三省問題之態度，在華府會議中表示甚明。當時中國代表發表宣言，其中有云：『不但中國之國家的安全繫於東三省之被保障爲中華民國之一整個的部分，且中國人民之經濟生活之鞏固，亦極重要的繫於利用世界賸餘資本以開發東三省之天產農產。不寧惟是，東三省且爲中國其他戶口稠密的各省人口之一重要出路。』觀此數語，滿洲之於中國，非常重要，灼然可見矣。

至於俄國對滿洲之利益關係則何如？此問題殊不易答。一因俄皇政府對中國之帝國主義的政策所留印象尙在，一因蘇俄政府在華共產宣傳之結果使俄國之正當利益易被與第三國際之利益視爲同物。然此問題殊重要，不得不試言之。世人以爲俄國或視滿洲爲其人口之一大尾閭，不知東西兩部西伯利亞可以移民之區甚廣，故此說實不值一噱。至於滿洲之農產品，亦非俄所需要，因貝加爾湖及西部西伯利亞各省土地肥沃，不但足供西伯利亞人民之需要，且有大宗餘賸足供輸出。滿洲之木材，俄亦不需要之，至於礦產，多在南滿，爲日本人所開發，與俄人無關。綜此以觀，可見俄國對滿洲之利益不在殖民食物及天產等等矣。然則俄之利益何在。曰，在於得一出海之路及與遠東之交通無阻而已。俄在北滿，得中國允許，造一貫通全境之鐵道，與西伯利亞幹路相接，此卽爲俄國對滿利益之解釋。此項利益，不論何種政府當國，決不能漠視之，是故我人論滿洲於俄國之重要，卽可就中東路之重要論之。中東路爲橫斷西伯利亞大幹路之展延線，爲通海參崴之最短路。此鐵道之建築，使西伯利亞大幹路之東段，東至海參崴，西至貝加爾湖，其間九百二十五哩之距離縮短四百哩之多。

中東路爲俄國與太平洋間之最短聯絡，既如上述，其重要不待言已。然該路又爲滿洲經濟發展之根本元素，中東路之歷史可謂卽滿洲之經濟發展歷史，則世人尙多不知。自中東路成後，滿洲住民始漸增多，此三十六萬五分方哩之廣區，交通便利，而天產亦漸開發。試述若干事實如下：一八九七年中東路開始敷設，其時北滿祇齊齊哈爾，呼蘭城及寧古塔三處有住民，其餘均爲荊榛之區，僅有野人居之。築路工程吸引華人數千人由南方而往，義和團事件後，中東路正式開車（一九〇三年六月），中國政府實行移民實邊計畫，短期內收有良果。至中東路對於滿洲經濟發展之貢獻，可以下述該路於一九〇六至一九二一年間所運輸出入品在全部物產中所佔之百分數（據一九二二年中東路經濟局出版之北滿及中東路）表之。

	出口	進口
一九〇六年	一二・八	三〇・八
一九一三年	四七・六	二三・二
一九一六年	三〇・四	一五・一
一九二〇年	六一・〇	一五・〇
一九二一年	六三・六	一六・九

(註)在下列分數以外所運之貨係當地運輸品及過境品。

觀上表可知滿洲產物逐漸增加。在一九二一年，中東路所運進出口貨佔全滿出產五分之三以上，而進口貨則漸減，在最後數年間，僅當出口四分之一。此種發展狀況，實爲發起造路者所不及料。又該路所運貨物，以噸數計，有如下表：（單位千噸）

一九〇二年	二五〇
一九一三年	一、二四〇
一九二一年	二、一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八〇〇

換言之，卽在二十二年之短期內增至十倍有奇也。

中東路目下之地位，由一九二四年五月間中國政府與蘇俄政府間所締條約規定之，是年九月間張作霖以東三省自治政府名義另與蘇俄訂一附約，規定該路專爲營業機關，歸中俄合辦，現因奉張與蘇俄種種不協，致中東路地位殊不穩定。將來中國大局奠定，統一的新政府管轄東三省後，中東路問題必須爲最後之解決。依俄國之立場，解決應根據於兩條件：（一）在該路未由中國贖回以前，必須承認俄國之所有權；（二）贖回以後，必不可使該路落入一「第三國」之手中。

至於日本之重視滿洲，觀於下引諸語，可以瞭然。華府會議中日代表云：『滿洲一地，因其接近日本領土，故日本對於該地凡關涉日本經濟的生活及民族的安全之處，具有切身的利益關係。』又日本某作家於其一九二五年出版之滿洲一書中云：『關於日本之戰爭或和平之問題，將不在日本，亦不在太平洋而在於滿洲解決之。……日本將於滿洲覓得其民族生活及和平之源。日本最大之問題有二：卽糧食之缺乏與原料之缺乏，滿洲似卽爲此二問題之大部分的解答。』田中總理近於演說中云：『尤其在於吾人有密切關係之滿洲，日本不容其有擾亂。』

日本在滿洲之投資，自俄日戰後，卽行開始。一九〇六年由日皇勅令設立南滿鐵道會社接管俄國割讓於日之長春大連路線。該會社最初之資本日金二萬萬，後增至四萬四千萬，名義上爲合資會社，實則全歸日政府管轄；日人視該會社爲一種「帝國之建設者」，又爲「日本在滿洲活動之巨母。」在該會社指導之下，日人活動進展極速，其始限於南滿，旋且擴及北滿，現在約計（據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號紐約時報）日本在滿投資總額達日金十三萬萬元。

此二十二年來活動之結果，日本已控有滿洲之一大近世鐵路網，半係彼所主有或租借，半則以日資築成。南滿三大要港（大連營口安東）皆有鐵路貫通，此外尙有不少支路，其中最要者：一爲四平街洮南間之一段，將來可聯絡南滿與東蒙；一爲長春吉林間之一段，可爲滿洲一出海（日本海）之路。此兩路線在軍事上經濟上於日本有莫大關係，顯然可見。大連已成一頭等海港，同時可容汽船至十七萬噸，貨棧可存貨五十萬噸，軍事上可爲對大陸行動之一根據地。撫順煤礦係南滿最重要

之煤礦，爲滿鐵所有，每日出煤一萬七千噸。此外日人所開煤田尚有五處，其中煙台礦日出煤四百噸，乃個中巨擘。

從上述南滿三港輸出之貨，（五年前總值，美金一萬七千二百萬元，）其半數爲滿洲農業主產之白豆，日人不獨用此白豆爲食糧肥料（豆餅）及許多工業（豆油）之原料，並且輸出於國際市場。輸入方面，以棉織物爲大宗，而日貨比他國貨總額超過二倍。滿鐵會社除鐵路煤礦外，並管有鞍山鐵礦大油廠大電力廠及許多其他工業，所得淨利（一九二四年）達日金五千六百萬元，然日本對滿之期望，有一方面迄未達成，可謂已完全失敗者，即欲以其每年增加八十萬之賸餘人口移殖南滿是也。此項失敗事實，在滿日員已自認之。據滿鐵當局大倉氏言，二十年來滿洲所增日本人口，不過一萬，全部日本人口不滿二十二萬，祇當全滿人口千分之九耳。大倉且有一極有意味之語曰：「與華人勞工競爭甚難，此等華工現在洶湧而入滿洲，致大連方面不得不限制每日上岸者以萬二千人爲率，」由此可知日本雖十分努力，十分經營，而數百年來爲中國法律上一部分之滿洲，現已事實上成爲中國勞工之家鄉矣。

吾人論列至此，當然有一問題，即日本是否將於滿洲除可得其生活之源外，並可得一和平之源歟？對於此問，倘欲予以肯定的答復，似非有下列三條件不可：（一）倘中國國民願認日本爲滿洲之主人；（二）倘俄國不關心於中東路之命運；（三）倘日本在滿洲之軍事地位強於俄華兩國合併之軍事地位。此三條件中一二兩項均不存在，第三項則確然存在。日本既控制遠東各海，在滿占有良好根據地與雙軌鐵路線，能迅速集中大軍於哈爾濱之南及北京之東，又其軍事上富有一般的預備，苟彼以武力促進其野心。中俄欲與相抗，殆不可能。

雖然，如上所述，可知日本所期望從滿洲獲得其國家和平及鞏固之源，僅基於一個條件，即武力是。而國家之和平鞏固，僅以武力爲基礎，是否能視爲一種永久的和平鞏固，並有裨益於國際關係，此實爲一大疑問也。要之，除日本人以外，關於滿洲之一般世論，皆覺滿洲前途殊不穩定，而含有「多量潛在爆發性。」

由以上種種觀察，可得一切實結論如下。即滿洲問題非發生於暫時或偶然的情形，其根本原因有數方面，或基於發展民族生活之不可抗的傾向，因而有移殖以求改良生活之活動（此屬中國；）或圖打破經濟困難，而謀開通出海之道（此屬俄國；）或圖打破經濟困難，而謀保持重要物產之來源及工業品之出路（此屬日本。）此等基本原因之作用，不斷的運行而存在，無法以強力制止或阻撓之，歷史固昭告吾人矣。

然則解決之道維何？曰，宜於滿洲創作若干情形，使關係各國之切身利益可以並行發展，而不相妨；而此種情形決非僅用武力所能造成，又可斷言。故創造之道，在於互相調和，其根本要件有如下之數點：（一）承認中國爲滿洲之主人翁；（二）依照俄國民族之利益而

解決中東鐵路之前途；（三）以後滿洲建造鐵路，不得以一外國之利益爲主，換言之，須公認一原則：即滿洲之鐵路非俄國的，亦非日本的，亦非任何他國的，乃是中國的。

蘇俄外交在中英失敗的原因

蘭索姆

本篇爲（蘭索姆）Srthure Ransome 原著，由葛之藝君譯漢，刊登上海中央日報國際事情特刊第十六號。本文以蘇俄外交失敗的原因特歸咎於第三國際外交代表不良，可謂別具新解。 記者

一 序言

蘇維埃俄國自從二位第三國際的外交代表失敗後，在國際的地位，受非常重大的打擊。在英國方面因爲第三國際的代表在英國的活動，使英國保守黨政府得到口實，廢棄英俄間以前一切的外交關係。英俄外交關係的破裂，除了第三國際行動的原因外，倒無須用別種理由。

在中國方面，也因爲第三國際的作祟，使俄國不但在中國的直接利權，並且在亞東的勢力，受了制命傷。第三國際的外交代表費了好幾年的苦心，纔在東方漸漸的建立偉大的勢力，過於以前俄羅斯帝國在東方的勢力。在歐洲各國中，蘇俄似乎算做「東方覺悟的民族」的惟一友邦了。蘇俄在民族運動中所得到各國的信仰，雖有時因爲第三國際的活動，而不免減損，但是第三國際代表的意志，還是通行無阻的。在東方各國的民族運動，幾乎多以蘇俄爲同盟國，不到一年以前，蘇俄的人民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的領域內，通行無阻，並且得到友誼的待遇；而別國的人民，就遭受疑忌的待遇了。但是現在蘇俄的人民，在中國無異乎一個盜匪。俄國的領事館被檢查了，宣傳共產的職員處死刑了，外交的保障也破裂了，現在蘇俄在中國的代表，僅有在張作霖勢力下的還存在。蘇俄在中國國民黨方面的權利喪失，使俄國的地位，不但在中國受影響，而且在東方各國裏，都受了影響。俄國現在在東方的勢力只抵得一二年前的影子了。

二 第三國際代表的權力

蘇俄所以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的，就是第三國際對於外交代表的權力的太大。外交代表，漸漸的行施列寧所定的良策，只是援助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却不使這些民族運動共產化。而第三國際則不然，他的政策，要在各處實現共產主義，並且鼓動階級鬥爭；甚至於在要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也要施行他的政策。在土耳其，第三國際幸而沒有能够衝入土耳其的國境，所以土耳其沒有變成蘇俄的敵國，這要算蘇俄的幸事。可是在中國第三國際的勢力侵入成功了，而惡的結果也隨之而生。在中國，有許多俄國人努力實行列寧的政策，但是中國的第三國際代表（主要分子，並不是俄國人）嗾使中國的共產黨另外造

照一種策略去做，結果使共產黨的勢力還不能獨立鬥爭的時候分裂國民革命的勢力來對抗共產黨。

三 第三國際與蘇俄的關係

第三國際在各國的活動，尤其是在中國的活動，使蘇俄在東方的勢力完全瓦解，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考察蘇俄政府和第三國際的關係，到底怎樣。我們通常多以第三國際與蘇俄政府，當做一個東西。但是他們眞正的關係，却如堂房兄弟一樣。因爲組織蘇俄政府的分子，與組織第三國際的分子，是不完全相同的，蘇俄的共產黨，主持蘇俄政府，同時統率派遣到第三國際的代表；但是在第三國際裏，蘇俄的代表之外，還參入別國的代表。在蘇俄政府的共產黨實施最有利於俄國的政策。而共產黨派遣到第三國際的代表，是選擇最利於傳播共產主義的政策去做。所以共產黨這兩部分，無異兩個國家的委託人，多是對共產黨負責任，可是各有其利害觀點，這不同的觀點，自然有時是一致的，有時不免互相衝突。

我們現在再舉一個好的例，托姆斯開氏(Tomsky)與某國營工廠的經理，都是共產黨；當他們會商工資糾紛案時，經理竭力設法要使成本減輕，而托姆斯開則竭力主張使他的工聯的工資提高，到利害相反的時候，雖同在共產主義之下，還是不免衝突。

四 第三國際分子的利己心

蘇俄的共產黨，在第三國際裏，自然有很大的勢力。但是如以他國參加的代表，不能大大的影響一般的政策，那就錯了。各國代表大會反使一般的政策比較一國單獨自決的政策，還要急進。各國的共產黨，除了俄國以外，多深深的以爲在本國的革命更加要容易些，假使他的鄰國已經革命了。德國人以爲在法國革命了，可以使德國的革命壯胆。法國人也以爲柏林的革命，是巴黎革命的第一步。因此他們多主張別先冒險發難。如印度的共產黨，以爲現在印度行共產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以爲如果在中國建立了蘇維埃，那麼印度共產革命，亦許可以容易些。所以他——印度的共產黨——竭力催促中國發動，結果不知犧牲了幾千中國共產黨的頭顱。第三國際內容比較組成第三國際的各派，自然混雜得多；就是第三國際比蘇維埃政府混雜。第三國際的分子大多數，對於一國這種冒險發難的行動，並不感着痛苦的。俄國人現在並不前進的革命而爲防衛的革命了。

五 俄國緩和第三國際

我們從這些方面看來，可以更進而觀察俄國的共產黨，怎樣用他偉大的力量，就是怎樣使第三國際態度緩和。我看俄國這種行動未必是出於理性的，因爲本能衝動的表顯常過於理知的運用。如俄國共產黨，要求第三國際在對付同情者和反對者方面，一切行動，與俄國共產黨相平行。這是不顧已握政權的黨，與未握到政權的黨之間的差別。在歐洲大陸和美洲的共產黨，還在幼稚時代，但是竟把他們

當做與俄國的一樣，而加以裁制。現在蘇俄的共產黨已經執政十年多了，或者能夠淘汰黨內浪漫的知識分子。但是假使這事在一九一七年施行，幾乎可使列寧最接近的同志攆走。如克來斯丁斯基（Krestinsky）枯斯基（Kursky）脫洛斯基（Trotsky）加美納夫(Kameneff)和徐諾維夫(Zinovieff)等，多要開除黨籍，除了俄國以外的各國共產黨，如果要嚴格找他們理想上的黨員，恐怕在知識能力方面要大見衰退。我們研究俄國共產黨所規定的淘汰分子辦法，使我們想到他們對於世界形勢的意見的爭執。脫洛斯基和他的友人以為世界的形勢，是適合第三國際的急進政策的。而大多數則以為不對。脫洛斯基以為社會主義不能單獨的在一國實行；他的見解是共產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使世界革命，一條路即是變成無名有實的中等階級政府；如法國的革命政府，雖還樹着革命的徽號，而革命的精神已失了。他以為寧可革命不成而崩敗，要比殘存而不免右傾的好得多，他以為世界革命，已近在目前了，並且值得我們希望立即實現。結果，俄國共產黨為驅除各國（俄國已外各國）共產黨的所有反對派起見，在各國代表的第三國際必須要有一個決然的緩和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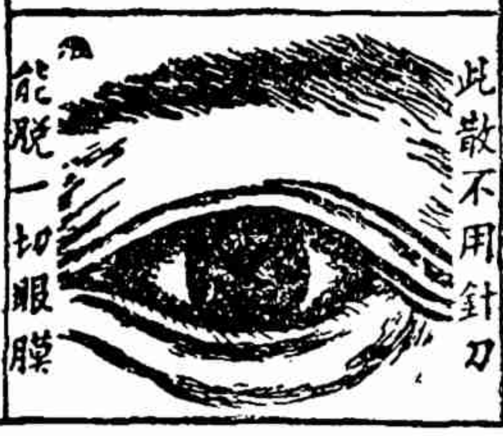
六　英俄戰爭的觀測

在去年，外交代表的勢力已經減少，第三國際因黑克（Sir. W. J. Hicks）的力量，勢力大張。而俄國的共產黨是唯實派，並且要把唯實主義灌輸給他們的反對派。所以他們不相信英國會損害自己的利益而宣戰，搖動歐洲的和平。他們以為英國儘力要求得到利益，而不願折一點本。他們以為這一點，很可以使英國不會冒險變動國際的關係，除非英人以為如此可以更得大的利益。所以他們以為英國與俄國絕交，是戰爭的先聲。這種觀念，現在並沒有完全消除。俄國人還說得證據鑿鑿的，說英國正在備戰，如在阿富汗邊境築路等等。他們考求波蘭的武備是對誰的。他們見到波蘭與立陶宛的衝突對他們真是危險。他們以為倘使波蘭統治立陶宛，那麼波蘭要攻擊莫斯科，非常容易。他們不希望戰爭發生，所以為防患計，誠懇的提出裁兵案。裁兵案對於他們非常有利，因為他們可以從此專心於經濟的建設，可是現在因為恐怕人家攻擊，他所以把建設經濟的財力耗費於武備了。

廣東 **榮孫氏**

專門醫眼

脫膜代刀散



脫膜代刀散

治愈多年目疾之謝函

榮孫氏父子醫生大醫敬啓者本年四月間家母雙目起膜屢醫無效後施用
先生脫膜代刀散二罇雙目內之膜盡脫光明如前足見
先生妙藥靈丹謹泐（妙手脫膜）四字留爲紀念以誌不忘專此敬請
台安

赤溪田頭源記號吳芬敬啓

余繼母年已六十有二患眼膜黑白不分已經二年屢醫罔效購得 榮孫氏大醫生脫膜代刀散一罇依單施用幾數日膜卽盡除光明如初可見 先生確有專門精究名不虛傳感謝良深愧無以報謹泐數言聊申鳴謝

廣東鄺田墟贊元堂內 黃岳嵩敬啓

榮孫氏專門眼科父子醫生始創脫膜代刀散此散藥性和平專治一切眼患眼膜無論新久眼疾百發百中靈驗無匹

廣東省城西關觀音大巷九號

榮孫氏父子藥房總發行

外洋內地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外埠函購妥當快捷

MALT-EXTRACT-BEER

德國麥精

百補皮酒



常服

身體康強

能力增加

精神充足

總經理

德商泰來洋行

上海四川路二一二號

電話中央六一一三號

副經理

高順洋行

上海四川路二五二號

各洋酒店均有出售



研究詞集之方法

任二北

此篇所陳者，乃對於詞集之考據、整理、閱讀、批評等事，示其進行之端緒也。業不僅於閱讀、批評，而兼自考據、整理，故全篇非但包含讀詞之方法，而實爲研究詞集之方法也。詞集之爲數，較諸詩文，眇乎小矣；學者雖欲全部涉獵，亦非難事。惟事前若乏南針，臨事又乖步驟，則每每徒費精力，未中肯綮，勞不必其有功，功不必其致果，此所以貴得研究之方法也。詞集約分專集、選集、總集三種，茲即分此三節論之，並附以讀詞要義四則。總集研究中，於編纂全宋詞一事，尤三致意焉。

一　專集

詞之專集，可分兩種：一乃專家之別集，一乃尋常之別集。研究專家詞集，需兼考據、整理、批評等事；若於普通詞人之集，則就其全書有一大體之觀察而爲之作一提要足矣。凡一種專家詞集既經考據、整理、閱讀、批評以後，其結果必須求得此家著作之全部，與夫全部之精華，及其文字上思想情志之異，藝術上造詣特長之至，可依下列數端，次第爲之：

（一）搜集材料　認定研究某一家詞集以後，首當搜集此家全部之著作。宋元以來之詞人，凡屬專家，大抵皆已有專集，或爲作者當時所手訂，或爲學者後日所代編。然一人之作，傳本若有數種，則多寡異同，往往各別。學者第一需羅致此家之各種專集，及每集之各種板本，以內容最豐者一種爲主，而以餘本別見者增補之。如周邦彥集片玉詞與清眞集，較清眞集少五十餘闋，陳允平集日湖漁唱以外，尚另有西麓繼周集，多出一百二十餘闋，是其例也。更有宋元專家，當時未有專集，或雖有而後世已佚，或後人雖爲編纂，並未得大段之材料，則其所纂實殘缺不完；而宋以來較古較大之選本，如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花草粹編，歷代詩餘等書中，反於其詞多所裒錄，可一一加以考核，而從事增補也。故第二層又需羅致諸選本筆記，雜書，廣爲蒐輯，以得一家一集之全。如晏氏父子小山珠玉二集，先有汲古閣本，後有小山詞鈔，珠玉詞鈔本，後者據歷代詩餘所輯補，幾倍於前者之所有。即彊村叢書於小山詞用趙氏星鳳閣藏明鈔本，較之小山詞鈔所輯者仍少五闋也。又如近人吳昌綬於殘宋本東山詞一卷，明抄本賀方回詞二卷以外，又據樂府雅詞，陽春白雪，絕

鈔詞選，草堂詩餘，全芳備祖，花草粹編等書補得賀鑄之作三十餘闋，均其例也。

惟有名之詞，往往屬甲屬乙，選本之傳說不一，而筆記雜書所載，又每多依託之僞詞，搜集材料者誠不可不加以精審之鑒別與考訂也。彼明知其僞者，固不容不删，若傳說不一而互見，或疑似之間而難定者，編入以後，亦不可不注明意見。如明人所傳之温庭筠金奩集，其中韋莊張泌歐陽炯之詞甚多，何能盡信以爲温作？卷末附張志和作漁父詞十首，曹元忠謂爲當時人和張之作，並非張作，考訂之精，直揭千百年前宋人之誤，其精審殊可效法矣。

（二）校勘字句　專家詞集之傳刻傳鈔，有精有不精。精者如四印齋及彊村所刻，不精者莫過於汲古閣之宋六十一家詞；及汪氏之翻刻此書乃益「帝虎」「焉烏」不能卒讀。——此整理名家詞集者所以貴校勘也。惟板本既多，字面歧出，若一首之中，此字從甲本，彼字從乙本，隨意取舍，毫無標準，則終不足以得前人之眞，而屢後人之意，其失與妄爲竄改者相埒——此校勘名家詞集者所以又貴訂條例也。曩者王鵬運朱祖謀諸先生於夢窗一集，校勘再四而後始定，其所訂條例，足以成說，亦足以見例，玆節錄如次：

一曰正誤　按夢窗詞世祇虞山毛氏，秀水杜氏二刻。毛刻失在不校，舛謬至不可勝乙；杜刻失在妄校，每並毛刻之不誤者而亦改之。是刻據二本對勘，參以諸家總集，凡譌字之確有可據者，皆一一爲之是正。若「向」誤「丙，」「梅」誤「悔」之類，必臚舉原文，則「亥豕」縱橫，觸目生厭，故卷中不復標明，另爲劄記附後，以備參考。可疑者或注「句疑」字於本句下；其訛字之未經諸本校出者，依傍形聲，推尋意義，時亦間得一二；已改者注曰「毛作某，」或「毛誤某；」未改者曰『疑作某，』或『疑某誤』並列行間，以待商榷，不敢自信以爲必然。至毛本不誤，而相承以爲譌，經杜刻校改者，間分注證明於本闋之末，雖不免挂漏之譏，或有資於隅反，亦毛刻片玉詞例也。

一曰校異　校勘家體例，最重臚列異文，以備考訂。此集世祇毛杜二刻，雖有毛刻以前選本可據以爲異同，又不少概見……他如御選歷代詩餘，欽定詞譜，萬氏詞律，朱氏詞綜，周氏詞錄，所錄夢窗詞，大都本之毛刻。其校訂譌字之可信者，業已據正原文，此外無甚出入。若「幽芬」之一作「幽芳」「繡被」之一作「翠被，」浪費楮墨，何關校讐！故祇惟是之求，不能備列。亦有因兩疑而並存者。……其有明知改詞以就韻律，避重文，凡一切選家所妄易者，則去之惟恐不盡，不得以校對之說相繩矣。

一曰補脫　毛刻闕文極夥，有已經空格者，當是原闕，然祇十之三四，不逮脫簡之多；杜刻次第擬補，樂成完書，是刻惟間補一二虛襯字，皆於空格之下注曰：『某本作某』不令與原文相雜；三四字以上，則悉從蓋闕。唯甲稿塞翁吟，毛闕『綠幕蕭蕭』四字，據詞旨補入

正文，以出宋人論著，非後來選本所可例也。其有不空格，注曰『某本多某字』者，按之句律，多寡皆合，不得以闕文論也。又如甲稿浪淘沙慢有『新燕簾底□說』句，……杜刻……於「簾」上補「晝」字，又改「底」爲「低」，平側大謬。……乙稿木蘭花慢『步層邱翠莽□□處更春寒』句，……杜刻以『翠莽』處爲句，而補『直上』字於『層邱』下，遍檢夢窗此調，次句第二字無用側者。此類至多，不可枚舉。故卷中脫簡，不但不敢妄補，卽空格處亦詳審而後定。至毛刻原空，則悉仍其舊，間有移易，亦必有說。

一曰存疑　夢窗工於鍛鍊，亦有致成晦澀者，淺人讀之，往往驟不能解，以毛刻之多誤字，遂歸咎於校勘之不精，任情點竄，是以戈載七家詞選於夢窗塗抹尤甚，稍掉輕心，卽蹈此失。如掃花遊換頭『天夢春枕被』句，杜校謂「天夢」疑「香夢」之僞，初頗謂然；繼思詞爲題瑤圃萬象皆春堂，圃爲嗣榮王別墅，見癸辛雜誌，王乃理宗之母弟，度宗之本生父，蓋用秦穆公上天事，語不誤也。又塞垣春起句，『漏瑟侵瓊管』，初以爲必有譌字，嗣讀秋思耗詞『漏侵瓊瑟，丁東敲斷』云云，始悟爲用溫助教詩，『丁東細漏侵瓊瑟』句。他如疏影之『占春壓一』，一寸金之『醉擘青露菊』，絳都春之『漫客請傳芳卷』，定風波之『離骨漸塵橋下水』，約十許處，不敢謂其不誤，亦不敢謂其必誤，疑而存之，以俟高明鑒定。顧千里云：『天下有譌書，然後天下無譌書』，殆有見於存疑之義云。

一曰删複　夢窗四稿，毛氏刻非一時，故有一詞兩見之失，……皆從杜刻删後見者。又有誤收他人之作，毛跋已詳言之。其杜刻……未删者，玉蝴蝶一闋，見梅溪詞；絳都春一闋，見草堂詩餘；玉漏遲二闋，一見草堂，一見陽春白雪及絕妙好詞。按梅溪草堂皆出夢窗前，陽春絕妙二選出夢窗同時人，且收夢窗詞不少，不應誤將所作他屬，故皆據删之。惟好事近秋飲一闋，互見蒲江詞，係據中興詞選補錄，未删。

茲據上文所云，再明白列其義例如次：

（甲）正誤四義：

一，不可不校，亦不可妄校。

一，校正僞字，必確有所據。

一，凡校文重要者可於原詞內注明，細瑣者應另爲劄記，附於集後。

一，不能自信以爲必然者，宜注「疑作某」或「疑某誤」。

（乙）校異三義：

一，凡有異文，宜全臚列。

一，可信者不妨據改原文，兩疑者則並存之。

一，凡明知爲選家妄易以就韻律，或避重文者，不列。

（丙）補脫三義：

一，脫處用空格以明之。

一，疑是某字者，於空格下注明，勿遽塡入。

一，按之句律多寡皆合者，則僅注明諸本多寡情形，勿妄加空格。

（丁）存疑一義：

一，誤否不能決者，注明所以，以俟高明鑒定。

（戊）删複二義

一，一詞兩見，删後見者。

一，他人之作誤收者，須考明删去。

王氏跋語中又有曰：『夫校詞之難易，有與他書異者：詞最晚出，其託體也卑，又句有定字，字有定聲，不難按圖而索，但得孤證，即可據依，此其易也；然其爲文也精微要眇，往往片詞懸解，相餉在語言文字之外，有非尋行數墨，得其端倪者，此其難也。』覩於上文存疑一條，知王氏所謂難者，誠非無故矣；然卽所謂易者，證既孤出，眞贗之辨，絕非淺陋者所能辨，亦安在其易歟？從事於此者蓋不可以不審愼矣。

（三）編纂與整理　集非出於作家手訂，而板本來歷又不足信從，或原編特爲凌亂，無可保存者，則重行編纂之功爲不可少。若完全出於一時新輯者，則事前更需決定一種排比之法。大抵特殊之編次，有設計用意於其間者（如吳文英之分甲、乙、丙、丁四稿，姜夔之分自度曲，自製曲等）苟非出於作家親手，他人要不宜妄爲主張。若尋常之編次，按字數列調，按調名類詞者，視詞集同於詞譜，最爲呆板，能避而弗用爲是。若按律類調者，則宋詞未嘗徧注宮調，卽已注者，亦各家不能一致，難於決定；且詞樂既亡，分別宮詞何用？大可不必矣。他如朱祖謀先生之編東坡樂府用編年體，自成善本，特詞家之作，能如蘇集之年代大半可考者，殊不多見耳。若全出於新輯者，當然以所據書籍之時代先後爲序，不必按詞類調，較爲活動。更需注意者：新編則新編，舊編則舊編；若既用舊編，則應存其本來面目，毋又參加新意以亂之。至於卷數，用舊編則勿有增改，出於新編亦宜從簡省；若無故多分，徒亂人意而已，無當於事也。

每一專家，有若干集，若干卷，若干調，若干詞，以及下文之所謂創調若干，創名若干，宜概爲統計，而存其數，以作他日增補參訂之準。

（四）考訂與箋釋　考訂有三方面：第一，作者生平；第二，集之板本；第三，詞中創調，創體及創名。作者生平，除正史本傳以外，宜兼及野史、筆記、雜書。王國維先生所輯淸眞先生遺事，可爲模範。惟專爲研究其詞起見，除條列事跡以外，並應鉤稽其爲人之思想與境遇足以發明詞旨者，供下文所謂評論之用。板本無論存佚，並宜著錄。尤貴明其源流，判其得失，以見某本可用以閱讀，某本可用以整理。創調、創體之考，均甚要緊；因知某家曾經創調若干，卽可見其於音律上之創造如何；雖用舊詞，而有創體，亦可見其於音律上之變化如何。至於調猶是也，體猶是也，而僅創用新名，事雖瑣屑，若亦考訂明確以後，於上文之搜集、校勘、編纂、整理等事，都不無應用之處，故亦不宜忽略也。

箋釋之功，於詞學爲尤著，其目的要在發明詞旨而已。此層宋人所從事者，僅文字典實一方面，如東坡美成之作，注者不止一家，及今所傳，尙

有陳元龍之片玉集注一種。惟此種釋而不箋，明義有限，是箋釋之淺者也。金人魏道明之明秀集注，則於字句之外，兼及大義與本事，範圍已較廣。後人於筆記詞話之多載本事者，好爲錄附詞後，以明題旨，藉成專集之箋本如劉繼增之南唐二主詞箋是其明例。然詞有本事可按者，終屬少數，若舉題目或文字中所見之時地，及交遊倡和之人，一並爲考訂之材料，則其途逕廣闊，而發明詞旨之功益著矣。蓋所謂題旨，與詞旨有異：題旨僅得全詞之原由與大義，是其粗者；詞旨則纖宏並至，無隱不發，是其精者也。南宋諸家之作，寄託深遠，而措詞沈晦，讀者尤賴有箋釋之本，以省推詳揣測之煩。前人所爲，如江昱之疏證山中白雲詞，其功最著，茲略引其敍言如次，以見義例：

詞自白石後，惟玉田不愧大宗，而用意之密，適肖題分，尤稱極詣。率爾讀之，雖擊節歎賞，而作者苦心，或未出也。夫集中之題，但云某人某地，讀者亦僅就其詞，臆爲人如是，地如是，是人與地因詞而見，而不知詞實有以確洽其人與地，何啻目眩珊瑚木難而不能名耶？其或實有所指而本題未能注明，則又往往忽略，甚且以爲寬泛之語，而曾不經意，可勝三歎！間與弟蔗畦涉獵之餘，遇可相發明者，輒筆之簡端，垂二十年，緗書不下萬卷，蓋已得十之七八。……率從卷籍不相涉之處參考互證，觸類旁通而出。既矜搰獲，覆繹詞意，愈覺神觀飛越，恍親歷其時，身入其境，聆其談笑，而磬其曲折；向之平淡無奇者，今皆見其切事愜心，分刌合度，而非隨手塡寫，僅求好句成篇可比。爰加節葺，列於各詞之左；鄙見則以「昱按」二字別之。至其詞之取撫宏富，蘊釀深純，則所謂『無一字無來處』者，讀者當自得之，不待縷縷爲之詮釋爾。

觀於江氏所言，可知直接之材料無多，且未必完全得用，間接之材料雖搜集費時，而其用往往非前者所可比。用直接之材料，其事稗販而已；用間接之材料，則非有抉擇、思考、觸悟不爲功，其可貴也何待言乎？

至若字句來歷之注釋，有時反覺多事，足以引起讀者之厭惡者，不可不戒。蓋詞家自周邦彥始，好檃括唐人詩句入詞；南宋諸家長調，舍此途逕，幾不足以成闋，每每即因此故，使全詞生氣索然，實一大弊。江氏所謂『無一字無來處』者，實詞家之短處，並不足以效法也。然作者之修辭，每於無意之中與成語偶合，並非有心運用成語者，注釋家若偶有所見，自矜創獲，亦爲之一一點明，則無論其字面之新舊，讀者將意其皆爲成語而發，並非爲詞之眞境而發，反覺機械乏味矣。故詞之注釋，必不能泛，泛則毋寧其缺也。

（五）精讀與選錄　每家專集，既經過以上之各項整理、考訂以後，可以應用下文讀詞要義一節所載者，潛心精讀一番矣。除句讀以外，遇詞中精粹部分，俱可標出。讀者意之所到，則錄爲卷頭之評語；更隨手作劄記，於各方面之懷疑與領悟者，皆一一記入，徐圖決斷與整理。又下文所謂選錄者既成以後，更可以供朝夕諷詠，前人所謂學塡詞先學讀詞，於聲調抑揚頓挫之間，得心領神會之用，然後試爲下文所謂之和作，自

得豐神諧鬯矣。

精讀之際，可憑一時之審察，或一己之嗜好，就全集中定一選目；或並據此目，逕行錄成選本。選錄宜首先訂明選旨：第一，精選抑粗選；第二，所錄者標準如何；第三，所删者標準如何；第四，編次如何。大概粗選僅爲消極之削删，精選始爲積極之表彰。凡可以表見作者爲人之身世與思想者，可以表見作者文章之特長與派別者，皆爲普通選錄之標準也。反此者固應在删削之列，即有於此而缺於彼，不爲完璧者，亦非精選之所應納。若字句之殘者，音律之疏者，詞格之降者，則又皆普通删削之標準也。既有選本，則上文劄記所有，可以移而繫於選錄各詞之後；即下文所謂之評論，亦以與選錄合見爲便焉。

（六）集評與定評　對於每一作家之評論，可先集前人之意見，羅而列之，更總諸說爲數派，合之於詞，以定其是非，益以其他之見解與發揮，是爲定評。評專家之詞，固應集中其思想，顯著其特長，亦當明其淵源，審其學力，與夫受時代之影響如何。所論斷者，需得大體與概況，毋硜硜細處。主客觀宜並用，毋全憑主觀。前人詞論之弊，多在出語不著邊際，不關痛癢，態度不懇切，若不負責者。倘持說偏激於一方，祇要能於自圓，固猶較模稜兩可者爲有益也。

（七）詳別流派　每一專家以後，必有繼承風派之人：或深入堂廡，或略借蹊徑。彼論者覺察不眞，或有意附會，謂某人屬某派，某人從某家者，固不足道，若後起作者，確於當時或前輩有所師承，有實際明白可按者，則前之定評，已窮其源，茲之沿流，不妨再盡其委。推而至於末流之衰弊何似，亦牽連及之，則於某家詞派本身之利病，所體會者必能益眞也。張鑑之擬姜夔傳，並列張輯，盧祖皐，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九人之歷略，以爲其詞皆宗姜氏，是舉姜氏以後所有之南宋名家，悉係之於姜氏之門也，未免泛矣。諸人既較姜氏爲晚出，詞境受其影響自有之，應另爲之說，分別輕重，而不便一視同仁也；若如此以詳流派，將詳不勝詳矣。故所謂詳別流派者，嫡派則詳之，其他者流而已矣，爲說以別之已足矣。至若周濟之宋四家詞選，立周辛王吳四家爲中心，領袖一代，以其餘各若干家爲附庸，則另有機軸，非尋常之言源流派別者可比也。然其入主出奴之處，牽強附會者多，確切投合者少，集萬人而議之，恐亦難得兩人之全同也。蓋指出領袖數家，其法甚巧，若設立門戶，標榜旗號，將其餘者強爲系屬，若確然無可通融者，則其事甚拙也。

（八）擬作與和作　周邦彥一集出，後人全部屬和者，於宋代知有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三家；後來之爲全部和晏和姜等集者，亦常有之。張炎詞源論學詞，早有『精加玩味，象而爲之』之語。蓋凡事模仿先於創造，學者於名集精讀之餘，得其眞境，體會之，推廣之，自覺胸中擁積有許多詞，需筆之於紙，有欲罷不能之勢矣。前人之言初學作詞，以爲聯句與和韻同是習練之法，其實聯句難得其人，不如和韻。和今人猶或不免於勉強酬應之弊，不如和古人者爲妙。和古人不必和其全集，亦不必和其題韻，習其法而用其境，以自抒情志之所鬱，是亦和也。研究專家詞集

者，彙盡此功，庶乎可以斷手，而告全業之成矣。

以上八端，約爲考據、整理、閱讀、批評、撰作、五事，乃研究專集者全部之業。或謂實際應用，此八端難於周至。考據整理足以阻塞性靈，不如去之，可以極盡欣賞陶寫之樂。如況周頤先生於蕙風詞話中屢示於詞集不樂校讐，一則曰：『昔人塡詞，大都陶寫性情，流連光景之作，行間句裏，一二字之不同，安在執是爲得失！』再則曰：『詞以和雅温文爲主旨，心目中有讐之之見存，雖甚佳勝，非吾意所專注，彼昔賢曷能詔余而牖之？則亦終於無所得而已。』不知考據與習讀，原應分別從事，不能同時並舉於一次開卷之間也。先粗讀而省知某家爲有價值之作，値得爲之竭校訂之勞，然後方爲校訂。校訂既至盡善，然後再作精讀，何礙於欣賞之趣乎？且一人一時之勞苦煩悶，足以嘉惠後人後日於無窮。詞果不必箋校，則使今日習夢窗者，仍守毛本而拒王篇，肯乎？使習玉田者，仍止原詞，而遺江證，安乎？此以上八端，應次第以進，不能參雜躐等，學者又不可以不省者也。

二　選集

選集前人卽名爲總集，玆因下文另有總集，故別之。選集之用原有二：一爲資欣賞，一爲資考據；研究選集者，亦卽可由此兩途以進也。

（一）編列總目　自五代之花間集起，迄於今日之宋詞三百首止，古今選本共有若干，或存或佚，可以列一總目，有名必登，搜羅務盡，其數雖多，要不過以百計，非若別集之以千計者，一二紙所不能盡也。此目可依時代爲序；書名以外，並系卷數與作者。能據其內容，進而各爲提要最佳；且宜較別集之提要詳盡，因其關係較別集爲大也。其名存書亡，無要可提者，則爲考證；無可考證者，亦必著明其書之名目，見於何處。

（二）分別性質　選本性質，各書不同，大別之爲六種：因詞而選，因人而選，因時而選，因地而選，因題而選，因調而選是也。第一種乃純粹以詞之優劣爲準，選集之正者也，欣賞考據，兩得其用，而不相妨。有出於坊間者，有出於專家者，不可不辨。第二種以下，皆先有其他目標，其次方及詞之優劣；如是考據與欣賞之兩用，在同一書中，此長則彼消矣。因人而選者，或專選女子，或專選同人，其失每在標榜。因時而選者，關係較大，有正統與非正統兩種。因地而選者，無非爲存鄉邦文獻起見，可考其體例善否。因題而選者，宋黃大輿梅苑開其端，題小近於戲玩之文；若就大題目彙爲一編者，古今尙少見焉。因調而選者，或因宮調，如明李開先之歇指調古今詞；或因牌調，如百蕚紅詞，選一蕚紅百首，皆極僻。又有詞譜彙詞選者，如白香詞譜，亦應屬因調而選之列。又有因總集而選者，如宋六十一家詞選；又有因他書體裁而選者，如宋詞三百首，則又情形各別。總之，一選存手，性質如何，應先審定，然後方可以及其餘也。

（三）考訂選旨　一選之中，詞之優劣取舍，以何爲標準，不可不察。選家眼光，當然隨其人之學識主張嗜好而定。故選集有可以代表某一詞派者，如宋周密之絕妙好詞，清朱彝尊之詞綜，張惠言之詞選，其最著

者，學者不可失之也。即清綺軒詞選，向以纖豔爲人詬病者，但選旨惟一，而且分明，選材俱能與選旨相符合，論選集之體例，則甚覺其是，較之無一定宗旨，蹖駁凌亂者，其書固有作用矣。更如周濟之詞辨及宋四家詞選，以詞評而兼詞選，選之前各自具說，標明選旨，讀之自覺其便利。然則遇名選而不具條例說明者，學者固可以就其書中求之，而試爲代訂選旨。厲鶚輩於絕妙好詞，祇知爲考據方面之箋釋，而不知在欣賞方面，代古人揭明選旨，猶屬缺憾也。

（四）編製分目　此就每部選本以內。編製分人、分調、分題之目錄也，與（一）編列總目者不同，特亦供考據之用者爲多耳。此事僅合向宋元選集，及明以後大部之選集爲之，其餘可以不必。蓋分人目錄之作用，所以便於編訂名家專集時之補佚詞也；分調目錄之作用，所以便於修詞譜時之補調補體，校勘字句也；分題目錄之作用，所以便於作詞時之有參考，同一般類書之爲助也。

以上四事，於考據、欣賞兩用，參互有之。此外研究選集，有同於上文研究專集者，如梅苑佚詞之待校勘增補，絕妙好詞尊前集之待考訂，草堂詩餘之已經箋證注釋，是其著者。前舉諸法，學者可以觸類運用矣。

三　總集

總集之研究內，以編纂全宋詞一書，於意爲要，茲特陳之：宋詞之所以不可不一全者，猶之漢文唐詩之所以全，蓋三者同爲代表時代之文學也。以漢文唐詩著作之繁，前人尙且全之，則宋詞篇章，比較有限，全之何難！觀於唐五代詞既已附全於全唐詩之後，乃益覺全宋詞之不可以不亟亟有矣。夫宋詞不全，實清代詞業之大憾。當清初欽定詞譜，御選歷代詩餘兩部官書之編定也，一時詞臣，以爲卽此卷帙，於詞業已大有成就，足以豪詡後世而有餘，且詞畢竟爲小道，不足與詩文驂駕，故覺宋詞不必全而存之，但選而存之已足。至近人朱祖謀先生之編刻彊村叢書，於宋人之作，凡附見於詩文之集者，雖三四首，亦不計工拙，編爲一家，始寖寖有全而存之之意矣。然編纂歷代詩餘之時，永樂大典猶存，宋人之集，散見甚多，故今日不見之宋詞專集，詩餘中動輒有數十首存儲之富。使當時卽有全而存之之計畫，所成就者必大有可觀，尙何待彊村今日之三四首卽編爲一集乎？夫昔日有全之之材，而無全之之志；今日有全之之志，而全材已愈益零落，致宋詞終不得以全，豈非清人詞業之大憾乎？及今零落之餘，若急爲掇拾，猶足爲桑榆之補；過此以往，祇恐藝林日益繁冗，而典籍日益消沉，求如彊村之三四首卽爲一集者，且必有不可能之一日，後之視今，豈非亦成大憾乎？

大概綜明之毛刻，清之侯刻，王刻，江刻，近人之吳刻，朱刻，陶刻，共若干集，是第一步；搜求現存宋集附詞，爲諸刻所未列者，是第二步；就宋以來諸選集所登，彙爲新集，是第三步；就宋以來筆記雜書，增補遺佚，是第四步。如此進行以後，總得卷帙幾何，在未曾從事之前，雖無從估定，然料其全業，舍鈔繕以外，多不過一人之力一年之功，十人之力一月之功而已，

有志者於此區區之煩，固不足憚也。至於體例，則全文、全詩，典型自在，毋庸泛及；所宜別者，全宋詞之篇幅，既不過多，各家所用板本，及所據書卷，不妨全體注明，以備他日之復按，示其書雖一時編就，而內容則千載公開，猶賴後人之陸續增訂而無已，毋蹈清時官書自大之惡習也。

四　讀詞要義

無論研究專集或選集，都不能無精讀。即不取全部研究之步驟，而祇就某種詞集作平常之揣摩詞法者，於如何揣摩爲宜，及應注意何事，亦不可不預察焉。所謂揣摩者，析之乃有兩事：閱讀與思考是也；而其目的則有三：聲韻，意境，文法是也。蓋閱讀在求得辭意之所宜，與腔調之聲韻、轉折，思考在求得作者意境之所止，與其文章之所以成。學者倘於每一首詞，始既習其調之腔韻，次後會其詞之意境，末於其文章所以致力之由，更能了然於胸次，則讀詞之事，亦既畢矣。茲列揣摩意境與揣摩文法之要義四則如次，至涉及聲韻者，乃詞律之事，其言甚長，另著於篇。

（一）通解文字　讀詞之次序，先暢其句讀，次洞其題旨，次詳其本事，次盡其典實，與所用替代之字，此即所謂第一步之通解文字也。自讀固應以文意爲準，而其調之聯貫停頓，與夫叶韻之處，亦不可不先檢譜式而知之。詞凡有題目者，題旨自明；若無題目，苟非脫漏，即以無題爲題也。詞體初創，多以調名爲題目，唐人詞中，猶可考見；自後此制漸失，在短調語無僻澁，意無隱晦者，題目之有本同贅疣：至南宋之長調，組織全異，雖有題者，大旨所在，尙需揣而後知，況無題者乎？又有作者於工詞之餘，兼工爲題者，則其詞旨大明，無待鉤稽矣。本事多出於筆記小說，詞林紀事一書，已大略備之。亦間有當時後世因其詞之流播人口，乃故爲曲說，附會出之，以炫耳目者，則信與不信，倘不關宏旨，亦毋庸辨也。典實之求，端在博洽；注釋類書，亦足爲助。然詞家每每融化詩句，其詩句之來源，不同典實，不必一一追求，求之反覺無味，上文已言矣。替代字除有關典實者外，以意會之已足，膠柱鼓瑟，大可不必。如前人之用說文解詞，未免太迂。（宋秦觀踏莎行詞有『杜鵑聲裏斜陽暮』句。胡仔漁隱叢話曰：『少游踏莎行，爲郴州旅舍作也。黃山谷曰：「此詞高絕，但斜陽暮爲重出，欲改斜陽爲簾櫳。」危元實曰：「只看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有簾櫳，有亦無礙。」危曰：「詞本描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今郴州志竟改作「斜陽度。」余謂斜陽屬日，暮屬時，不爲累，何必改？東坡「回首斜陽暮，」美成「雁背斜陽紅欲暮，」可法也。』清宋翔鳳樂府餘論曰：『按引東坡美成語，是也。分屬日時，則尙欠明析。說文：「莫，日且冥也。從日在草中。今作暮者俗。」是「斜陽」爲日斜時，「暮」爲日入時，言自日昃至暮，杜鵑之聲，亦云苦矣！山谷未解「暮」字，遂生轇轕。』其實「暮」字乃動詞，謂爲「盡」字「沒」字等之替代字可矣。黃固迂，胡謂屬時，作名詞不作動詞，宋謂「暮」爲日入時，仍作名詞不作動詞，亦均不免拘泥，徒引說文，依然轇轕也。）

（二）確定比與　詞法無不用比興者，特所比所興之近遠，在讀者

意想中每每無定。然作者之意，祇有一也，讀者之所領會者，若近而不及，是深負作者，若遠而失實，是厚誣作者：二者俱有不當。必須不即其辭，而又不離其意，斯得其眞實可信之旨，斯所謂確定比興也。溫庭筠菩薩蠻：「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鷓鴣雙雙，若謂形成繡襦之精美，是泥於辭也；若謂旨同離騷之初服，（見張惠言詞選）是鑿於意也；若謂因見鷓鴣之雙飛，製襦之人乃興起自身之孤獨，則與上文弄粧遲懶，花面交映之旨皆合矣。辛棄疾菩薩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鷓鴣愁聞，若謂僅尋常之鳴禽興感，則以副上文之行人多淚，長安可憐，豈不太覺淺率！然後知作者於金人追逐隆裕御舟之事，確有所感。特謂鷓鴣之鳴，乃指恢復之業行不得，（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則又未免臆斷耳。故比興之確定，必以作者之身世，詞意之全部，詞外之本事，三者共同爲準。溫氏初無屈平之身世，卽難以離騷之義相比附，金人既有造口逐舟之事實，則緣當年時局而興感，自屬可信，更參考以通篇辭意，俱無窒礙，於是可爲定論。若三者有一爲不合，則未容强有所執也。且學者之揣摩，與其厚誣古人，毋寧深負古人。蓋所以負者，見解未至也，始而未至，進而可以至；所以誣者，必心目有所蔽也，若所蔽不除，則愈去愈遠，迷而不返矣。因是讀詞之道，於詳盡詞中之典實與本事之外，尤需考明作者之身世與境地，此實一重要之準備也。

（三）體會意境　況周頤先生蕙風詞話有曰：「讀詞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想望中，然後澄思渺慮，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靈相浹而俱化，乃眞實爲吾有，而外物不能奪。」此其意謂藉古詞之意境，以感化讀者之性靈；性靈既如古詞，人亦遂如古人，是其宗旨在人而不在詞也。玆所謂體會意境者，乃讀詞之時，吾心先得古人詞中何種意境，然後便知吾心若有類似之意境時，卽可效法古人之詞而表之，宗旨固在讀詞而學爲詞，不在讀詞而學爲人也。惟詞中意境，非由我體會而得者，終非我之眞實之得。而體會云者，乃以自己之思想感情爲根據，而與古人之思想感情相會也。進言之，卽以我之精神，恰可與古人之精神相往還；淺言之，卽古人詞中之情如何，而我恰與之表同情耳。然則合者自合，不合者自不合，吾淺則淺合，吾深則深合，同情則同，不同情則不同，初不必有一毫勉強也。惟其眞實相合，恰切相同，毫無勉強，則我所得之意境，當然卽我自己所曾有者；我之意境曾如何得之於古詞，則類似之者，當然卽知其如何發之於新詞矣。讀前人好詞而不能學者，每因未曾恰有得所耳；未曾恰有所得者，則以未曾體會故耳。古今人情相去不遠，倘細爲體會，終不至於無所合，所患者以耳目代心靈，而人云亦云，或掠影浮光，淺嘗輒止耳。此揣摩人作者，一面有人，一面尤貴有己；有人寓於有己之中，然後無得而不爲用矣。

（四）認眞詞法　意境如何，既纖巨皆得，則於其如何表此意境者，可以切實認識一番。此因各家之法不同，各詞之法不同，讀者可以隨有所得，隨爲寫定，彙而總之，其中必有條理可尋，綱領所歸，不至如何繁瑣也。每詞之法，大概可以分作三層著眼：一全部章法，二拍搭襯副部分，三

好發揮筆力部分。後二者說見張炎詞源，即疎與密之兩部分也。此三層或兼有，或分有。茲略舉數例，以見其義：

例一，溫庭筠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粧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此詞前闋首句寫居室服御，次句寫人，三四兩句寫情事；後闋前二句寫感喟，從上面之情事遞下，而引起下面二句情意之結穴。其全部章法乃由地而及人，而及事，而及情，層遞而下，前後闋一貫。寫地寫人固屬於引起襯副，即寫情事兩句，亦尚是狀態居多，故前闋可謂全爲後闋之張本，並非全詞之精粹也。後闋言鷓鴣之雙雙，明其感喟之果，已到意境止處；若全詞深厚，則尤在感喟兩句。蓋花面交映，淺言之乃人面如花；進一步想，花非久榮之物，則人之朱顏憔悴，亦自在意中；再進一步，花及芳時，猶有人於鏡中簪惜，人及芳時，誰爲憐取？再進一步，正在芳時，眼前並無人留戀，則韶年易過，秋扇之捐，固足憂懼，即令駐顏有術，常得不老，豈便能博取人情之眞，而恆久不變？凡此種種意境，舉可從「交相映」三字中生出，是在讀者之細細體會，得深得淺，要以我心爲主，不必強同於人耳。至於修辭之法，可以認定如下：

前闋首二句——擇舉精要（擇言山枕，以概全室服御之精；擇言鬢雲腮雪，以概美人全體。）

後二句——情事融會（「懶」字「遲」字本以言事，而情亦在其中。）

後闋首二句——比（以花比人。）

後二句——興（因鷓鴣之雙雙，興人之孤獨。）

例二，李後主浣溪紗：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迹悵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 待月池臺空逝水，蔭花樓閣漫斜暉。登臨不惜更霑衣！」

此詞首二句敍事，三句慨言衷曲，四五兩句就人非之反面——景物依然——作鋪敍，末句表出深情。祇首二句可視作引起襯副部分，餘皆精粹。章法於前闋立意，後闋承之；前闋之結陡，後闋之結承上兩句，二者不同。或云首句明言「夢歸」，以下皆是夢中故國之感，乃後主囚虜以後之作，則未必然。蓋悲天憫人，感時傷逝，正後主至情之人，隨在常有之心境，愈處晏安，愈念憂患，愈當繁勝，愈感衰歇也。論文字則前結沉痛，後結纏綿。尤以後結寓有千迴百折之情，哀傷深厚之極。「待月」兩句，對仗精整，而語極自然，仍如觸著者。

例三，周邦彥六醜：（薔薇謝後作）

「正單衣試酒，悵客裏光陰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爲問家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釵鈿墮處遺香澤，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多情更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槅。 東園岑寂，漸蒙籠暗碧。靜遶珍叢底，成嘆息：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殘

英小强簪巾幘，終不似一朶釵頭顫裊，向人欹側。漂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尙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此詞大意，乃作者借謝後薔薇，自表身世。時而單說人，時而單說花，時而花與人融會一處，時而表人與花之所同，時而表人不如花之處。曰「客裏」曰「家何在」曰「行客」曰「漂流」是其意旨所在也，前後闋固一貫。

前闋首二句說羈人，次三句說花謝。「春歸」實花謝之替代語也。以上皆襯副。「爲問」三句精粹，既謂因風雨之葬送，致傾國於無家，更謂因屬無家之物，故雖擅傾國之姿，風雨亦不見憐，含思哀惋之至——乃說花與說人融會之處也。釵鈿三句襯副，「多情」三句精粹，「但」字非「僅有」之意，乃轉語，「猶有」之意也。零落之餘，祇遺香澤，應無復追惜之人物，但蜂蝶癡憨，猶來叩窗尋問，堪許知己。言外謂客裏飄零，終不能得慰藉，人固不如謝後之薔薇耳。何以知其然？曰：兩處精粹，皆特用問語領起，重在表示無家與無人追惜之意，甚分明也。

後闋東園三句，因物及人，襯副而已。引起下文牽衣話別，強簪殘英，及斷紅難見三事。「成歎息」一語，直貫到底，所歎息者上三事皆在內也。落花向行客話別，自多同病之憐；殘英強簪，乃令人回想芳時姿韻，映帶謝後景況，有無限珍惜。推此珍惜之意，覺芳時固當鄭重，即謝時亦何容草草？斷紅之內，固仍寓相思無限也。前一事花與人自爲聯絡，後二事似全說花，而由花與人之處，消息只可以神會，而難於說實。末句復用一問語，以示有物無可表見之意。若於「東園」三句之詞意中，即先安排流水，則歇拍之「潮汐」「斷紅」便屬有根，組織乃益爲緻密矣。或謂殘英強簪，不爲釵頭顫裊向人欹側之態，乃覺殘英自有殘英可貴之品格。以喻人雖爲落拓之行客，終是孤高絕俗，不作阿世醜容，義尤精到。

章法乃因人及物，因物及人，糾紐拍搭而成。修辭則專擇情景幽通之處，融會入細，並重用問語，以提明意旨。

例四，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啼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此詞章法，乃以一氣包舉，祇作翻騰，不爲尋常停頓。一起若是閑情，「算未抵」句一轉，文情陡健，乃分別以上是時序變遷，以下是人間離別。於是歷舉王嬙李陵荊軻三人之事。至「正壯士」句，纔欲拍題及茂嘉，乃毫不沾滯，隨即環抱前文，仍一用啼鳥，而已作收束矣。結語與全詞，又在似聯不聯之間。歇拍、換頭，種種關節，到此已全失常態。祇覺突如其來，奔騰而去，戛然以止，囫圇一片，無從判其襯

翩與精粹。昔人謂稼軒乃詞中之龍，眞喻得其當也。措辭能於敍述之中寓無窮感喟，字面個個挑動情緒，語語跳躍不凡，而聯貫一串，皆自然出之天成。

以上四例，初無系統，不過隨手拈得，疏具文法之大概，以見其文章所以致成之由。雖於古人之作，見解未必人人一致，一時領悟，亦未必完全可靠，然讀詞者每讀一詞，必能如此觀察眞切，推詳盡至，剖析明白，判斷確實，此詞之法，方爲我得，方爲我用。縱今日不必以昨日揣摩者爲是，他人不必以我所揣摩者爲然，要於其詞之意境詞法，既已腳踏實地，揣摩一番，不聽其隨便混過，則眞正是非，終不難見耳。又所得雖不必一一筆之於書，要不可不一度深思涵詠於意表。若筆之於書，初不必立一定方式，可隨詞審察，隨手標注，祇以明晰爲歸；積之既多，試爲比較聯絡於其間，當不難得頭緒耳。惟所言者需確是章法詞法之剖解，若尋常品藻之語，萬勿闌入，因作法與品藻兩事也。

兩個英國的女游泳家

辛

歐美的婦女自大戰以後，對於戶外運動 (Sport) 非常的感覺興味，不惟中年以下的女人如此，就是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婦也是一樣，拍球騎馬旅行，游泳，每人總有一樣嗜好，總有一種擅長的戶外運動。女子內面以游泳著名尤其非常之多：英人多洛地落幹，美人愛得爾，都是頂利害的游泳家，曾經於十三小時十二分內泅過英法袖海。

現在在這裏再介紹兩個英國的女游泳家。一個是格來慈（Gleitz），一個是許德桑（Hudson），兩個都是時時泳過直布羅陀海峽的人。

今年正月她倆又有渡過這海峽的計劃：二號倫敦電早三時格來慈女士於坦及爾（Tanger）入水，但是僅隔岸兩基羅米突因海潮大烈，不能前進，退回原地。至於許德桑女士則是二號九時十五分於坦及爾之東下水，三號坦及爾電，她泅至四海里也爲海潮所阻，未能成功云。

ENO

皮膚有疾病
請記憶以羅菓子鹽

皮膚有疾病如發出風疹小瘡及覺紅熱刺人或面色慘淡均因血有汚濁所致日飲**以羅菓子鹽**可助體內之排洩血既清潔皮膚自然健旺諸恙皆消面色清秀每日晨起務必將**以羅菓子鹽**一茶匙冲開水一杯飲之日以爲常受益最深



(三)

以羅菓子鹽之名稱及其貼頭均爲以羅有限公司之註册商標

各大藥房及京貨鋪均有出售

經售代表 上海福州路五號 **怡德洋行**

英國倫敦 **以羅有限公司獨家製造**

General Sales Agents: Harold F. Ritchie & Co., Inc.

東方870(三)鋼



從本能生活到道德生活

丘景尼

一樁極平常極容易懂的事情，倘若我們將牠當作一個問題來討論的時候，一定會生出反對的結果來。就是：愈平常的事情，討論愈精密，愈覺奇怪；愈易懂的事情，研究愈詳細，愈難明白。譬如一隻雌雞在那兒孵卵，似乎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了。試問她成天孳孳不倦的在那兒做她那種枯燥無味的孵卵工作，她是否對於種族保存的未來目的，有徹底的了解，倘若她沒有徹底的了解，而且她這種工作完全是盲目的，那末，她究竟為着什麼肯做這樣枯燥無味的工作？人家一定說這就是一種的「本能」（intinct）。本能這兩個字的意義，似乎是極平常而極容易懂了；然而仔細想來，這仍不外是我們人類的一種解釋（或一種見地。）譬如從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見地看來，人類一切的動作，都是因為「有用」而後動作的。這「有用」二字，不也是一種解釋嗎？當我們在這樣的行動或那樣的行動的時候，不過覺到要想這麼動作就這麼的動作，要想那麼動作就那麼的動作罷了。在這麼動作那麼動作的一瞬間，又有誰想到那「有用」兩個字的目的來呢？因為想到吃飯「有用」而後再去吃飯，世上有這樣的人嗎？當時祇不過為肚子餓了，所以要想吃飯，菜好，所以要想多吃幾箸，絕對沒有什麼深刻的理由，也毋須想到「有用」「沒有用」，這真是一個極平常極容易懂的問題。倘今天有一個人問你為什麼理由要吃飯，我想你一定不會肅然起敬，恭維他是一位大哲學家吧。所以我們問一個人在歡喜的時候，何以不愁眉苦臉而笑容可掬；在大庭廣衆之中演說，何以我們的態度，不及和二三要好的朋友談話來得自然；何以在平常自命為「智者」的人，一樣也可為愛情所顛倒。這種問題，不去尋根究底的追問，固然都是極平常極容易懂的事情，換言之，就是從常識看來，所謂喜而笑是當然的事情，見多人而悸動，也是當然的事情，近蛾眉豐頰而色授魂與，也是當然的事情，如一經討論，就不容易解答了。

這種極平常極容易懂而人們一般視之為當然的事情，我們可以稱牠為「自然」，也可以叫牠作「本能」。我們人類大部分的動作，以關於這「本能」一方面的為最多，我們一般所認為「幸福」的，也大多

是這種本能的滿足人類生活的大部分都是由於這種「本能的生活」所構成的。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就可以曉得人類的本然情質實在和下等動物沒有什麼十分兩樣之處。平常一般自命「道學家」的先生們，不要只管看他言貌堂皇儼然難犯，倘若他們肯將他胸中所藏的「秘密」——就是心奧中以爲「幸福」的東西赤裸裸的宣佈出來，恐怕也不是什麼純粹的理性和道德，而是這種本能的滿足。我們有時固然因爲想滿足知識慾而去求眞理，滿足道德感而去行德義，在這種境地，固然也有一種樂趣，不過這種樂趣，總覺得牠太清淡了些。孔子也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見人類最深切最感覺到幸福的東西，還是在半獸性的本能的方面。我們平常用一種高尚的文字來讚美這種清淡的理性的滿足，也不過和紛飾太平的歌頌一樣，更露骨的說一句，或者竟是一種「僞善」也未可知。試問世界上因爲勤學而致死的有幾個？因爲樂善好施而發狂的又有幾個？至於因爲戀愛問題而自殺的，倒時有所聞了。我們人類的生活大半既爲這種自然的本能的生活所支配；這種本能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人類的生活，祇有這自然生活的一方，那末人類的生活和下等動物的生活，又有什麼區別呢？我們要想把這種問題弄清楚，那末就將如上文所說，一樁極平常極容易懂的事情，一經討論，反變成複雜而不容易懂的問題了。

人一方面是一種自然的生物，所以人不能不遵守自然的法則而做本能的活動；然而他方面人又是一種比較進化的社會的生物，所以人又不能不遵守道德的法則而行倫理的活動。照此看來，一個人顯然有二重的生活——卽本能的生活同時又是倫理的生活了。

我們的本能生活，怎樣會和道德生活發生關係呢？換言之，怎樣本能生活又會變成倫理生活呢？欲知此種道理，我們就非另用一種見地（解釋）來作出發不可。現在所要採用的見地是什麼呢？就是一種進化的歷史的考察。

今如飲食男女等事，本來都是人的一種本能。這種本能又怎樣會有道德上的性質呢？考其由來，要不出乎「本能之複雜化」的原因。譬如吃飯罷，肚子餓了想吃東西，這種現象，不獨人類如此，就是下等動物也同具這種本能。我們現在且先將動物界一爲觀察，就可知道牠們往往因爲要求這種滿足，發生劇烈的爭鬥。其中還有好些肉食動物，竟是把他種弱小的動物，當作他們天然的食料，不僅強呑弱肉，有時同類之中自相殘食，也是數見不鮮的事情。人類求食的本能，雖然也和下等動物一樣，然而人是比較進步的動物了，所以現在號稱文明的人類，對於滿足食慾的手段，就變成種種複雜的形式。例如請客吃飯，在一方面講，固然仍舊脫離不出食慾滿足的本能，但是他方，卻又含了應酬慶賀的性質；因爲如此，所以這種簡單本能的滿足，就非用種複雜的形式來表示不可了。當讌會的時候，穿一定的服裝，坐一定的位次，食物有一定的品類，賓主酬酢之間，又有一定習慣上的儀式，這樣一來，簡單食慾的滿足，就無形中變作他種複雜的意義了。又如闊人貴官，他們的應酬很多，在

同時之中，常常有幾處的飯局，因時間上的衝突，勢不能在處處都恣意大嚼，於是他們到了一處，祇好坐一坐，略一舉箸，就得宣告退席，同様一處一處的巡迴，以至結局，還是枵腹而歸。所以吃飯的本能滿足，一到了這種場合，就會變成苛政。一切本能生活和道德生活發生關係，即是由於這種複雜情形所演化出來的。關於食事的教條，凡讀過禮記曲禮等篇的人，想沒有一個不覺到，如「毋嚃羹毋投骨」等，都是吃飯時應守的規則。就是現在小學堂的飯廳上，也還有種種的規例，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動物餓了，因爲要滿足牠食的本能，甚至互相搏噬。人餓了，在荒年中間，雖有易子而食的現象，在野蠻民族中間（直到現在，）雖仍有食人的風俗；然而在一般比較文明的國家，就沒有這種事情了。不僅如此，有時人還因爲道德的關係，而將食的本能，極力抑止。例如伯夷叔齊之恥食周粟，齊國餓夫之不受嗟來食。照普通講來，食是一種生命保存的本能，餓了就應該吃，所以一隻狗，牠一等到餓，見了食物，沒有一個不吃的道理。人獨不然，有時反情願不食而死，情願不食而死，就不是一個單純本能的滿足，而是另外形式的一種滿足了。

照自然的見地看來，就是戀愛這樣東西，也不過是一種種族保存的本能罷了。這種種族保存的本能不獨動物界有之，就是植物界也是如此。凡是植物到了一定時期，就會開出很美麗的花來，而且花中還藏了許多很甜的蜜，使蜂蝶等類的昆蟲，好來注意牠。當牠的雌雄蕊要想交接的時候，就全靠這些昆蟲來做牠的媒介，這少許的蜜，就是媒介人的手數料。媒介人既受了手數料，當然要替牠們完成結婚的過程。等到結過婚，產生了果子，這果子又發出一種誘惑性來了。牠那緋紅的顏色，和那甘脆的香味，使得人和鳥類，都想去吃牠。在人這一方面看來，好像天生果子，是專供人吃似的，殊不知我們却反接收了牠的賄賂，在不知不覺之中，替牠們散佈種子，免得牠們的子孫，聚在一塊，不能得充分的養料，而至妨礙成長。這種現象，我們如果把牠仔細研究起來，眞是一件妙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人類種族保存的本能，雖也是由於這種形態所漸次進步而至於複雜化，然而他的結合方法，却已換了一個形式了。兩姓中間，倘沒有這種天然的神祕的愛力潛伏在內，固然不能充分完成這種過程，不過在複雜的人事界，仍舊還有他種情形，足爲此種愛力的妨礙。就是：第一，人一方面有愛，他方面還有憎，倘若形式上雖是夫婦，因爲相憎，還是不能和諧。第二，就是生活困難的關係，有好些人，不能養活妻子，以致獨身生活。這兩層障礙，不可以說不是種族保存上的一個危機，於是世中遂發生了一種特殊道德觀念，例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等等訓條，使人不敢輕易逃避這繁殖的責任。生殖本能一經道德化之後，縱使沒有愛情，或生活維艱，也須勉强着去完成這個過程了。

然而到了現在，一般人對於一切因襲制度的結婚，早發生不滿，從前的那種道德觀念，遂失却了牠那種激發我們保存種族的力量。在這古

代訓條將要破產之際，人類又自然生出一種自由戀愛的倫理觀來了，自由戀愛既變成了一種極神聖極寶貴的東西，於是這種族保存的本能，又復歸於鞏固。

人類一切一切的本能生活，漸次有了道德上的意義，都是由於這種複雜化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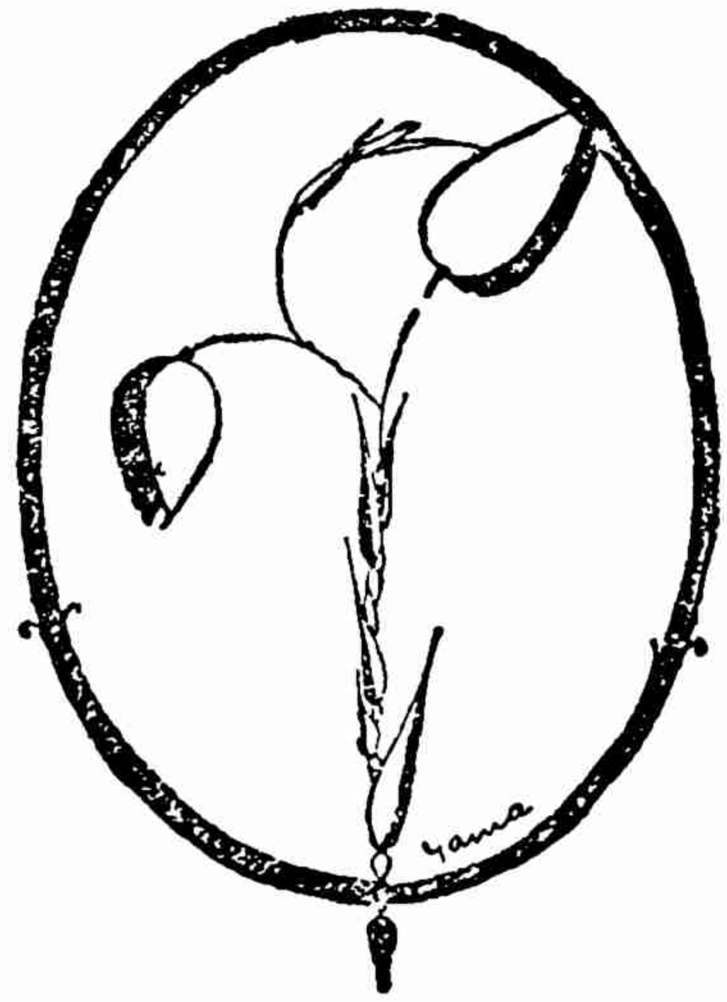
照此看來，人們爲了這種本能滿足的問題，費却若干周折，發生若干變化，結局祇不過是替自然在那兒完成他那種過程。人類實在是爲自然所蒙蔽了！爲自然所戲弄了！

雖是受了自然的蒙蔽，自然的戲弄，然而這却是一種不可抗力。我們種種本能，既沒有法子可以逃出自然之外，而道德又不能脫離本能的基本動因。我們至此，應該覺悟我們的運命了，我們應該曉得人類除出遵宇宙的大法（進化的方法）進行而外，沒有第二條路徑了。事實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對於一切道德問題的解釋，也可以和化學的方式一樣，還元到本能上去，而將本能還元到宇宙的大法上去。不寧維是，并且從此我們對於人生得了一個確切的解答——對於本能生活與道德生活之間得到了一個連鎖。

這解答和連鎖是什麽呢？就是進化（Evolution）。進化這個字，據斯賓塞爾（Spencer）的解說，就是「由簡以至繁由駁以至純」的意思。我們一切道德，都是完成這宇宙進化所必經的過程。這進化原則，牠的唯一性質，祇是向前跑的，祇是一直向前跑而決不回頭的。我們人類已經隨宇宙的目的，進化到現在這個程度了，換言之，就是我們進化的方式，已由本能生活的方式而移入道德生活的方式了。既已到了道德生活的方式，我們自不能再回頭到本能的生活上去，好像光陰去了不能再回頭一樣。我們現在只好把這自然的本能生活，作一種理想上的回憶罷了。這回憶是甜蜜還是苦痛呢？這且隨各人的自由去想罷。

我們一切複雜的道德問題，雖然都可以還原到本能滿足的原則上去，然而我們現在實際上，已經在這複雜化的道德行程中生活了。譬如像水一樣，起初牠雖是輕養二氣所化合，然而現在，牠却是水，我們如把水一分析，水就得破壞，而成爲輕養二氣，輕養二氣決不是水。如把人類仍舊還元到本能的生活上去，道德生活也就得破壞而成爲純粹的本能生活，然而純粹的本能生活，決不是人的生活，何况進化的性質，是不許我們回頭的。我們現在且跟着宇宙的原則去走罷，你若想過純粹本能的生活，你就是違背宇宙的法則，你就得破滅！

理性和道德，祇遠遠的在前方做我們的目標，引導我們上進化的過程上去，然而他方決不要忘記我們的背後還有一種本能滿足，隱隱的潛伏在那兒支配着我們的行動。



遠東之自然鹼

俄國 Baris P. Tergasheff 著
謝菊曾譯

按 Baris P. Tergasheff 嘗任北京大學特別講師，前為俄國駐華商務參贊。本文乃氏對於遠東鹼類之富源研究及調查，巨細靡遺，頗具相當價值。而於滿洲鹼類蘊藏之富，及日人對此所抱之野心，一再於文中致意。試與近來報載日人侵略滿蒙之企圖，一相印證，當可互相發明。蓋日本向北京政府所提出之某項要求中，就及滿洲鹼類之利權在內。苟償其願，則此後日本殆足與握此項重要化學產品專賣權之不列顛相頡頏。而吾國具此自然之富源，不能自行開拓；乃棄貨於地，啟人覬覦，坐令強鄰攘奪以去。言念及此，感慨奚如！

一 緒言

在遠東之任何實業中，最不為人注意者，莫鹼灰——商人無水炭酸鈉——之生產若。

世界人口，其居於太平洋亞洲沿岸者，約占全部三分之一。鹼類在普通及實業上，要為一必要之商品，故在遠東消費之量，大增無已，邇來每年確有三六四、〇〇〇噸之巨。

顧有一特殊之現象，則以遠東確實消費之鹼類，其由就地生產供給者，祇及消費量五分之一；此外自海外輸入遠東者，當在三〇〇、〇〇〇噸以上，每年約值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此項進口之鹼類，為少數英國商行專賣品之一種。夫遠東固自有充分之原料，可以就地製造，而乃繼續消費巨量之舶來品，不思設法抵制，無怪旁觀者視為不可思議也！

日本本部對於鹼灰之總消費量，業已達到一四〇、〇〇〇噸一年；——一九二六年九月份大連滿洲日報之每月增刊——而日本自己所能生產之數，不逾一五、〇〇〇噸。按日本之化學工業中，鹼類已成為一種不可少之原料，故鹼灰之需要，激增殊甚，不久當需二〇〇、〇〇〇噸一年焉。

關於中國方面消費鹼類之報告，雖不能獲得確切數字，然根據普通

觀察，當必超過日本。按照中國海關統計，每年僅從中國各海口輸入之鹼類，已不下六〇、〇〇〇噸。如民國十三年之數字，為六一、七七一噸，是也。除中國自產之鹼，據正式估計，不下五〇、〇〇〇噸外，所有每年自內蒙古運入者，當亦不下七〇、〇〇〇至八〇、〇〇〇噸。以上各節，即北京地質調查所長翁文灝博士亦表同意。以為中國每年鹼類之消費量，殊難少於日本。按之一種穩健的估計方法，即每人每年以消費一磅計，則中國每年當需鹼二〇〇、〇〇〇至二二〇、〇〇〇噸。其他遠東各國，約共消費二五、〇〇〇噸。下表乃示遠東對於鹼類消費量之約計數字：

第一表（每噸為一、〇〇〇公斤，以後均同。）

中國	自一五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〇噸
日本本埠	一四〇、〇〇〇噸
印度支那	八、五〇〇噸
朝鮮	七、五〇〇噸
非律賓	四、五〇〇噸
俄屬遠東	二、〇〇〇噸
台灣	一、五〇〇噸
共計	三六四、〇〇〇噸

全世界消費之鹼，均由印度，埃及，亞刺伯鄰近之亞丁，非洲之美佳特湖（Magadi Lake）以及委內瑞拉等處之自然鹼所供給。凡此種種之重要產區，悉處英人控制之下。日本嘗有一時圖攫取美佳特湖之自然鹼權利，顧卒未成功。

世界鹼之生產，乃集中於少數鹼生產家之手，如著聞於世之蘇爾惠組合（Solway Group）等是。因之欲圖開闢一新泉源，遂感困難。彼遠東之任令巨大之鹼類泉源，蘊藏於地者，即以此故。照現下情勢，雖遠東及西伯利亞諸地，貯有豐富之鹼類，不僅可供彼等一己消費，兼可輸出海外；但欲得歐美資本以發展其鹼類實業，雖一分亦不可得。方當歐戰之先，俄羅斯嘗於西伯利亞西部之巴瑙爾（Barnaul）地方，着手從事鹼類企業，頗著成效。但隨被蘇爾惠組合收買，使之閉歇。

遠東蘊藏之自然鹼，及用阿摩尼亞法製鹼之原料，——商品鹽——均甚豐富。即以中國沿海產鹽一帶而論，苟管理得法，不難劃出必要數量之鹽，以製造充分數量之鹼，藉供全遠東之消費。再就別一方面言，中國本部若干區域，暨滿洲，蒙古，以及俄屬遠東各地，均有自然鹼湖，貯藏巨量之鹼。且其間幾多鹼湖所在之處，極便設立偉大之製鹼廠。

特在目前，欲開拓遠東鹼類之豐富泉源，殊非易易。僅有少數地方，從事製鹼，而方法又甚幼稚，產品復至粗劣。故如欲製鹼，必須投以巨資。但在中國，雖為蘊藏鹼類最富之國，吾人覺其無能為力；所有者，僅不過土著之工作，與些微之資本而已。復因世界鹼類貿易之一切狀況，均為大資本之少數英國鹼類生產家所把持，是以歐美之資本家，咸趦趄不敢冒險投資，以與前者相角逐矣。

中國本部及滿洲蒙古之實際鹼類實業，因方式非常幼稚，對於其所產鹼之總數量，完全不能得到確切之數字。僅有幾處最大之當地企業，得由多少相近之正式估計包納之。本文關於中國部分所根據者，即採自北京地質調查所之正式統計，不過顯較實在之數字低落遠甚。獨關於日本本部之數字，較爲確實可靠。

第二表　遠東鹼類產量表

	噸數	約値美金		附註
中國本部	三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	據北京地質調查所最少估計，包括滿洲在內，共爲五〇、〇〇〇噸。每噸價値關平銀三八兩。（合美金三〇元）
北滿洲	一八、八五〇	五六五、五〇〇	一九二五	根據北京地質調查所及著者本人之統計合併而成，每噸價値美金三〇元。
南滿洲	一、二〇〇	三六、〇〇〇	一九二五	所得材料，來自同源。惟此項數字，較實際爲低。中國，滿洲所產品級低次，其普通之製造方法，即係幼稚的蒸發法。
內蒙古	六、一五〇	一八四、五〇〇	一九二五	估計僅以察哈爾所產，在張家口出售者爲限。此外尙有大宗之鹼，直接自內蒙古運至甘肅，山西，承德，洮南等處，每噸價値美金三〇元。
外蒙古				僅有土著所產之粗鹼，數量甚難估計。
日本本部	一二、〇〇〇	五四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	根據 T. Nishikawa 教授之統計，每噸價値日金九〇元。（約合美金四五元）
印度支那	一、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	一九二五	根據 Service des Mines de l'Indo China。生產方在開始，每噸價値美金四五元。
俄屬遠東				係在 Zabaikalia 地方開拓，僅得一短時期即止。（一九一二）
台灣				僅在歐戰期內開拓一過，係用鹽製造。
菲律賓				正在計劃設立一製鹼廠。（用鹽製造）
共計	六九、二〇〇	二、二七一、〇〇〇		

夫遠東固不僅具有鹼類之豐富泉源，抑且消費之量殊巨；而一觀右表，試問鹼類實業在遠東發展之微弱爲何如？且僅日本本部，及印度支那之鹼，係用新式機械製造；餘若中國本部，滿洲，蒙古之鹼業，均沿用舊法組織，祇能產出低級之貨品。

因日本中國，及其他遠東諸國，對於鹼類需要之積極的繼續的增加，遂使就地鹼類實業有努力發展之必要。誠以亞細亞遠東——中國本部，滿洲，蒙古，及俄屬遠東——所貯之鹼類原質，苟能創立一恰當之鹼類實業，不僅可供就地消費，兼可輸運出口。在此諸國中，日本本部乃處於最不利之地位。彼無鹼類泉源，故永久須仰給大宗之舶來品也。就現勢觀察，關於遠東有循現代軌道急切發展鹼類實業之必要一節，當無

二種見解。其惟一問題，即如何獲得充分之資本暨如何決定揀選一適當之場合，以備建立一新式的鹼業之大中心點是也。

關於遠東各地鹼類泉源之詳細情形，當於稍後述及。惟此處應先表明者，則以北滿洲之貝爾加（Barga 譯音）地方，實為自然鹼最富之泉源所在也。

該處有二大組之自然鹼湖，位於距鐵路不遠之處。除具有其他便利情形外，兼以該段位置之佳，頗堪特別注意。蓋不特供給當地消費利便，抑且極便輸運出口也。

在過去數年中，著者對於貝爾加首鎮海拉爾設立一大鹼廠之舉，亦嘗加以研究；而幾多外國公司，有時亦頗關心此事。故該地時時有專家之足跡。據其間若干專家之論結，以為其他位置，適鄰鐵路，若果建築一偉大之鹼廠，可使巨量之鹼，運輸至日本及中國。

雖然，此時欲求外國資本確實指供此種目的之需，一如世界鹼類生產家蘇爾惠組合等之所為，殆無多大希望。即企圖招致外國資本在中國本部設立一新的製鹼廠，亦難成功。照生成之形勢觀察，除非世界鹼類生產家自行加入，否則欲覓其他之外國資本，從事與英國生產家相競爭，頗非易易。

在世界鹼類市場確切情形之下，英國之遠東鹼類輸入家，收穫良佳。但彼等所有之資本，早被束縛於非洲，印度，及其他各處；故欲彼等投資於當地之鹼業，勢所難能。要之，如欲依照現代軌道，發展遠東之鹼類實業，其最易解決之法，莫如就地向中，俄，日募集資本。而惟一國家之亟思解決鹼之問題，兼有實在資本，可以供給者，當然為日本。誠以彼邦在過去數年中，研究此項問題，不遺餘力。業經定有一種計畫，擬以日本之資本，於遠東某地，創設一巨大之製鹼廠。此舉若成，將使日本獲利非淺；抑且此後可由日人操縱遠東之鹼類市場矣。

綜合上述，連同後列鹼類產區之詳細敘述，可見中國本部，北滿洲，蒙古，俄屬遠東，及中國沿海產鹽一帶，實具有鉅大之鹼類富源。或為自然鹼，得之於大湖巨泊；或則由鹽田所產提製。外間盛傳近來日本謀在貝爾加地方，開拓鹼類實業，彼邦對此問題，業在研究。特彼等苟非於洮南及海拉爾之間，建築及控制一條鐵路，恐難於彼以利。因一有鐵路，始可得低廉之水脚，直接由海拉爾運至大連也。此一計畫，現下似已完全放棄。據日本報紙所載，已別有一計畫，擬在南滿洲關東租借地，設立一製鹼實業之大中心點，以其地可用海鹽製造巨量之商品普通鹼也。

根據業在日本報紙公布之統計，一般日本專家估計在關東租借地用阿摩尼亞法所產之鹼，其成本每噸——計一、〇〇〇公斤——為日金五一·九一元。此係指一普通廠而言；若貝爾加海拉爾地方之一大鹼廠，所出之普通商品鹼，成本較廉，每噸約在日金二四元至三八元之間。特是貝爾加之地理，雖無往不宜，然日本深信苟一旦在大連鄰近，設立一大鹼廠，足使資本家對於貝爾加之鹼業，裹足不敢投資。彼等並信即以估計之成本日金五一·九一元而論，亦不慮被英國進口家打倒。

因日人知英國以鹼灰供給遠東各口岸，其成本每噸不能再廉於日金九〇元也。

無論日本此項計畫之基礎，是否堅固，要當於詳細研究遠東可應用之鹼類泉源之後，即或爲總個的觀察，或分別剖解產鹼各區之普通情形，用備發展此項實業，然後加以評斷，似較妥善。

二　北滿洲之自然鹼

左列北滿洲之三處地方，均各藏有巨量之純粹自然鹼。

一、在黑龍江省貝爾加鄰近中東鐵路一帶。凡鐵路兩旁均產之，而以海拉爾城爲中心。

二、在黑龍江省 Nomni 河流域之 Siachetze 及 Sartu 二處，——均中東鐵路站名——而以齊齊哈爾爲中心。

三、在吉林省扶餘縣。

關於上述第一二處地方，多少對之得有充分之報告。緣二處均經專門家親往調查多次，根據確切之一切統計，當知貝爾加實爲存貯自然鹼之最重要所在。

貝爾加原爲蒙古獨立區域，現改隸黑龍江。海拉爾即其首鎮，位於哈爾濱之西七九二基羅米達。海拉爾之南北二境，有二大組之自然鹼湖，平均面積在五〇〇平方基羅米達以上。每組各有湖泊無數，普通均相銜接，各距鐵路不遠。北方組中最近一湖，離路軌祇一五至二〇基羅米達。此等地段，均係草原壤土組成之平原，堪供中國舊式車輛及摩托車之良好道路。而建築製鹼廠最便利之自然場合，莫如海拉爾，因可於其地之南北二境，以廉價收買粗鹼也。

關於貝爾加鹼湖情形，雖其所產之自然鹼總量，有約略之估計，但因無特別偵查之材料，甚難爲精密之統計。惟其貯積數量之偉大，要無可疑。根據一有身分之鹼專門家約略估計，此人曾到過貝爾加考察數次，以爲僅僅南組湖泊，已殊易將中日二國所消費之鹼，由其完全供給。易言之，即每年至少可產鹼二五〇、〇〇〇噸也。

貝爾加之自然鹼品質殊爲純粹，大抵較輸入遠東之不列顛及加利福尼亞結晶鹼所含之炭酸鈉尤富。中東鐵路之化驗室，嘗舉行分析，表示滿洲及外國進口之鹼內所含炭酸鈉及硫酸鈉之百分比如下：

第三表

	滿洲鹼		輸入結晶鹼	
	蒸發的	自然的	英國的	加利福尼亞的
炭酸鈉	三八·九	二八·九	二〇·〇	三二·〇
硫酸鈉	六·一	一一·九	一七·四	一一·〇
水	五四·五	五八·二	六二·二	五四·〇

貝爾加諸湖之自然鹼及蒸發鹼，其所含之硫酸鈉成分，約自百分之六至一二。較華人墨守陳舊之開拓方法，不能製造良好品質之鹼，以供

食用者，卽以此故。雖最簡便之酸化方法，在土著之鹼類生產家心目中，亦尙未嘗夢見也。

貝爾加諸湖水中，所含鹼之成分，至不一律。其中確在工作之 Chassun-Nor 湖水中，僅不過含百分之四・九之鹼；然搴知在同一地段，有許多之湖，其水中所含之鹼成分，當達百分之一一・五。根據一九二一年中東鐵路化驗室之分析，所有貝爾加南組諸湖，乃以三種湖泊組成之，卽鹼湖，鹽湖，及適中湖是也，其水中所含各種成分，有如下表：

第四表

物質	鹼湖	鹽湖	適中湖
停滯不化物質	〇・〇	〇・〇三八	〇・一三〇八
同上，酸化之後	〇・〇	〇・〇三二四	〇・一一七三
固體沈澱物	四二一・五八	九一・六八	一五・三五三二
同上，酸化之後	三九四・六六	八九・四八	一四・六一三
硫酸鈉	七一・〇〇九	二〇・三二	三・四五二
炭酸鈉	一一五・一四	四八・八六八	六・〇五九
綠酸鈉	二三・一三	二〇・六五四	五・六〇八
其他鹽類			

目今在貝爾加地方，僅有二處之自然鹼湖，由華人於一九一九年起，開始開拓。湖名爲 Chassun-Nor 及 Bain-Tsagan-Nor，均在海拉爾之南。該項實業，完全操於華人之手，而生產方法，亦至幼稚。在最近數年中，總計兩湖確實產額，每年約有八、〇〇〇噸，均銷售於海拉爾。

齊齊哈爾之鹼湖，均在 Nonni 河流域一帶，位於齊齊哈爾城之東，適當鐵路與河流之中，鄰近 Lamatientze，Siaohetze 及 Sartu 諸站。按齊齊哈爾區域之出鹼，時期遠在貝爾加之前。該地土著之煉鹼爲業者，在五十家以上。惟範圍狹小，平均每年產額約一〇、〇〇〇噸，其生產方法之幼稚，一如貝爾加。所出貨品之大部分，均銷售於齊齊哈爾，供當地之消費。

北京地質調查所一九二五年份對於黑龍江省鹼類總產額之估計，共得一八、〇〇〇噸，每噸值關平銀三八兩。

扶餘縣位於松花江上游，城西爲少數之自然鹼湖，早經從事工作；惟爲數無多，全年產額難逾八五〇噸，均供當地消費。

由此觀之，北滿鹼類之確實產額，以十分穩健的方法估計，全年共約一八、八八五〇噸，且幾完全供土著消費。

哈爾濱及沿鐵路一帶之俄人所消費之鹼，祇舶來品一種。尤堪注意者，北滿具此豐富之原料，乃哈爾濱一處，往往祇能購得英人輸入之美加特鹼，（非洲所產）而其品質實較次於當地所產。核計輸入北滿之鹼，平均年約二、〇〇〇噸，益以當地之產額，吾人遂可約知北滿一年中所消費之鹼，在二〇、〇〇〇噸左右。

當地製造之鹼，在哈爾濱出售者，爲數至微。根據哈爾濱商會報告，一

九二五年份在哈爾濱出售之當地鹼類，計黑色粗品鹼，每噸值墨幣三六元，白色結晶鹼值墨幣六一・一二元；同時進口之苛性鹼，每噸市價常在日金一五二元至一八三元之間。

最爲當地鹼業發展之障礙者，厥惟鐵路運費之昂貴，因之現下當地製造之品，幾乎完全銷售於海拉爾及齊齊哈爾二處。僅有少數在哈爾濱市場發賣，則由中國舊式車輛，傍鐵路鄰近之通衢輸運抵此也。

一九二四年間，嘗有一種計畫，擬於海拉爾建築一製鹼廠，預備全年能出貨一六、〇〇〇噸。此項計畫曾加詳細研究，蓋鑒於海拉爾普通廠所製鹼灰之成本，每噸祇日金二四元至三〇元也。

三　南滿洲

奉天省內之自然鹼湖，可於新近設立之洮昌道（Taochangtao 譯音）特別區域覓之。其間最重要之湖，爲 Tapussu 及 Polishan，有少數中國公司在該處製鹼，顧數量殊屬無幾。Tapussu 湖在 Cherim League 內，而 Polishan 湖，則爲自然鹼湖大組之一，位於新遼西河（Hsi-Liao-He-River 譯音）上游。所有二處出產之鹼，輸運至鐵路各站，以便再裝至營口。惟每年究竟總額若干，無確切數字可考。

日本方面對於 Polishan 及 Tapussu 二湖，業經加以研究。據稱 Polishan 湖所在一段，更便於鹼業之發展；特是雖有此言，始終未見着手進行。要之無論 Polishan 湖或 Tapussu 湖，決不能供應如貝爾加地方同樣富饒之鹼質耳。

除自然鹼外，南滿洲兼有用海鹽製鹼之可能。此項海鹽，即可於遼東半島之海鹽場得之。關於此節之詳細情形，當於稍後另段述之。

四　中國本部

鹼灰在化學工業上，爲一種不可或缺之品，雖則中國對於化學工業，尙未有如何之發展，然每年消費之鹼，數量至鉅，則以人口之巨有以致之。以英國輸入，蒙古輸入，及當地所產之鹼，加以考慮，根據日本調查，每年當達二〇〇、〇〇〇噸。北京地質調查所長翁文灝博士，亦信中國消費之鹼，其數量決不在日本本部之下，即一四〇、〇〇〇噸是也。但著者傾向日人之估計，似覺更形確實，且鹼類在中國之消費，年見激增，尤以上等之鹼需要日見增加。而外國鹼類之全部輸入，均操之於一二英國行家之手，與日本處境正同。故鹼之一問題，在中國方面關切之甚，亦殊不亞日本也。

英國輸入中國之鹼，每年在六〇、〇〇〇噸之上。例如一九二四年度，共得六一、七七一噸是也。而每年自內蒙古運來低級貨品之鹼，爲數亦不在少。

中國有二種原料之永久泉源，可用以製鹼。彼渤海黃海沿岸一帶之鹽田，苟施合理的開拓方法，不難每年劃出四〇〇、〇〇〇噸之食鹽，以阿摩尼亞法製成二〇〇、〇〇〇噸之鹼，惜乎迄今猶未見實現也。

第二種之原料泉源，即係隨處可覓之自然鹼。除北滿洲外，其他中國諸省，如甘肅，山西，陝西及內蒙古之熱河，張家口，察哈爾等特別區均產之此二種之鹼粕原料，儘堪供中國發展其一己之製鹼實業，將全國消費之鹼，悉由本國生產，但至今未聞有所舉動也。

缺乏資本與創造能力，是為阻礙中國新式鹼類實業發展之最大原因。照目前地位而論，中國製鹼方法，可謂幼稚已極，故產品色作褐黑，品質殊劣，殊難與輸入之英國鹼爭雄於市場也。

中國對於製鹼實業，向未加以注意，故中國所產之鹼，究竟總額若干，僅能得有少許之報告；而得自正式機關之統計，每覺過於簡略，欲藉以組成任何相近之概念，殆至不易。且中國之海鹽，始終未嘗用以製鹼，亦無人計畫及此。惟最近日本謀利用關東租借地之鹽場製造鹼灰，是即現存之惟一計畫。大抵中國自產之鹼，確實得之於自然鹼湖者，可於左列諸省覓之：

第五表

省別	產區
甘肅	寧夏縣
陝西	神木縣
山西	數處
察哈爾	正藍旗（Chenglangchi 譯音）
熱河	數處
奉天	洮昌道
黑龍江	海拉爾等處
吉林	扶餘縣

山西一省，平均每年可產鹼一二、〇〇〇至一四、〇〇〇噸，其中八、〇〇〇至九、〇〇〇噸，為精煉之品。

陝西甘肅二省自然鹼湖甚多，故巨量之粗鹼，均在該地製造，行銷於中國內地。但此二省之製鹼實業，尚在胚胎時期，估計每年產額，共約一五、〇〇〇至一六、〇〇〇噸，益之以山西所產，是中國本部全年之產額，僅不過三〇、〇〇〇噸之譜。

嘗有一美國鹼類專家，五年之前，曾一度調查中國之鹼業情形，深信若設立二所新式製鹼廠，一在張家口，一在陝西或甘肅，如是即可供給全中國所消費之鹼矣。

五　內外蒙古

自然鹼湖及鹽湖，在內外蒙古均常遇之，關於外蒙古之自然鹼泉源，極少詳細調查；但知內蒙古與中國邊境相近之處，有無數組之自然鹼湖，在商業上佔有重要地位，開拓之範圍頗廣，而所產數量之巨，自在意中。

蒙古輸出之鹼，運至中國及西伯利亞者，在蒙古之貿易上，往往非無關輕重之商品可比，其地位蓋甚重要。然對於此業之發展，極少加以注意，例如正式之海關統計，鮮有詳細提及，其明證也。又如自外蒙古鄰境輸入俄屬 Zabaikalia 之鹼，數量不可謂少；然吾人從未見俄國海關報告册上，有任何之提及。關於中國邊境之情形，正復類是，僅僅經由張家口及奉天輸入中國者，記錄於海關貿易册上；至蒙古鹼運銷中國之由其他邊境路線進口者，卽不能得其確實數字矣。

蒙古鹼輸入中國之數量，欲得一多少相近之估計，僅能彙聚內蒙古所產之鹼，在張家口熱河及洮南等處中國市場銷售之情形，暨經由山陝，甘諸省許多孔道進口數量之巨，併加考慮，如此當可約知蒙古每年輸入中國之鹼，總額殆不下二〇、〇〇〇噸。在別一方面言，儘有充分之見解，認定此項進口總額，應爲二五、〇〇〇至三〇、〇〇〇噸。

因缺乏確實與詳細之統計，故此處祇能偶舉內蒙古鹼類輸出之情形一二。根據北京政府經濟討論處之可靠調查，所有中國每年購用察哈爾東部 Dolon-Nor 湖所產之鹼，平均計一、八〇〇噸。按此湖出品純潔，仕中國售價，與進口之英國鹼相同，係以熱河爲其批銷市場，隨於其地直裝至潞安河。（Luanho 譯音）

欲知蒙古鹼輸入中國情形，張家口實佔重要地位。最近可靠之報告，係一九二五年日人調查張家口鹼類市場時所編製，此項報告，載於一九二六年東京出版之日本雜誌 "Sina" 上，據稱張家口每年交易數量，不下六、〇〇〇噸。此係指察哈爾鄰近之自然鹼湖製造之鹼而言；除察哈爾外，尙有巨量之鹼，在內蒙古，綏遠特別行政區內之數地交易。顧欲知自綏遠境內輸出之鹼之確實數字，殆不可能，特辟之北京政府經濟討論處之調查，約知綏遠一處，每年指銷北京之鹼，計三、〇〇〇噸。

內蒙古與陝西交界一帶，有數組之自然鹼湖，貯鹼甚多，現下確經開採，輸入中國者，祇得二湖，名爲 Chahan-Nor 及 Nalin-Nor。據稱輸入之量，頗不在少，但不能得確實數字。

與甘肅交界之阿拉善（Alashan 譯音）及愛斯丁哥爾蒙古地，（Estingol Mongol 譯音）所產之鹼，數雖不巨，然日見增加。該地自然鹼湖頗多，製成之鹼，往往在蘭州售得善價，以其品質佳也。

熱河及內蒙古東部諸旗，均可覓得不少之自然鹼湖。其中有大數湖泊，業在開拓，所產之鹼，大抵售於奉天，供該省之消費。雖不得其總產額之確實數字，但照前文所述，洮昌道每年銷售之鹼，計有一、二〇〇噸，均直接輸至營口。

外蒙古之鹼業情形，鮮有悉其底蘊，但其鹼源之富，不問可知。據稱外蒙古無一處山谷巨凹，不能覓見自然鹼湖。東部諸地，有無數純粹之自然鹼湖，而克魯倫河流域，及銜接俄屬 Zabaikalia 一帶，尤富有自然硫酸鹽湖。特是蒙古鹼雖日常供給 Zabaikalia，外蒙猶未知製鹼實業爲何物。土著蒸發之鹼，在境內原有多處，但出品往往太粗，不適食用，故常冠以「洗濯曹達」之名，而蒙人亦專用於此項目的也。

日本鹼類專家 Nisshyama Eikwu 氏，嘗將內蒙古鹼類之若干詳細狀況，公布於世。（見一九二六年份東京出版之"Sina"雜誌）據稱察哈爾綏遠及內蒙古 Ordos 一帶之鹼類泉源，如欲發展遠東製鹼實業，於此宜特加注意。此種見解，與美國專家於一九二一年調查中國鹼類情形後所持之論調，完全相符。彼之最後意見，以為中國建築大鹼廠最適宜之地點，莫如察哈爾之張家口及陝西邊境一帶，以便利用 Ordos 豐富之自然鹼泉源。

六　日本本部

日本之化學紙，絲，等項工業，日益發達，而鹼灰實為此中不可或缺之原料。歐戰以前，祇須數萬噸之鹼，儘足供工業及人民之一切需要。日者日本消費數量，已達一四〇、〇〇〇噸，且有每年激增之趨勢，預料不出數年，每年當需二〇〇、〇〇〇噸矣。

日本自己所產之鹼灰，全年祇得一二、〇〇〇噸，限於地質，別無更圖發展之望。據稱日本每年斷難設法產出一五、〇〇〇噸以上之鹼灰，所有與日本適宜之一切鹽類市場，卽利用之以製鹼者，均為英人壟斷。祇有來自西班牙，埃及之鹽，為日本惟一相宜之鹽，但若恃為製鹼原料，成本實覺太昂。故日本所需之鹼，除自產外，其餘均以巨金向海外購得，尤以英人之輸入為最鉅。中如 Brunner Mond & Co.（卽卜內洋碱公司，上海亦有分行）一家，每年交易金額，達日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政府時時思在日本本部，發展其自己之鹼業，顧結果往往失望，不能與英國進口家相競爭。蓋日本缺乏製鹼必需之原料，卽鹽類是；故如欲在國內製鹼，必須出重價輸入外鹽也。

方當歐戰期內，日本嘗設立二製鹼廠，用阿摩尼亞法製造鹼灰；但因此法技能上之困難，加以英，非進口家競爭之烈，是以戰後卽行閉歇。此外日本於台灣亦嘗製鹼，卒因成本低廉之不可能而失敗。

顧日本渴欲解決此項問題，是以歐戰甫終，卽派鹼類專家 T. Nishikawa 教授，渡海至非，考察美佳特湖所貯之自然鹼狀況。蓋該處所產之鹼灰，輸入日本，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價格殊為便宜也。推日本之意，似擬儘量收買非洲美佳特湖之鹼田，以期獲得一永久之鹼源。但因卜內門公司力能控制美佳特湖鹼田之權利，故日本此項計畫，完全失敗。

就一切事實上觀察，日本對於希望在己國製造充分鹼類一舉，近已完全放棄。除力圖攫取美佳特湖之製鹼權利，有如上述外，在戰後數年中，不惜屢屢調查北滿貝爾加，及南滿奉天境內之鹼業情狀，暨日本投資之可能與否。然貝爾加鹼源雖富，尚難具有日本之必要條件。蓋日本原以控制遠東之鹼類市場，為其惟一企圖也。因此日本邇來轉而祇注意於彼所能控制之原料泉源，卽關東租借地之海鹽田是也。

試一衡過去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三年中日本報紙發表之論調，卽可證明日本頗欲於關東租借地建立一偉大鹼業中心點。彼

邦專家對於此一問題，業經從事研究，彼等且已確定能得充分之食鹽，以供給提議之製鹼廠；并曾估計所有產品成本具有儘量低廉之可能，不懼英國進口家之競爭。彼等兼信自此不難操縱遠東全部之鹼類市場云。

七　日本謀在關東租借地設立一新式大製鹼廠之計畫

在現下幼稚的開拓方式之下，所有關東租借地每年出產之鹽，已不下二〇〇、〇〇〇噸；但可應用之新鹽田尚甚多，殊易照現下產額增加一倍，即三八五、〇〇〇至四〇〇、〇〇〇噸是也。（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斤）根據此項數量，則關東租借地所得之鹽，可以製成二〇〇、〇〇〇噸之鹼灰，蓋每二噸之食鹽，可以製成鹼灰一噸也。（商品普通鹼）

根據日本 T. Nishikawa 教授觀察，此人即負關東製鹼之全部計畫責任者，以爲關東之鹽，特宜於製鹼實業，是故關東租借地者，實爲日本發展製鹼業之最佳的惟一的地方，以之製鹼，不特可獲巨利，且可使英國輸入中國之此項商品，爲之減少。

該地自然的利益，據上述專家觀察，即在可以出低廉的成本，用日光蒸發人工鹽。誠以該處未闢之地甚多，均可改作鹽田也。又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凡關東所產鹼灰，輸入日本各口岸，均免納進口稅；而自外國進口之鹼，每噸納稅貴至日金九・二五元。

按照日本報紙業經發表之各項計畫，第一所之新製鹼廠，預擬設於 Pulantien，每日備出貨一二〇噸，如是全年共可出鹼灰四〇、〇〇〇噸。至於此廠之生產成本，估計每噸爲日金五一・九一元。若運至大阪，神戶，則每噸成本須增高至日金七三・一九元。此外再須加上日金四元，作爲所投資本之利息，及其他銷售費用，如是每噸共計成本日金七七・一九元。

日本國內鹼灰之尋常市價，每百磅爲日金四・五元，或每長噸日金一〇〇元。根據日本在關東設廠製鹼之預算，參照此項市價，每噸可獲利二二・八〇元。聞日人對於此項企業之投資總額，預擬爲日金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估計利潤有百分之一四・六云。

於此必須表明者，則以日人自己對於關東租借地製鹼業之積極發展，期望並不甚奢。據 Nishikawa 博士之意見，以爲日本必須經過一長時期之工作，方能產出適應本國需要之鹼灰。在開始數年內，或能產出全國每年消費量一四〇、〇〇〇噸之三分之一，四五年後，當可得心應手云。

上述計畫，已在執行期中，據稱工廠不久即可開業。特是著者頗願讀者對於事實上加以注意，蓋此項全部計畫，乃根據日人之臆斷，以爲外國進口之鹼灰，如欲運銷遠東各口岸，其成本每長噸至少須日金九〇元；然據著者觀察，彼關東租借地所出之鹼，按照估計成本雖至多不過七七・一九元，特天下之事，往往超出預料之外，深恐此數之不敷應付

一切費用也。日人苟一回溯其南滿洲安山製鐵廠之昂貴成本，當不河漢此言。

八　俄屬遠東

俄屬遠東居民稀少，化學工業又不發達，故對於鹼類，無巨量之需要，估計每年消費至多不過二〇〇〇噸，均完全自海外輸入。其餘西伯利亞諸地鹼類之供給，乃來自烏拉嶺。歐戰以前，西伯利亞每年消費之鹼，平均約六、七〇〇噸。持與人口比例，每人每年約占一・三磅。其中百分之八一・三，爲商品普通鹼；百分之一八・七，則爲苛性鹼。

西伯利亞之鹼源，向未詳加注意；但西伯利亞西部之巴瑙爾自然鹼湖，及 Sabaikalia 之 Goojir 湖，（即自然硫酸鹽湖）其所貯鹼源之充足，無論在此二地中任何一地製鹼，均堪供西伯利亞之全部消費。

俄屬遠東之鹼源，就所知而論，當在 Zabaikalia 省。該處有無數之硫酸鈉湖，通常均稱爲 Goojir （自然硫酸鹽）湖，是卽製造鹼灰之最經濟的原料。其中重要諸湖，據多少調查所得，有如左列：

一、赤塔之 Doronin 湖。

二、在 Selenguinsk 城近旁之 Selena 湖。

三、Bargusin 諸湖。

四、Kairan 湖。

五、在 Zabaikalia 東部之 Barzia 湖。

在 Zabaikalia 省境內諸湖，其業經出鹼，繼續不斷者，厥惟 Doronin 湖。此湖密邇赤塔，最初之製鹼企業，創立於一九一二年，定名爲赤塔自然鹼有限公司，係少數英國資本。嗣以尋常政治關係，隨於一九一八年清理。但該公司在未清理以前，亦未見如何發達也。

關於 Zabaikalia 之鹽湖，及自然鹼湖之調查資料，太覺稀少。吾人雖約略知該地情形，並信有發展鹼業之可能，然要不能組成任何之嚴格評判。就中如 Doronin 湖，乃該地無數 Goojir 湖中之一。按其間幾多湖泊，每遠巨於此湖，而位置亦較爲利便；惟此湖係適處於中庸地位，堪爲該地一切 Goojir 湖之代表。據俄國工程師 W. M. Lyszinsky 氏最近調查，所有此湖貯積之純粹結晶鹼，照彼估計，共在三九三、〇〇〇至四五八、〇〇〇噸之間，如是每年產額，當可達一三〇九六噸云。

從鹼之生產上着眼，以考慮 Zabaikalia 之 Goojir 湖，當覺倍具價值。根據專家證明，用自然硫酸鹽（Goojir）製鹼，實較用人工硫酸鹽更見有利。苟能將得自自然硫酸鹽之副產，善爲利用，則如以 Zabaikalia 之自然硫酸鹽製鹼，其生產費必較用人工硫酸鹽卽世稱爲蘇爾惠阿靡尼亞法所製者賤甚。誠以 Zabaikalia 之自然硫酸鹽，僅含少許水分，最適於 Le Blanc 法之工作。新近俄國鹼類專家 Shanguin 氏，對於以上二法製成之鹼，曾發表其估計之成本比較表如下：

第七表

每一噸之純鹼(一〇〇%)得自—	Zabaikalia 廠之成本 戰前金羅卜	(美金)
Le Blanc 法	四五・五〇	二二・七五
Solway 阿摩尼亞法	七四・五〇	三七・二五

按右表之估計，係以同樣之情形，及同樣之原料費，燃料費，及工資爲基礎，結果凡用 Le Blanc 法製自自然硫酸鹽之純鹼（一〇〇%）較之用蘇爾惠阿摩尼亞法製成者，其生產費可低廉至百分之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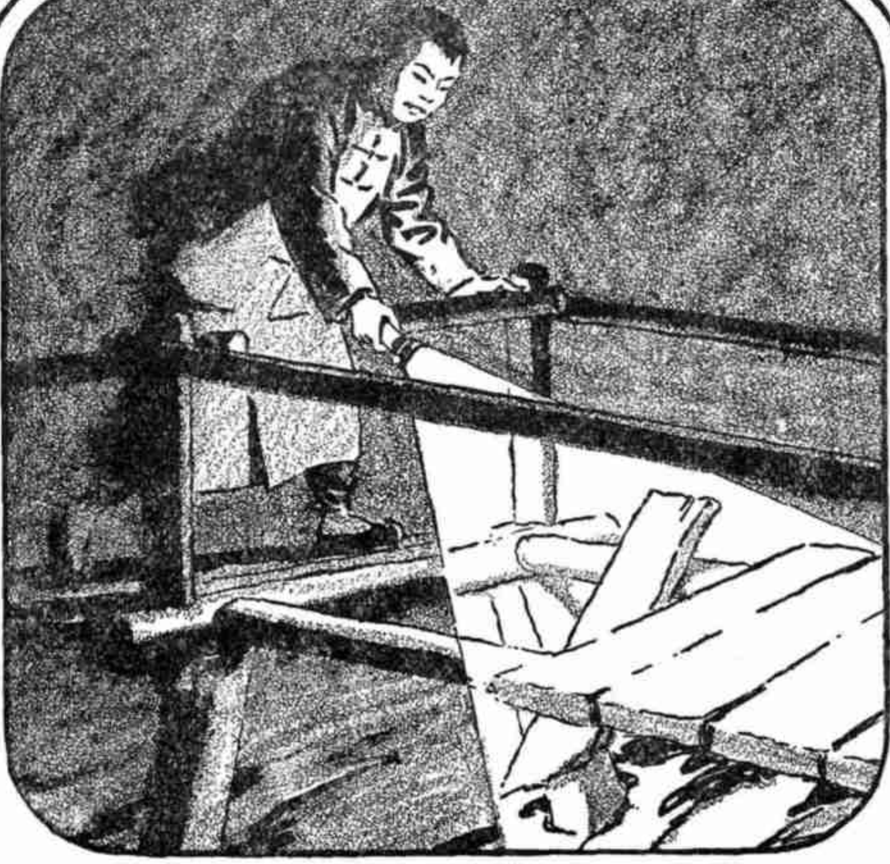
俄羅斯遠東當局，嘗計畫於 Zabaikalia 着手製鹼，但迄今尚未實現。而西伯利亞亦祇有二鹼廠，一在巴瑙爾，一在赤塔，開辦未久，均卽被蘇爾惠組合收買閉歇。赤塔之廠，尙無何等重要；惟巴瑙爾一廠，極有希望，一旦關閉，當無重開之望矣！

九　印度支那台灣及菲律賓

根據印度支那 Service des Mines 之正式報告，該地製鹼之必需原料，凡自然鹼及普通食鹽二種，均甚豐富。除土人從事工作，以供境內鹼之消費外，所有新式製鹼實業，方經開始着手。海防已設有一新式器械之鹼廠，所出貨品，甚且能供出口之用。據聞此廠甫於一九二五二六年開辦，故其第一次產量之確切數字，此時尙不能致。此第二表所示印度支那鹼之產額，所以僅從最少估計爲一、〇〇〇噸也。據正式報告，最近印度支那之製鹼實業，情狀至佳。

台灣島內之鹼業，無詳細之統計，可資參考。惟知日本當歐戰期間，極力思於台灣造鹼，且曾建築有一器械良善之製鹼廠；但大戰告終之後，卒因營業上之障礙，遂將此廠拆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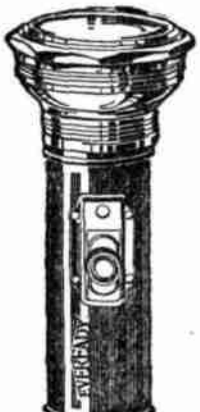
菲律賓對於鹼之生產，實處於不利之地位，旣無自然鹼之泉源，又無充分數量之食鹽。全島均恃輸入之鹼爲生，統計每年購自海外之苛性鹼，約有一、五〇〇噸，致普通鹼灰，當不下四、〇〇〇噸。近年該島鹼之需要，增加殊速，尤以玻璃業爲最。故已引起一問題，卽圖於菲律賓設立一小製鹼廠是也。據馬尼剌科學局估計，證明境內有用食鹽製鹼之可能，其成本每噸爲一〇二披索，等於美金五一元云。



欲防暗中危險
須用永備電筒

光亮射遠——經久耐用

各處電料百貨店均有出售



EVEREADY

1312 美國紐約永備電筒電池廠製造

即著名無線電用乾電池製造廠出品

東方(873)(1)銅

新語林

▲意大利黑衫黨要黨化兒童……文宙
▲摩些採風錄……伍況甫
▲迷信之印度——動物之天國……徵知
▲非洲人的以象耕田……哲生
▲水星的研究……姜長英
▲空前未有之星的分裂……徵知

意大利黑衫黨要黨化兒童

文宙

青年與兒童，似乎是野心的政治家所不肯放手的。記得去年美國某雜誌，曾有一篇記載，記俄國烏克蘭某村，蘇俄式的童子軍組織所謂青年列寧主義者的團體。以十歲左右的兒童，居然唱出蘇俄政治理論上的習用語，而且就濡染。現在我又見到記載意大利棒喝團式的童子軍組織的文字。慕沙里尼竟要在潔白無內容的童心中，深植他法西斯的種子，與蘇俄如出一轍。

今日的羅馬乃見到兒童法西斯黨員的活動。每星期日，總見到他們很活潑地在街市上行走，穿着黑衫，戴着黑帽，帽上飾着羅馬的黃鷹，項上繫着藍色的領巾，有時拿着一個束成的棍。現在意大利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青年，加入於牠那幾個青年的組織 the Balilla 和 the Avanguardia。經過五年的法西斯訓練，於是乃得成就一個兒童，這兒童除法西斯信條以外，不知有其他的條令。據估計，每年約有一五〇、〇〇〇新公民加入於法西斯黨，這些新黨員，都是從 Balilla 和 Avanguardia 來的。

年長的法西斯黨員說：他們是繼續的被二十二歲的青年黨員，排出於黨以外了。他們也預備讓路，因爲他們知他們自己已有相當的服務了。現在爲法西斯黨的希望的，乃是十六歲的青年。青年的成績與行爲，總得爲負責者所注意。有一個六十歲的意大利人新近說：『我太老了，黨不再需要我了，不過我有四個兒子，他們可以繼續上去，青年是我們所需要的！』

所以兒童法西斯黨員，便拿着棍，邁着步進行，跟着年長者的先例前進了。他們要在成丁以前，堅強他們的兩腿，堅強他們品格。慕沙里尼說：青年是今日意大利所需要的；一般的領袖公民，也說青年是意大利所需要的。需要青年，需要青年的呼聲，現在眞充滿了意大利了。

這裏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少年黑衫黨規律的嚴肅。某星期日的早上，有一小隊的黨員，從市街上行進而來。這一小隊人馬，在 Count Volki 的住宅前停步了。領袖者的右手拿着棍束。——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記號，——他發出休息的口號，隊衆便立刻分散，並立着互相交談。這隊中最小的一員，望去只有六歲，他破毀規則，坐在路旁欄石上了；別個小孩見此，立刻變了態度，他們停止談話了，各人的肩部挺直起來了，各人的眼光，朝向這個小朋友了。這小朋友，覺到這個情形，他立刻起立不坐，全隊總算沒有話講；幾分鐘後，領袖舉起棍束，全隊乃重又整隊進行。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意大利政府下了一條法令，要把全國的 Balilla 組織起來。照新規條說：凡年在六歲到十四歲間的男孩，得加入這個組織。十四歲以上的男孩，則加入於 Avanguardia。一面分告全國各區，詳實該組織人員加入時的儀節，和組織發展的形式。

自從這條法令實行以後，據報告有四〇〇、

○○○男孩加入於 Balilla，更有同於此數的男孩，加入於 Avanguardia。這兩組織的會員，現在繼續在增加。據傳說舊的法西斯團體，——就是跟着慕氏到羅馬或以後從成人中吸引來的人物，——不再需要有人加入了。

現在要成一個法西斯黨員只有從幼年接受信仰做起。心理學家說：一件事愈覺得獲之非易時，便愈覺得值得去獲得了。慕氏這個計劃，倒是一個心理學家呢。

訓練是少年法西斯黨員的第一件要緊事體。孩子一進入學校而加入了 Balilla，訓練便開始了。在 Avanguardia 階段時，情形更緊張。這組織的人員所做的事：有防衞舞劍，有擊拳，有球戲，有鄉間的星期旅行，有戶外運動及競賽。

還有童子軍全書，也拿法西斯全書替代。此全書中，裏邊新添幾章，是專事訓練少年意大利公民的。全書中所述，不但要求嚴格的訓育，個人的整潔服務的精神，並且要求有都市政府的智識。少年法西斯黨員，早年就認清了他的責任。他從年長的黑衫黨員處，學得種種的事體，正如上述的幼童從同伴不語的神情中，學得一種訓練。

入道之神在嘆息了



那些聰明的政治家，爲什麼還找不出達到和平的路呢！

慕沙里尼曾對意大利議員演說：『我們現在是從事於重行鑄造意大利，要把她從地板舉到屋頂去。我們只是在開始工作，將來要發生些什麽則不得而知。總之反法西斯主義者，必將減少到極小數，他們只好在記憶上生存着。』

男孩的法西斯黨員，在以織組的訓練，堅強他的兩腿，堅強他的品格，同時他的姊妹們，也起來了。她從意大利家庭的隔絕中衝出來。她穿上制服，她如她的兄弟一樣，她也有了姊妹會。她如年在十二歲以下，她便加入 Piccole Italiane。她如年在十二歲以上，她便加入 Giovani Italiane。這兩個組織的目的，都要訓練青年的女子，以成社會有用之員。

今年五月月終，羅馬有 Giovani 會員的全國大會集。此時意大利各省的少女，結隊而來。少女們有這樣的事，在意大利還是第一次。在她們看來這樣的遠赴都城參預公共活動，實在是一個新奇之事。此次到會的少女，當有三○○、○○○人左右，意王意相都要親自到場。

原來意大利法西斯黨，對於訓練兒童這件

工作，決不肯放手的。Balilla 與 Avanguardia 的活動，是意相慕氏對於兒童黨化工作中的積極方面，消極方面，還有與教皇爭奪兒童的精神教育權這回事。即意大利政府，要把青年教育全部攫取了來，並廢除一切不在法西斯指導下的青年組織。法西斯黨，近來從 Balilla 和 Avanguardia 兩組織，吸入了三○○○○○○個青年，益見這兩組織的重要。因此慕氏確切下令，禁止 Balilla 以外一切有關於青年知德精神教育的組織，這自然包含了對加特力教童子軍的禁止的意義。因此極令教皇不滿，而引起了各地的討論。

麼些採風錄

伍況甫

雲南麗江，在唐宋為麼些蠻地。「些」讀同「娑」，與「拉薩」舊名「邏些」之「些」同音。據讀史方輿紀要一百十七卷十九頁，麼些，僞作「麼沙」，一名「摩荻」。舊雲南通志暨皇朝職貢圖俱作「麼些」。今從紀要一統志諸書稱麼些，以歸齊一。境內多山，地氣高寒。習性風尚，多為外人所不悉。惟余慶遠維西聞見錄記載較詳。近有美國地理學會雲南探險隊，深入其境，採風問俗，頗多尋獲。該隊隊長洛克(Joseph F. Rock)作記刊於美國地理雜誌(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敍述精審，得未曾有。爰譯一過，以饗我國關心邊務之士。

* * * * *

滇藏之交，萬山叢沓，積雪皚皚。高逾二萬英尺之秀峯，所在多有。羣山之間，淪為幽谷，深邃莫測。其中坡坂迤邐，土人居焉。中國向稱此族曰麼些(Moso)。地勢險阻，教化難及。與東北兩方之漢族，素鮮聞問。所相觸接者，無非鶩下之小部落，勢力尤在麼些之下。其惟一強鄰，不過西北之藏人而已。

麼些人自稱那希(Nashi)。崇信巫術，迄今不變。其鄰藏族，雖亦初尚巫覡，然自佛教傳入，早已取而代之。惟今日西藏之喇嘛教，實已降為魔道。魑魅魍魎，登諸廟堂，全失釋氏之眞矣。麼些為藏緬錯雜而生之族。今雖式微，然究其往昔，固一世之雄。其王建都於麗江舊城，故名壹格庫(Yigku)

麼些之地，雪山綿亙其中。人種雖日就微下，而天險之可據可守，依然如故。髣髴歐洲中古，諸侯武士之坐擁金湯焉。大江橫貫，一線中開；五丁巨靈，電劈雷轟。山脈蜿蜒，如走龍蛇；北趨川邊，極目無盡；三峯雄峙，戴雪終古。景物奇偉，有如此者。山坡之上，偶遇小原，則太古冰湖之遺跡。土人結廬而居，熙熙陶陶，樂其天眞。擊燧取火，燃松作炬，或採鼠麴以當乾艾。蓋完全石器時代之生活程度也。

麼些以農為業，履艱歷辛，竟能歷久不替。考其來源，則西元前十六世紀，中國載籍已有及之者。謂為西徼之人，名曰「儂」(Nung)「戎」(Jung)，或「怒戎」(Njung)，然語焉不詳，難以徵信。迄西元七九六年，即唐德宗貞元十二年頃，始明見史冊。藏人至今呼麼些為「狨」(Djong or Djung)，義即粗

獲無禮之譏。又滇邊怒江沿岸有猺人居之,亦稱「猺子」或「潞子」,音轉為「怒」為「儂」。自一名化出者也。

西元七七八年,當唐代宗大歷十三年,麼些初亡。越百年而復興。一二五三年,即宋理宗寶祐元年,卒滅於蒙古。元失天下,諸王猶據滇疆,帝制自為,父終子繼,直至一三八一年,即明洪武十四年,雲南始定。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赴滇池死。於是境內無復更有元人為患矣。

奴魯客村(Ngaluko)後,有石灰巨崖,上鐫大字,記清兵破滅麗江土酋木氏之年月日。中有雍正二年字樣,核以西曆,則一七二四年也。

凡麼些皆本姓何,姓木;間有與南境民家人通婚者,則改姓李與趙,非眞麼些本色矣。

麼些人今甚馴良,然昔固雄武善戰,長於用弩,迄今不衰。嘗犯西藏,藏人亦畏之。麼些男子,習性躭安。婦人代勞,執業一如壯夫。誠奇俗也。

族人亦吸鴉片,惟其癖遠不若漢人之深痼。種煙為業者,最畏關卡委員之搜括勒索。往往悉為漢官坐享其成,麼些竟無從分潤。

柯列芝宣揚和平



德報說:「假使他不是站在這樣一個講壇上,他的話倒很動聽的!」

麗江雪山之坡,有村落名奴魯客。明媚潔淨,探險團員寄居於此。薩子頭山(Mount Satseto)雄峙其上,坐鎮一方,有凜然不可犯之色。同人視為靈嶽,願其長賜庇麻焉。余(洛克自稱,下做此)與麼些相處二年,感情至篤。士人患微恙者,不論眞幻,輒來就診。以故信用日增。惟病勢較沈者,仍聽命「多巴」(Tongpa, or Tomba。名見余慶遠維西聞見錄)多巴者,麼些僧侶也,行同巫祝,號能役鬼,專為人祈禳。人畜染病,概歸厲鬼作祟,以為非巫莫能治。

余所見麼些祀禮,有極詭異者,述之如下。時方七月,薄晚鬱蒸。江上烏雲,團聚如墨,雷聲自遠而來,殷殷不絕。余正在麗江平原上,乘程馳歸,一心惟恐風暴驟至,而竟獲免。

是日有事麗江,未嘗休息。抵寓大乏,立就榻牀憩臥。仰視半天,黝冥益甚。彤雲籠罩灰嶺,與雪峯映立,景色光怪,不可殫述。靜待久之,風雨猶未至也。

閃電霍霍,奔騰雲際,夭矯有如游龍。余顧而樂之。忽鼓聲淵淵入耳。細辨之,髣髴為物崇蔽,

殺而不揚。其先節奏輕緩，若來自遐方，無何大鳴，愈接愈厲。

余出詢其故；始知鄰戶家長患齦痛，兼以顎瘍，病勢沈重，苦楚不堪。特招多巴爲之禳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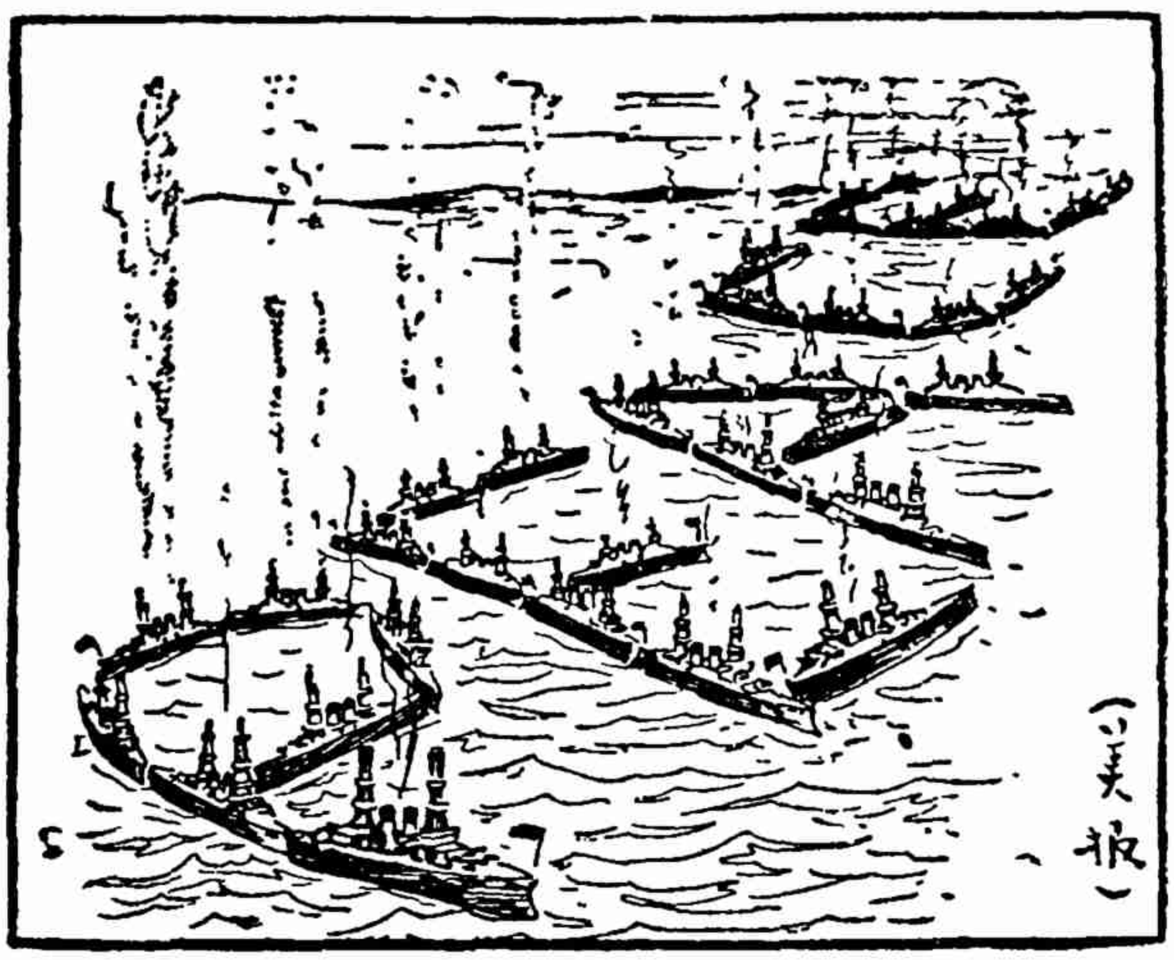
余忽憶及日前病者曾向余求藥餌。下牙牀已空無一齒，僅餘潰齦，創穴生焉。色黝然以黑，四周悉腫，盡成深赤。濁膿徧溢顎中，不能吞食，亦不能閉口。每動其脣，痛澈肺腑。余見此狀，實無能爲助，因遣之還家。

病者知余無力爲之治療，歸而謀諸多巴，央若輩至其家禳鬼以冀速愈。

多巴例先鳴鼓，一若對鬼宣戰也者。余承多巴允許，得參觀諸儀。自困鬼捕鬼，以至逐鬼放鬼，一一入目，然實皆多巴之舞蹈而已，終未獲目擊厲鬼之逃竄也。

道場環境甚爲合宜。時交十鐘，暴風進逼，勢益猖狂。東望江峽，電光明滅相繼，雷聲轟轟，愈發愈響。及阻於灰崖雪峯，回音大震，令人恍如置身下界，與羣魔爲伍。

Peace!



美國人說：「我國的海軍乃用以保持我們的福利和平。」

小院落中，砌以灰石之塊，圓壇翼然，蓋爲禳鬼而設。壇之製，下有竹足，上布籐叢或細篁，飾以編稾桃枝及穿孔之黃紙。壇高可二尺，徑可三尺。稾上插木梃，作直立勢。壇心置大桃枝，杈枒間陳一碗，上戴麵偶，即鬼之替身。兩旁爇香對立。

去余最近處，坐一多巴，雙目皆盲。其前陳巨鼓。多巴且擊且念，喃喃不可辨。儕輩猶在準備一切，待時至而舉行正式禳禮也。

鼓聲轟填，如怨如怒。既而鳴金，多巴盛服畢集。冠緣分裂，上聳如牛舌，又如火焰。怪異得未曾有。病者持大雄雞來，濯其頭喙，隨復將去。至是鼓聲變作長槌，咒語沈爲哀音，悲切有如舉喪。

斯時主人須向祖先設供。壇下陳小松柩。多巴偕病者跽其前。多巴手執雛雞，以米豆紛投之。間取若干粒，塞其咽中。已而更以麵粉塗雛雞之翼，並強其吞食，至雛悶斃始止。當是時，有摩些輓歌送其終。

雛雞既死，則浣其身，順其羽，納小棺中。覆以米赤紙，與穿孔黃紙，以爲若是可安居陰世而無戾。隨復蓋棺。病人操巨鉞，虛作敵擊之狀。然摩些不解用釘，祇以草縛棺蓋而已。

在場者咸起立，和爲輓歌。嘔啞嘲哳，怪異莫名。雷鳴助之，響震屋瓦。

酹奠有酒食。酒獻棺前，飯及煮馬鈴薯則陳

棺上。病者跪而食之，纖粒不遺。

以上種種，可謂爲第一幕。

第二幕之始，金鼓並奏，音節生動欲流。壇側又設燎火，投以犁頭鐵，任其紅熾。壇口置木梃，上架寶劍。有一多巴，挾小樹而前，一櫟一松。先植櫟於庭，一手扶持之。口出咒語，滔滔不絕。另手執劍，輕掠櫟樹者九，隨於金鼓嘈雜中，揮刃腰斬之。

櫟樹既折，樂聲悉止。寂然者有間。多巴復取小松授病者。病者仍跽於地，持劍輕擊九次，而後斬之。衆皆紛紛議論，喧囂有如聚閧。

大多巴入正屋。屋壁懸有摩些教旛。案左陳摩些書籍數疊。旁燃一燈，中實罌粟子油。蓋爲祈神而設。大多巴去玄易藍。脫冕（此冠摩些人呼曰客必烏 Khöbyu）裹絳巾。腰帶後插四旗，皆穿孔，二白二赤。翻飛背後，儼似蝠翼，令人疑與妖魔相値。

至是金鼓又作，嘈雜如鬼閧。其聲忽趨高激，則多巴起舞矣。隨舞隨弄其劍，倏焉握諸手，倏焉嚙諸口，甚至從兩股間飛擲空中。舉止癲狂，絕類身爲鬼據也者。

前述雄雞，二次登場。先將其首浸酒中。復掣其頭足，待多巴揮劍斬之。樂聲至此愈益喧鬧，震人耳官，幾不可耐。多巴舞如旋風，早已汗涔涔下。仰首斜視空際，縱劍一擊，立斬雄雞。鼓手歛作滾槌，聲長以哀。聞者皆知一命告終矣。

死雞陳列壇上。音奏又加疾。大多巴續作天魔舞。目睛轉動，如醉如癡。左持鐵環，貫以鐵餅。隨手震盪，鏘鏘和鳴。右擕銅鑼，疾擊作聲。余以爲彼殆眞役於鬼魅矣。

村人聚觀者，咸屏息無聲。然觀其面色，卽知其敬畏神鬼之心至誠且篤也。

時有以火鉢進者，陳於門前。鉢中置油一器。多巴仍狂舞。右手亂揮紙條。紙皆燃熾，火光熊熊，遍繞其身。無何多巴出人不意，躍入庭燎中。裸足蹴薪，散之四隅，毫無灼膚之痛。樂工力鳴金鼓，助其聲勢。天際迅雷，從而和之。響震山岳，不可言狀。

多巴仗劍，將犁鐵自燎火撥出，置之於地。環舞高蹈，狂態益不可制。時以赤蹠踏之，時而直立其上，終則豎之中庭，吐舌舐弄。熾鐵遇津液，作焦灼之聲，淸晰異常。聞者驚悸欲絕。

已而伸右手於熱油內，更以左手執油缸。步入遍懸教旛之正屋。比其退出，缸內藍焰跳突。多巴以劍挑之，攪之，復縱手於烈焰中。

於是持焚熾之盂，張發燄之手，奔入諸室。口銜寶劍，遍歷奧陬，追逐厲鬼。恐其匿於幽隱之處也。

觀衆精神大振。東顧西盼，深慮或遺一二暗藏，爲多巴所未及，則全室不能悉淸。多巴從衆人之指顧，奔波往還。盂火熊熊，指燄騰騰，慌忙不可名狀。最後爇火於壇。卽有人移出庭外，任其焚燼。更燃爆竹以和之。

多巴身帶火焰，隨出庭除。金鼓鐵璒之屬，齊鳴相送，而禳儀告終。

摩些婦人攫篲疾掃庭隅，纖屑不遺。掃畢閉戶，各自散歸。據云病者經此，其疾逐瘳。

逐鬼之舉，正將完成，而風暴大至。霹靂相繼，震撼全村。屋宇搖搖，若難保一刻之安者。禳鬼終場，得此景象，可謂宜矣。

翌日侵晨，余往視病家。齦創潰瘍，竟已痊愈。上牙牀猶餘敗齒一，此外別無所苦。異哉！何其疾之速愈若此耶？病者自歸功於多巴之祈禳，更無可疑。至其酬報，則穀也粉也鹹肉也。外加封包，約抵美金二元之數云。

禳鬼之儀謂之「祖都遇」(Dzu dü)。是夜所舉行者，正常夜分至上午二時而終。余欲攝影未果。乃商諸多巴，央其至寓爲余祈禳。並要其許余攝影。多巴頷之。屆期遂就余寓所庭中舉行禳儀。前後數小時，悉如該夕之繁冗。及其終，有一多巴取赤熾犂鐵，置口中，以上下齒夾持之。余一一爲之攝影。

越數日，鄰村白沙街，有多巴數輩邀余參觀教儀。則與此不相同。茲另記之。

摩些俗尙迷信。凡災患疾病，不歸於自然界，而歸於厲鬼。或以爲祖先孤魂無所取給，則降禍於其親族苗裔。種種騷擾，必受濟而後已。

余所往視之摩些，其家方患牛瘟。摩些不解獸醫，則招多巴禳之。多巴曰，此戸主之亡父爲祟。蓋此人之父三十年前自盡而亡，冥宅未安，還家爲厲。必設壇新禳乃可免。逐並列二案於中庭，上覆草泥以爲壇。

草泥上復植以山竹，四季竹之類。壇之後半，插海松(Pinus Yunnanensis)之枝。最後爲白楊(Populus tibethicus)二株。上附紙飾草泥上亦插白楊之枝。

余至其地禳事已始。多巴五輩，繞壇而舞。手持劍，鐃鈸鑼等物。另一多巴在旁擊鼓。主人以小碗盛酒，拋於低屋之頂。更口含而仰噴於簷，謂之殤亡。

富翁的煩惱



美國：『大家都滿載而去了，我還可以借給誰呢？』

舞蹈歷時二鐘餘。愈舞而動作愈烈。寶劍紛擲空中。或更作擊刺之狀，一若眞與鬼戰者。日中稍事休息，隨復繼行。末將厲鬼放逐，則與前述之摩些慣習相若。次日又遷二白楊於草地，再行舞蹈之儀，然後焚化。

主人所畜牛隻究竟獲痊與否，余未之能知也。

摩些有相傳之經籍。其字皆作象形體，備極怪異。就地理考之，源出西藏，殆無疑義。然其歷史，不可究詰。西藏當佛教未輸入時，本有黃教（Bönpo Sect）。其經籍中，間以圖跡。今之摩些象形字，髣髴似之。摩些族中，惟多巴知書識字。多巴爲世襲之職，故能歷代相傳，守而勿失。書法又別爲二：一爲純粹圖形字，一爲意象字。意象字頗有似漢字處，且有完全假自漢文者。余以爲圖形字係摩些原有，意象字必後來所發展者也。

摩些書中有一圖作人形，頭戴三股叉，方在舞蹈。據云彼中經籍皆此人所授。摩些稱之曰

「勒覺格基覺」(Lör gyo gki gyo)。好事者傅會其說，以爲卽釋迦佛云。

麼些書中亦記洪水故事，茲將該書之一頁攝出，並用英文注音，以見麼些文字之一斑。

一、nluo sse hhö dku dje。nluo 義爲陽，sse 義爲陰，猶西方之亞當夏娃。全句譯義爲「陰陽並居」或「男女同居。」

二、sz dzu ngi gku dje。譯義爲：「相偕入山伐木，木自徙至居處。」(余按此言麼些性惰，不甘力役，故後來專令女子伐木負薪，登降之苦，皆屬諸婦女。)

三、Lu gku ta gku dje。譯義爲：「石始言。」

四、Dsh (Dj) lu ngü ngü dje。譯義爲：「世界漂動，不辨水陸。」

五、Sz ne lu ngi gku。

六、N'gi păr mua ngio la gkü dzu mua shä cho。以上兩節總義爲：「樹石欲下遊於原，遂與民爭地；水怒化汽，上凌霄漢，而星月始可見。」

七、Gyi păr dü ngio la。譯義爲：「水汽升天，復降於地，淹沒世界，萬物得以生長。」

八、Gyi pär lo ngio la。譯義爲：「水降於地，爲江爲湖。」

九、Gyi yi lö shä cho gyi păr wua ngio la dzi yü wua shä cho。譯義爲：「水退，忽見一屋，衆仿而行之，築成多屋。」

一〇、Ta pür lo nü do。譯義爲：「彼二人（nluo 與 sse）教民言語。」

一一、Tshü pür sse nü do。譯義爲：「彼二人（nluo 與 sse）教民擇飲食。」

一二、Or pür pö nü do。譯義爲：「釋迦佛出，教民著經。」

麼些村中必有一二多巴。其祈禳之所，皆在村外。土語謂之「木昂白達」(Muang bö dà)。義卽天祭所。形如長方，坎自北而南，北端築石爲壇。

陰曆元月初五，舉村男子咸相集祀神。其神以河伯，雹師，雷公，電母，爲最重。麼些又畏猛獸盜賊，故亦祈神求祛此等禍患，爲民將護。

壇上植三樹，柏居其中，左右夾以櫟。柏爲上帝，左櫟爲天，右櫟爲地。麼些呼此三樹曰「都厄」(Dö)，曰「木昂」，曰「克埃」(Khā)。旁立三足竹架，上支卵殼。復置大麥大小各一筐。大筐代表其家之父，小筐代表長子。

祭品則有石子，柱香，及酒，均陳列壇上。其前植香三柱，特大，飾以橙色之紙，鮮明奪目。麼些呼曰「區門」(Chü men)。行禮時，先爇區門。隨縛一豕，一雄雞，置柱香前。殺豕取血，以釁正中石塊。樹皮事前已經割去，至是卽以血塗其幹。

多巴先誦經，繼而除治壇砧，爲死豕禱祝。然後寘其屍於坎中，洗濯一過，仍列壇上。膽則懸於天樹，腎則懸於上帝樹，肝則懸於地樹。多巴嗱誦如初，以爲厲鬼自將受召而退入卵殼之中。

儀畢，合村男子分食祭品而後散。

婦女不得參加此舉，甚至不許行近祭坎之側。誦經時，不許竊聽。祭後大嚼，恆及數日之久。亦非女子所得分潤。

摩些婦人命至苦。據經籍所傳，陰世乃極樂世界。故絕對不許婦人聽多巴嗪經。恐其捨生求死也。

摩些以爲祭後則厲鬼遁入卵殼內。故病人禁食雞卵。余遇病家多日未進滋養品者，輒勸其取牛乳和雞卵爲食，若輩大駭，嚴辭拒絕。皆云，若食雞卵，不死何待。

以上所述，不過摩些儀式之一斑。此外尚有多種，不克備舉。祈病之壇各依疾病之種類而異。皆有專司也。

時至今日，摩些多染漢俗風尚。歸化之趨勢，甚爲顯著。其爲部落，本非外人所習知。今後同化漢族，故態泯滅，將愈難辨識。余草此篇，庶幾可當採風問俗之權輿云爾。

迷信之印度——動物之天國

微知

印度可以說是動物的天國吧！因爲在印度宗教上有戒殺之教律，鳥獸固不必說，便是魚類也不願殺而食之。甚至對於吸人膏血的蚊蚤，臭蟲，也會發大慈悲，縱令逃生。如果蟲豸而有報恩心，那印度的害蟲怕不一變而都成益蟲嗎？

獸類之中，果然有很多馴良的，但天性兇殘的猛獸毒蛇，也很多危害人畜，人類爲其吞噬咬斃的，年多一年；印度人因浴身於池沼河川，而成爲鱷魚的餌食，因採樵於深山叢林，而被虎豹毒蛇噬斃者，不知凡幾。然而印度土人是不許攜帶槍械的。如此危害人類的野獸蛇，鱷，等類，竟任其橫行不加捕殺，此種慈悲只可說是印度人特有的慈悲了。

在動物的樂園的印度中，最受恩遇的動物，第一要算是牛了。試乘火車馳走於印度的荒野，固常見有一陣陣的羣牛，逍遙闊步，自由自在地行走，便是在交通繁盛的都會市街，也常有成羣的牛來往不絕，牠們決不因汽車的爆音而驚惶走避，只有車馬人類讓牠們走路，沒有牠們讓路給車馬人類走的。

印度人之敬牛，眞有爲我們所想像不到的。例如飲牛尿，和食牛糞的混合物等事，常常有人說起，這裏可不必說，現在要介紹的，是印度人的以牛糞爲燃料。印度的下級人民，以牛糞代用薪炭，視爲極寶貴之品物。本來乾燥的牛羊糞固可用作燃料，在我國西藏也有其事，不足爲奇。不過別人收集牛糞，總是在廣野牧場，且必擇其已乾燥者。印度人卻不然，他們在都會市街中，見有牛糞，卽赤手拾取；毫不以爲齷齪。不但如此，有時他們一見牛在撒糞，便急急轉至牛後，雙手承接，不令落至地上，隨卽捧之歸家，粘於牆壁，屋瓦之上，俟其乾燥。所以如到印度的鄉村參觀，定可以看見任何一家，都用這種牛糞，塡充着屋壁圍屏間呢。但用牛糞爲燃料，其火力確比惡劣的煤較良。

除牛以外，印度特多的是烏鴉。鴉也是印度名物之一。普通鴉多全黑，但印度之鴉，卻係淡黑，頭頸兩旁又有灰色的斑點。而印度鴉之所以成爲名物，決不因其色澤所致，乃因其爲數特多，而行動出奇。

普通鴉的鳴聲是非常雜噪的，聽去很不快

威。印度的鴉很多，一齊叫噪起來，在我們將眞不勝其煩了，而印度人卻並不以爲擾。有時飛入人家之廚下，偸竊食物，逐之則去，但瞬即復集。印度人也不覺其討厭。荒野之牛與水牛，似乎也很能同鴉志趣相合。鴉或飛集於牛背之上，或掠其顏面而過，恍如互相遊戲似的。

以食物飼家畜之時，鴉即成羣結隊而至，徘徊左右，驅之不散。乘機攫取食物，人亦無可如何。有時鴉爲對抗羣鳶起見，也會得舉行示威運動。全體聚集飛翔天空，連日光也會被隱蔽，變成黑暗世界呢。

最後印度動物中的名物，尙有所謂「可勃賴」(Cobra)這是熱帶地方的一種毒蛇，頭圓而扁平，大於其身數倍。色多鐵色。人一被嚙立即喪失性命。此種毒蛇，印度到處均有棲息。實爲最可恐怕的蛇類。但印度人怎樣呢？他們並不以爲是危害人類的大敵，反視爲神之一種而對之禮拜。只看寺院和骨董店，衣莊，花紙店中常有可勃賴的圖像，畫着一個蛇身分出許多蛇頭。彫刻，織物中也常常採用這個，便可知印度人是怎樣的迷信了。但由統計所知每年全印度中，至少要有數千人爲此種可勃賴所傷害呢。

棒喝圖的紀念日



第一反對派：「他今年才只六歲！」

第二反對派：「天哪！不知到二十歲要高到怎樣呢！」

非洲人的以象耕田

哲生

以象耕田，是我國歷史上關於舜的一段神話。現在却在非洲成了一個事實了。非洲的象，一向以爲是很不容易馴服的，不過非洲的畜象事業，卻已有了幾年的成績。最初作這個試驗而且終於成就的，乃是比利時政府的功勞。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曾有參觀該地豢象的記載。

這試驗的價值，在使非洲馴象，成爲有用的服役。如盎格羅埃及蘇丹的南幾省，法蘭西赤道帶內 ubangi-Shari 殖民地，比利時剛果的兩 Mele 區域，這幾處地方是互相接近的。這幾處地方，形成了一大塊肥沃的廣闊的地面，灌溉便利，其中只有一些稀疎的矮小的灌木叢。在這片地面上，非洲土蠅非常之多，牛馬不能生活，而一般殖民者，傳教者，植棉與植咖啡者，都有發展這塊地面的需要。這地面如開墾成熟了，饑荒的困難便會減少，食糧的質料便會增加，土人

的勞動便可稍釋。比利時人的二十五年的試驗，目的就要把一個有用的助手供熱帶農業的應用，便是以象耕田。以象耕田這件事，就當地狀況看來，要比普通人畜力牽曳的所費減少到十四倍。按馴服非洲大象之事，未必是比利時所始創，西洋歷史上已有了先例。就迦太基人的金屬幣上所繪的象形，牠的耳的大小，和額的傾斜看來，更可以證明一種假設，說：漢尼拔所捕的象，正是非洲的動物。

一八七九年，西王 Leopold 命從非洲東岸，運入許多印度象，希望這些印度象可漸就訓練以供應用。但他們終於過不慣非洲的氣候，而紛紛死滅，Leopold 的試驗，就此失敗。經過二十一年以後，Laplume 將軍又起來作這個試驗，他捉到了一隻非洲的小象；但這小象太幼弱了，不能作心理的反應，而不適宜於訓練。

一九〇四年，比利時政府出來了，於是試驗的工作乃更鄭重。比政府在亞比（Api）地方，設立一所試驗農場，由一個比利時官主持，雇用士兵工作。一九〇六年，第一次見到非洲馴象的工作了，士兵則由當地土人來代替，凡十三年來幾經試驗，如捕捉餵飼，訓練的方法等等，都加以研究。一九一三年，便是十三年的終了期，這總算是馴象第一期的終了。第二時期，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訓練的工作較鬆懈，既不設專員，也沒有人役，只有由地方警察官監視餵象的事。其時訓練的工作，簡直停止了。第三時期，起於一九一九年，訓練的精神，又振奮起來，要發現象的天性，並改良訓練的方法；一面由印度請到六個象奴，不幸他們一到便患思鄉病，對於當地的氣候，比歐洲人不善抵抗。他們對於歐洲人和土人的關係，又不甚調諧，結果六個人中有五個人被送回印度，只賸了一個年紀最幼的象奴。

這些度印人，教了當地人不少關於馴象的事。他們教當地土人馴象歌，這些歌繼續爲土人所應用，不過漸攙以土人的腔調。

第四期的馴象工作，可說是起於一九二一年，此時實際的結果開始呈現了。他們以新的方法，來捕象，使象羣中的擾害減至極小。這工作，是由 M. Magrette 指導的。大概一羣捕象隊，爲一個歐人，一批有訓練的獵象土人，其數約爲十人，還有約十五個的青年土人，這些青年土人，其中有五個槍手，五個攜繩的人，三個攜器具糧食的人；一匹受過訓練的象，留在中央的場內，全體捕象的人員，在十九英里的半徑內工作，留熟象住在中央。

全隊循着野獸的蹤迹行去，一遇到象羣，且不驚動。先把全羣觀察一下，看羣內有沒有所需要的相當年齡的象，既選定了一個，於是一獵者蹲在他所認爲象羣必得行徑的灌木叢中，他守候着，待成熟的時間發動。有時可使這隻小象，微微的離開了大羣。蹲伏者的後面，又立着一個持來福鎗的人，以防不測。小象既行近埋伏，蹲伏者便伏步從藏匿處出來，將一個活結的繩套在小象的後腿或尾上，他於是拔步就跑，要是可能的話，他可沿着繩跑到退藏之處

小象既受到繩的套住，牠大驚奔軼。其餘的

捕象者，跑至繩端。如繩子拉緊了，小象也許會轉頭，要是牠忽然向捕象者的方向奔來，則即開槍嚇止之。這樣的幾次爭扎以後，小象倒地了。此時獵者再趕上去，將繩套住象頸，一面將繩的一端繫在樹上。不過有時捕象隊正在全部擒捉小象的時候，忽然冷不防會有一隻老的公象或母象衝來，因此捕象者，同時須各自戒備。當這樣危急的時候，於是要應用來福鎗了。該捕象隊，去年捕捉二十四次，僅有一人遭了禍害。其人不幸於捕捉時立近了一匹老象，致為老象所傷。該隊去年所捕最大的象，計高一米突又八十三生的米突。這象被捕時，早已不與母象同行，母象已有其他的兩匹幼象須照顧。

捕象隊既把所捕的小象紮縛好了，於是派人去報告中央場地。在中央場地，有幾匹熟練的馴象預備着。

中央場地，先派兩隻導象到小象捕捉之處。一隻馴象，把困累的幼象舉起來，其他一隻在旁邊幫助，並隨在較遠這一邊行進，以監視幼象的回蹤。所可奇的，這幼象於離開被捕地點時隨着於導象的那一邊，牠便繼續要在這一邊行進；要是牠發現有別個動物在他所隨的導象這一邊，牠便留下來，很迷惑地不進行了。

既到中央場地，這幼象便平靜地被守着，一切狀況都很好。牠漸漸的接近於人，漸漸的同一個特殊的導象和特殊的象奴相熟習。

當大多數的導象，每邊有了一隻小象的時候，天氣當乾燥季的終了之時，訓練乃靜靜的開始了。那些被用的象，大多數通常為六英尺高，而當地的土人，又實在是充象奴的好材料。他們的種族，向來以戰鬪為戲，有時則以刀矛獵象，以代戰爭。

比利時政府於 Api 這個練象組織以外，又在 Haut-Uele 區之 Gangara-na-Bodio 地方再設一個組織。記者也曾因旅途之便，有機會去探望一下，過承管理者 Offermann 指導一切。

其時記者見有八個馴象一行靜靜的走着。只於我的車過去時，彈動牠們的耳。少頃牠們領着牠們的學徒，放向牧原去了。牠們沒入灌木叢中，背上坐着象奴，返到了他們的故鄉，隨意嚙食所喜的多汁的野物；所以牠們雖在馴養之中，牠們的食物，都與曠野自由未受範圍的時候一般無二。在豢養者，簡直一無所費。在就近的曠野上，有的是草木青菜，可以取之不盡。這些草木青菜，一年發生兩次，即在兩次的雨季以後。每象每禮拜可得五十格蘭姆的鹽，並一點點的土薯，這是聊為象的美食的。

象奴們看去很是機靈，他們穿着藍色的絨緊身，胸前繡金星為飾。象奴與象間的感情關係，是容易看出的。象一聽到象奴的柔聲的命令，便立即反應。當羣象將沒入灌木叢中去的時候，我們曾跟着同去看他們如何的飼食。象奴待象非常勤慎，象或身體受傷，則象奴替牠洗淨，替牠塗上消毒的油。日中苦熱，則驅象就河飲浴。

離開了這羣象，我們循着峻岸，到達河面，則見有蔭涼的半島，路出在水平面之上，其上有十四匹幼象，五個雌的，五個雄的；舒徐地繫在

樹陰之下。當我們走近牠們的時候，牠們正滿足地在飼食。其中只有新近捉到的幾隻，表出神經性的神氣來，牠們的頸和後腿，被繩繫住着。

一切的幼象，似乎都在兩歲至十歲之間，在十歲以上被捉的很少。要以象的身高和象牙的大小來估計象羣中的一隻幼象的年齡是不妥當的。讀者一看下述關於一象名曰 Bama 的能力發展的記載，是很有趣味的。這匹象，於一九〇二年的八月初二被捉於 Baouele 地方，被捉之日，計高爲一米突又二十八生的米突，到現在這象已經過了二十五個年頭了。現在計高爲二米突又五十個生的米突，這就是說牠雖在被捕的環境，但所處的仍是自然的氣候和狀況，二十五年來，展高了一米突又二十生的米突，這總算是非洲象象的實例。

象的工作，大抵在午前五時起到午前十一時止。每象可是一兩天內耕地約兩英畝半。此種象，又可應用於別個農田以外的工作；如踏椿，聚木，運物等等。曾見到兩隻象，在田上工作，共曳着一架車子，上邊竟載有五噸重的材料！大抵由這兩處訓練成熟的象，頗爲工業家及傳教者所需要。他們自己不能作繁重的試驗與訓練，他們就食比利時政府之賜了。

現在 Buto 的傳教者農場僱用了四個象；Dembea 的實業家某君，僱用了兩個象；Bambessa 的棉場，也僱了幾個象。據估計：一個熟練的馴象，可賣得六萬法郎。比政府的馴象場，不久便可完全自給了。

維持的費用又極少。象就前面說過，是只吃野食的。其餘如每象兩員象奴的工資，象的根掛和繩索藥油以及用具的折舊，總計也不過每象消費到十法郎一天。

管理人 Offerman 君，現在計劃要來擴張保象的辦法，因爲他看到土人殺象以取象牙及取肉爲食的非常之多。比利時政府深注意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新近立法，如土人不領有政府的憑照者，不得以來福槍獵象，而這憑照的購價，實須五千法郎。

其實現在非洲決不憂象數的少減。在剛果河域的熱帶林地，來福槍的毀壞力，實在也無所施其技。據觀察者的推測，這帶地方的象，正以繁生的機會爲較多呢。

水星的研究

姜長英

太陽系八大行星之中，除地球外以研究火星爲最熱鬧。甚麼火星上的運河工程如何偉大，火星上的人類如何聰明，他們的器官又如何特別……研究火星眞像火一般的狂熱。而對於距太陽最近的水星，卻像水樣的冰冷。所以水星的內容，世人知道的還很少。新近法國 Lucien Rudaux 著有關於水星之文一篇，因特譯出以介紹於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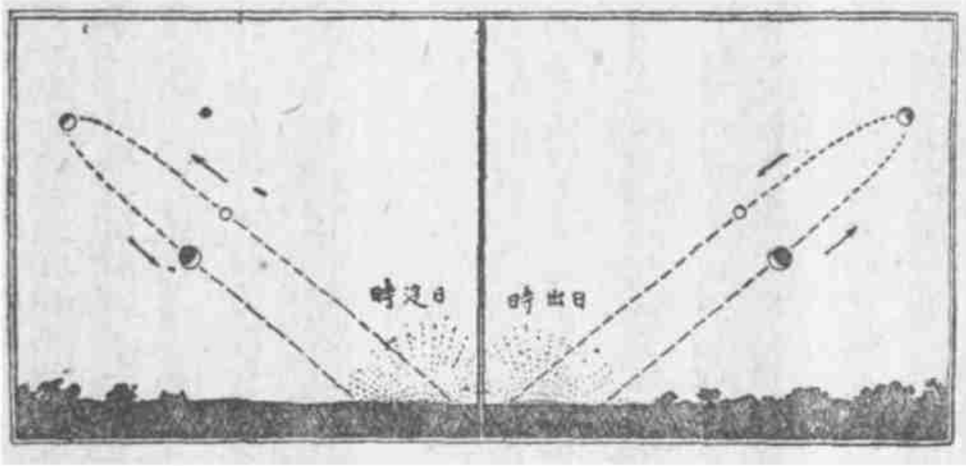
* * * *

當天文家研究太陽系中的各行星時，第一感覺有興趣的，就是各行星與我們的世界——地球——的異同。第二，就是行星上生物存

在的問題。研究這個，須經過很長的時間，且須有不撓的勇氣合耐力才能得到完滿的結果。

在八大行星中，以水星最近太陽。我們對他的智識也最少。這因爲他的地位與速度等關係，使我們很難觀察他的原故。

水星離太陽，平均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英里。他的軌道較別星爲小。設若這軌道是圓的，我們觀察他就很容易。但是不巧他的軌道在我們看來是一個極扁的橢圓。而且水星也有合月亮相似的「朔」「望」「上弦」……等現象，有時現全面，有時現半面，有時幾乎全隱而不現了。這就是觀察水星困難之一點。當水星離地球較近時，他只現露小半面，觀察者只能窺其一斑。等他露出大半面時，他正在太陽的那面，離地球又太遠了。這又是一層困難。



第一圖　用肉眼看水星之時間及地位

水星要是走近了太陽，（以觀察者爲主觀）因有太陽的強光，眩人眼目，水星是看不見的。要看，須等他稍離遠了太陽。如不用遠望鏡看他，每天也不過能看見兩次：一次在西方，日落的前一會。一次在東方日升的前一會。（第一圖）再者水星繞太陽一週只需八十八日，他的速度很大，所以他能被觀察的時間，是極有限的。

地球之上，陰晴無定。當日升日落時，近地平處又常有霧氣。於是水星之光，常被地球上的雲霧所隔絕。而觀察水星的機會更少了。



第二圖　水星與地球之比較

研究水星既有種種困難，所以我們對他的智識，到現在還不完全。就連他的大小行動，在各天文專書中敘述起來，還有大相逕庭的地方呢。

水星的直徑有三千英里。他的體積，只等於地球體積的二十分之一。在十九世紀之末，各天文家都以爲水星合地球，自轉的速度相同。（二十四小時一週）後來意大利的天文家 Schiaparelli（下簡稱夏氏）經八九年

的研究，（一八八一——一八八九）宜稱水星的自轉比地球要慢得多他自轉一週合他繞太陽的公轉一樣，也需八十八日。這一來水星向太陽的一面，是永遠向太陽的。天文家費力的觀察也止於觀察他向陽的那一面。至於那反面的情狀，只能全憑理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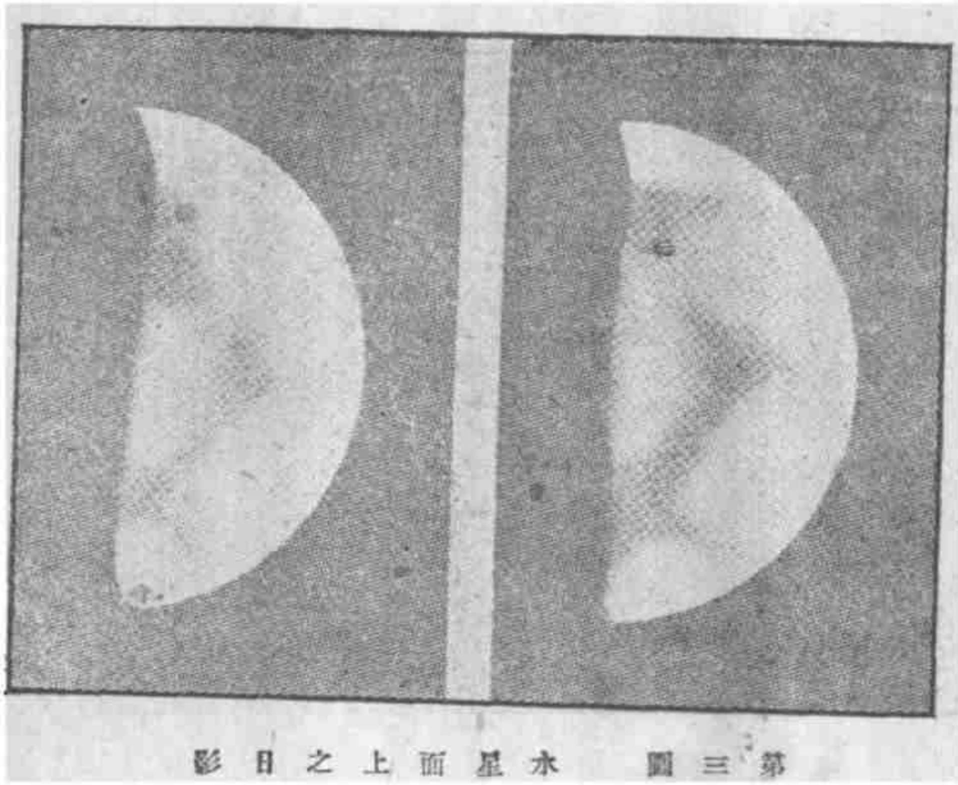
夏氏的發見，不知為何未被世所公認。有些天文家竟還死認水星是自轉得很快的，直到現在，這問題尙無定論。這也許是不容易作準確觀察的結果。

因為水星被觀察的機會很少，研究他，就非要很長的時間不可。如一種現象，有定期的發現於多次的觀察，這現象才可認為眞確。再者，這長時間，多次的觀察，也能分出他的特性，與變態。所以在短時間中觀察的結果，是不十分可靠的。我（著者自稱，下同）自一八九三至一九二七年，曾做些觀察水星的工作，得了下面比較可信的結論。

夏氏的發見雖有人反對，但我找出他實在是對的。水星只有一面向太陽。我們也只能觀察他這被照亮的一面，而研究其內容。夏氏又說，水星面上有暗影，可以表示星面的形勢。這暗影，也隨星的地位而常改變，但是很難看出的。據我的觀察，也得同樣的結果。星面帶黃色，有些地方稍白而亮，有些地方稍暗而成灰色。這暗影是不時改變的，有時很顯明，有時不清楚，或竟至看不見。這也許因為星面有蒸氣或塵霧將暗影遮著的原故。

那幅水星的圖，是根據我的觀察畫的，可以代表那一面的略形。如拿他合地球的圖一比，就看出很顯明的不同來了。（第二圖）

假如有一個人在極遠處觀察地球，因反光的關係，海洋就比大陸或大島看着較暗。如果水星合地球相似，——明者為陸，暗者為水，——水星上的水，一定很少。在地球上水面占全面積的四分之三。在水星上，水面還沒有陸地的多呢。雖然這樣說，但水星上的暗處，不見得一定是水。因為水星離太陽既近，溫度一定很高，大部的水全蒸發在空中，成為雲霧。所以星面上同沙漠差不多，就是有水，也是極少的。



第三圖　水星面上之日影

將我的觀察總合起來，可以說水星不像地球，而極像月球。月球上，因有大片土質或石質的不同，人眼看來，就分明暗。水星上的暗影，也許是這道理。再者水星也有「晦」「望」的現象，他的一面，也永遠向太陽：這又是水星

合月球相似的幾點。

凡一點星體向太陽的一面，是明的；其反面，是暗的。這一明一暗的中間，必有個線般的界限。如星體是圓而光的，這界限一定是一條很光滑（Smooth）的弧。線如星體上有山陵起伏，這界限一定是一條不規則的曲線了。水星上合月球一樣，也有極灣曲影線。（第三圖）這表示水星面上也是高底不平的。據我觀測，水星面上，最高與最底處相差有九、八四〇至一三、一二〇英尺。

水星距日最近，其一面又永被日光直射，所以溫度極高。依我估料總較地球熱七倍至十倍。據美國天文家 Pettit 與 Nicholson 二人計算，水星的一面有攝氏表四百度的高溫度。但是背太陽的一面，永久是奇冷的。

據上述種種看來，你一定相信水星上只有廣大的沙漠。一面極熱一面又極冷因此常發生極大的暴風。總而言之水星與地球完全不同。生物在水星上是絕對不能存在的。

用望遠鏡看水星跟用肉眼看月球相似，只覺得小而模糊不清。將來觀察的方法或器具再有改進時，對水星才能再有較深的研究。

空前未有之星的分裂

微知

本年三月二十八日，非洲約翰斯堡地方發出一個電報驚動了全世界的科學界。電報是說：『Nova Pictoris星分裂為二，呈天空中空前未有的奇象。』



墓沙里尼火山爆發了

Nova Pictoris 是「畫架星座的新星」這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南非洲名為瓦德孫的一位私人天文學家所發見的新星。瓦德孫發見在畫架星座的一角，有一顆永不曾見的二等星，急忙報知鄰近的開浦天文臺，於是飛電全世界，引起世界學者的絕大注意。可惜這星位置，過於偏南在南緯六十二度半的地方，故歐美各處的天文臺完全不能見到，我國內地也無從觀測，僅在廣州附近及香港臺灣等處可以見到，但亦僅僅顯露於南方地平線上而已。所以這星從發見以來，只有南非，南美很少的幾個天文臺在行貴重的觀測，別的天文臺惟有靜待他們的觀測報告罷了。

這顆新星確是不可思議的。以前永不曾看到的星突然顯現於天空的一角，固已出奇，更加他的光輝，時時變更時而成為一等星，時而更有一星以上的光度，而且星的顏色與其景線也時時變化。無怪一般學者見而驚奇了。

一五七二年的終末,丹麥天文家曾發見有一新星在「Cassiopea 星座,」其光輝之強,直與金星相若。一六〇四年在蛇遣座亦有一等星發現。此後約經三百年,未有何種新星發見。入本世紀,一九〇一年始在「Perseus 座」出現某等級的新星,一九一八年夏季於「鷲座」中更發見負一等的巨星,亦頗使世界學者驚異。此後天空界的大事件,便要算這回的 Nova Pictoris 了。

這新星決不是像地球月球般小的天體,其實質之大,至少可以同我們的太陽匹敵。他的變光變色,無待言是由於此星起大變動的結果。

所謂新星,究竟是什麼,這是很有興味的根本問題。從前就有許多學說,有的說:『這是由星與星衝突所致,』有的說『是星衝入星雲之中而成。』但照現在的宇宙論說起來,二個天體的接近,決不致於有這樣頻緊。今參考「新星」的現象,由其景線之中,看出牠是有氫氦及其他活潑的化學原子。可知新星之中是有極猛烈的物理化學作用。黑爾氏說『星便是理化實驗室,』新星尤其如是。

在各種新星之中尤其珍異的,便是這一顆 Nova Pictoris 了。他的光輝,最初逐漸增長,約須二星期,達最大光輝;此後五十日間,光輝又須增減二三次。設取他的光度曲線來看,則他的增減變化,幾有令人不敢置信呢。

此星出現以後,至今三年,觀測者一刻都不敢怠慢,在等待他『或許有什麼事變發生。』果然,本年,一九二八年開始,南非洲阿華特天文臺的派萊斯開普勃羅發出報告,說新星周圍發現珍奇的星雲狀的環。世人更加注意,更期待他再有變動陸續發生。果然三月末又有上述『新星分裂爲二星空前未有的奇景』的電文來了。

Nova Pictoris 星分裂爲二成爲二重星,這確是開闢以來,向未曾遇的珍奇的天體進化現象。今雖只此一星,不足以概言凡存在於宇宙間的一切二重星,均由新星發達而來。但此事對於今後的宇宙進化論,必有重大的影響,則可斷言。又據五月二日可本哈琴大學天文臺的報告,說:『Nova Pictoris 星的周圍有直徑三分(角度)的輪狀星雲,而其內側尙有二個之輪,並已由伍特(H. E. Wood)攝成照相。』伍特是現在南非聯合天文臺的臺長。由此而觀,則此新星尙在急速發展呢。

照美國達維特維茲所測定,此星距地球的距離,約爲五百四十光年。如果此星確屬分裂,則其分裂之起,實遠在五百餘年以前,不過因光線經過太空達到吾人之眼須經歷五百年,所以吾人直至本年才能看到罷了。

本年四月十四號出版的倫敦畫報,載有此星分裂的想像畫一幅,並加以說明,現在更譯述於後.

『Scriven Bolton 說:新星 Nova Pictoris 在一九二五年發現於南半球,今已顯然分裂爲二。由於三年來的觀測,知這星的光輝有很出奇的變化。雖此種事變實起於五百年前,而光線經過空間須直至現在,纔能達到吾人之前。星分裂

爲二，這還是第一次的天文上之紀錄。至於分裂的原因，卻有幾種學說。一說是星體因受外面影響，確實分散；一說是與游星衝突或摩擦所致。但是此種事件，向來未曾有過，將來似也不會遇到。比較合理的一說，是說新星 Nova Pictoris 或與星雲衝突，因其摩擦，致新星發生白熱，而誘起強烈的爆發。星體大概被包圍在爆發體所成的向心環中。由其一個環中的固體物質凝結而成爲一種光輝體，亦即「第二星，」從地球看上去，好似原有星體的伴星。這種大事件的發生，離吾們很遠，遠在幾萬萬哩以外，沒有望遠鏡能够確實觀測。還有一個學說，則說是由於兩個死星衝突而起的。」

一般四月號要目

世界經濟穩定之問題……陶父
上海……伯瀛
中國戲劇之起源……方欣庵
爲詩而詩(續)……李健吾 朱自清
說翻譯之難……端先
藝術的科學主義化……豐子愷
讀革命文學論諸作……豈凡
讀郭譯「爭鬭」後底幾點商榷……魏肇基
拆廟……子欽
一般的話……薰宇

東方雜誌中國美術號徵文略例

神州立國久遠，文物殷昌，取精用宏，著於藝事。自鐘鼎球圖之美，以至丹青金碧之工，法式流傳，名家輩出，盱衡寰宇，殆莫能先。洎乎歐化東漸，士夫之嗜好，不免為之轉移；而社會組織既更，復使人生事煩忙，無暇為專精之研肄。於是康瓠周鼎，棄取任心；野鶩家雞，輕重倒寘。惡札充於市肆，瓌寶淪於異邦，而文化之菁英，亦垂垂盡矣。夫溫故知新，有其相成，無或相毀。徵諸往事，如唐人畫佛，取法乎竺乾；清初寫生，得力於景教；莫不廣挹衆流，成其絕詣。今者地下之蘊藏日出，科學之匡助益多；研求國藝，發揮光大，蓋莫便於此時。而乃數典忘祖，坐令遠西後起之術，入據藝林，篡吾正統，不亦悲歟？敝誌不量棉薄，爰有創刊中國美術號之舉。廣徵鴻文，藉資揚搉；兼載劇跡，以供品題。非敢抱殘守缺，封藝囿之町畦；庶幾酌古斟今，作墨林之嚆引。徵文條例，略舉如左：

一、本號以造形美術為範圍：如書法、繪畫、建築、雕刻、以至陶、瓷、織、繡、錢譜、墨經，凡關國藝之長，咸在甄錄之列。

二、本號所收文字，或闡發原理，或表彰藝人，或考訂舊聞，或品評傑構，皆以現時新著為限。其抄掇陳編或已見刊本者不錄。

三、本號既以「中國美術」標名；然學術以比勘而益精，文化以吸收而益偉，其有能通東西之郵，足為折衷之資者，並擬兼收，以備一格。惟專述外來藝術，於國故無關者，概不闌入。

四、文字以達意為主，文言語體，在所不拘，尺楮寸縑，同為鴻寶。惟每篇至多以二萬字為率，過長之稿，非一期所能登竣者不錄。

五、本號附刊金石拓本，書畫真跡，以資觀摩，海內鑒藏家如承借印，銘感無既。原件當妥慎保存，用畢即還。惟巨幅大件，恐道遠郵遞貽誤，請勿見寄。

六、應徵之文，無論揭載與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言以上者，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返還原稿。

七、徵文揭載後，敝社當略備薄酬，以作筆潤。惟拓本畫片等，但贈本號雜誌，以表謝忱，不復別以錢幣為酬。

八、本號豫定於陽曆八九月間出書。徵文期限，暫以六月三十日為止；設或因故延期，容後再行通告。

上海東方雜誌社謹啓　十七月三月二十三日



我的旅伴（續）

俄國高爾基著
濟之譯

五

……三隻大狗從黑暗裏跳出來，奔到我們面前。沙克落兀自抽抽咽咽的哭着，忽然號叫起來，倒在地下了。我用濕襯衫扔到狗身上，還彎下身去用手去抓石子或木棍。什麼也沒有，祇是草扎刺着手。狗很親善的跳近身來。我用兩指插進嘴內，用力的嘯叫起來。狗跳開了，頓時聽見人奔跑的步聲和語聲了。

過了幾分鐘我們已在四個反穿羊皮的牧羊人一夥兒的火堆傍坐着了。

兩人坐在地上抽煙，還有一人身材很高，黑鬚極濃，穿着哥薩克的衣裳，站在我們後面，支着一根手杖，杖頭上有一個大根疙瘩；還有一個棕色頭髮的青年在那裏給兀自哭泣不完的沙克落脫衣。離這裏五俄丈遠一大片土地上看得見一團濃厚灰色和浪形的東西，極像春天剛要融化的雪。用力看了許久，纔能分別出互相緊挨在一起的羊的面目來。羊共有幾千頭，被睡夢和深夜壓成一塊覆蓋着野地的濃密，溫和並且巨厚的東西了。有時候那些羊還發出可憐和畏懼的鳴聲……。

我一邊在火上烤乾襯衣，一邊同牧羊人從實的講述一切，連如何取得小船的方法都說出來了。

『那隻船在那兒？』一個態度嚴厲的斑髮老人問我，還不住釘望着我。

我說了在那兒。

『米哈爾，去看一看！……』

米哈爾（就是那長黑鬚的）把手杖背在肩上，走到岸那裏去了。

沙克落冷得打戰，求我把烤得很暖却還潮濕的襯衣給他。老人却說

道：「等着！先跑一跑，活活血。順着火堆跑一跑，聽見沒有！」

沙克落起初不大明白，後來忽然跳起身來，赤着身子，跳起野舞來，像皮球似的在火堆周圍跑着，又在一處盤旋着，脚蹬着地，拼命的喊嚷，揮着兩手。這是一幅笑斷人肚腸的圖畫。兩個牧羊人在地上轉側着，大聲笑起來，老人却帶着嚴正不可侵犯的臉色，拍着手掌去合跳舞的節奏，却總捉不住節奏所在，祇得注視着沙克落的跳舞，搖着腦袋，鬍子不住的動起來，洪聲喊嚷着：

「唉，唉！對呀，對呀！唉，唉！布刺，布刺！……」

火光照耀在沙克落臉上。他像蛇似的灣着身子，一會兒用一隻脚跳，一會兒用兩脚蹀着碎步，他那在火光上閃耀的身子已蒙上粗大的汗珠，紅得和血一般。

現在三個牧羊人都拍起手掌來了，我却冷得發戰坐在那裏烤火，心想這次遭受的冒險行為在崇拜庫貝爾、和儒爾凡龍（註）必引為奇幸：又是沉船又是好客的土人，又是火堆傍野人的跳舞……。

沙克落已披上襯衣，坐在地上，在那裏吃東西，一雙黑眼兀自望着我，眼睛裏露着引起我不快之感的一點神情。他的衣裳掛在插進火傍土裏的木棍上烤着，已經乾了。人家也給我點麵包和鹹豬油吃。

米哈爾來了，坐在老人傍邊，一聲也不言語。

「怎麽樣？」老人問。

「船有的！」米哈爾簡單的回答。

「水衝不掉麽？」

「不會的！」

他們大家都望着我，不說話了。

「怎麽辦呢？」米哈爾問着却並沒專門對着誰說話，「送他們到村裏地保那裏？——或是——一直送到海關上去呢？」

誰也沒有回答他。沙克落安詳的吃着東西。

「可以送到地保那裏……也可以送到海關去……這也行，那也行。」老人停了一會纔說着。

「老丈，你聽……」我開頭說。

但是他並沒有注意我。

「是啦！米哈爾！船在那裏麽？」

「不錯，在那裏……。」

「怎麽……水不會衝走麽？」

「不……不會衝走的。」

「那就放在那裏罷。明天船戶有到開爾奇去的，讓他們帶走。那空船他們還不能帶走麽？啊？是啦……。現在你們……破爛的窮玩意兒……怎麽……怎麽說？……你們兩人不害怕麽？不麽？嚇嚇……再有半俄里，你們就到海裏去了。要是把你們衝到海裏，你們怎麽辦呢？啊，要淹死，兩人都像斧子似的！……淹死了，——也就完了。」

老人不說話了，鬍子裏帶着微淡的訕笑望着我。

『小夥子，你爲什麼不說話？』

他這種理論我起初不明白，認爲對我們取笑，所以覺得討厭。

『我不在這麼聽見了麼！』我很生氣的說着。

『怎麼樣呢？』老人很有興趣的問着。

『不怎麼樣呀。』

『你生氣做什麼？我年紀比你大一把，可以給我氣受麼？』

我不說話了。

『你還不想吃點什麼？』

『不想吃。』

『好了，不吃罷。不想吃——就別吃。也許想拿點麵包路上吃麼？』

我喜歡得抖索起來，却不露出一點痕跡。

『路上吃到好多些……』我安然說。

『好了……給他們點麵包和猪油到路上吃，在那裏……也許還有點什麼？連那個也給他們罷。』

『他們還待走路麼？』米哈爾問。

別的兩個人也舉眼望着老人。

『我們做什麼要他們？』

『我們不是要送他們到地保那裏去……或是送海關呢………』米哈爾非常失望的問着。

沙克落在火堆附近忙亂了一陣子，很經心的從襯衣裏伸出頭來。他的態度十分安靜。

『他們到地保那裏去幹什麼？他們到那裏沒有什麼可幹的。他們以後可以去……要是願意的話。』

『船怎麼辦呢？』米哈爾不肯放鬆下去。

『船麼？』老人轉問一下，『船怎麼辦呢？在那裏放着麼？』

『放着呢……』米哈爾說。

『讓牠放着罷。早晨伊瓦司卡把牠趕到碼頭那裏。……有人帶牠到開爾奇去。船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我十分注意的望着那老牧羊人。火堆的影兒跳躍在他爲風雨所蝕，爲太陽所燒炙的皺皮的臉上，始終瞧不見他臉上一點兒神色。

『不會鬧出什麼錯兒來，也許………』米哈爾帶着退步的意思說着。

『祇要你不多嘴，決不會出什麼錯兒的……。要是送他們到地保那裏去，我想，他們不安，我們也不會安靜。讓我們辦我們的事，他們走他們的路。喂！你們還走得遠不遠？』老人重又問着，雖然我業已告訴他走多少遠。

『到帝夫里司去……。』

『你看，路還很遠呢！地保一定要扣住他們，他們一被扣住，叫他們怎麼往下走呢？他們要往那裏去，也就讓他們走去罷。好不好？』

『沒有什麼。讓他們走罷！』老人的同伴們都答應了。老人慢慢兒說

完話後，把嘴唇緊咬了一下；手指撚着鬍鬚，帶着疑問的神氣向同伴們望着。

『孩子們，走你們到上帝去的路罷！』老人擺了擺手，『小船我自己會送去。好不好？』

『老丈，謝謝你！』我把帽子戴上了。

『做什麼謝？』

『謝謝你，謝謝你！』我惶急的反覆說着。

『謝什麼？——這眞是奇怪！我說——走你們到上帝去的路能！他可對我說——謝謝你！難道你怕我送你到魔鬼那裏去麼？』

『做了錯事，所以很害怕呢！……』我說。

『噢！……』老人抬着眉毛，『我幹麼送人到壞路上走？我不如送人到我自己走的路上去。也許我們後會有期，對不對，我們就可以相識了。也許互相還要幫助呢。……再見罷！……』

他脫下羊皮帽子，對我們鞠下躬去。他的同伴們也鞠了一躬。我們問好到阿那迫地方去的路徑，就動身走了。沙克落在那裏笑將起來……。

（註）這兩人都是有名的冒險小說的作家。——譯者

六

『你笑什麼？』——我問他。

我對於這老牧羊人和他人生的道德異常的欣賞。黎明的微風直吹

在我胸懷上面黑雲一散，太陽將在晴明的天上升出，必有一美麗的白日降臨，我心懷裏尤爲高興……

沙克落狡猾的把眼睛眯了一下，更加笑得利害了。我聽着快樂和健全的笑聲，也微笑起來。牧羊人火堆前所消磨的兩三個點鐘和美味的麵包和豬油使累人的旅行裏僅祇遺留下骨節裏一點兒微微酸痛罷了；但是這樣的感觸不能阻止我們的快樂。

『你笑什麼？還活着，所以喜歡，是不是？又活着，又吃飽了，是不是？』

沙克落搖頭否認，用肘子向我腰部推了一下，扮了個鬼臉，重又哈哈大笑起來，後來纔說道：『不明白，爲什麼可笑？不明白麼？現在就告訴你。要是他們把我們帶到地保那裏去，你說我要怎麼辦？你不知道麼？我一定要告你，說你要淹死我！還要哭起來。那時候他們必定可憐我，也許不把我下獄！你明白麼？』

起初我以爲是說說笑話，但是他一直給我說這個意思是十分正經的。他說得十分明瞭，而且大有根據，竟叫我對他這種童眞的可惡思想無從生氣，却祇充滿着深憐惜他的情感。這類人用高興的微笑和極誠懇的語氣告訴你說他有如何殺死你的意思，——對這類人還能有別樣的感觸麼？他看這類的舉動如同極有趣極聰明的玩笑，叫你對他怎樣處罸呢？

我竭力對沙克落證說他這種意思未免太不道德。他隨隨便便的駁我，說我不明白這於他很有利益，而且他用的是別人的護照，這一點也

待顧忌一下……等等話。

我忽然發生一個殘酷的思想……。

『你聽着，』我說，『你信不信我實在要淹死你呢?』

『不信……你推我下水的時候我很信，等到你自己下水，——我不信了!』

『這眞是謝天謝地!』我喊起來，『就這一點，也該謝謝你!』。

『不，不要說謝的話!我要謝謝你呢!在火堆那裏，你身上冷，我也冷：：。襯衣是你的，——你自己不穿。你烤乾了給我。自己並沒有穿。這眞是要謝謝你!你是好人，我明白。到了帝夫里司，——會得給你錢。我領你到父親那裏去。對父親說.——這纔是好人呢!你給他吃，給他喝，把我送到驢廐裏去罷。一定要這麼說!你可以在我家裏住，當花兒匠，喝酒，隨便吃什麼東西都行'……哈，哈哈!……你一定可以過好日子!這是很容易的!……可以同我用一隻碗吃喝!……』

他把想替我在帝夫里司安排好如何安適的生活詳細的講了半天。我一面聽他的話，一面心想那些具有新道德新願望的人孤寂的往前走路，在道中遇着的儘是些與自己相異，不會了解自己的旅伴，那是如何的大不幸呢。……這類孤獨人的生活眞是痛苦得很!他們是超於地上，在空中的……。但是他們在空中飛散着像善良的穀物種子一樣，而且在膏肥的田地裏是很少會朽爛的……。

天發亮了。海的遠處照耀出玫瑰紅的金色來。

沙克落說:『我想睡覺呢。』

我們止着步。他睡在離岸不遠，乾沙土為風所蝕的小坑裏面，頭蒙着襯衣，立刻就睡熟了。我坐在他傍邊，望着海景。

海的生命是寬闊而充滿強有力的行動的。一大堆波浪喧聲的滾到岸上來，擊打在沙上;沙子吸着水，微聲發起嘆息。前排的浪兒噴着白色的鬚絲當胸擊打在岸上，被岸一推，立刻就退走了，跟着就迎來別的浪兒維持着前頭的浪。這些浪兒互相堅擁着，噴着水沫，重又滾到岸上，竭力的攻擊，希望擴張自己生命的範圍。從天際到岸邊，在整個海的區域裏，不住的產生着彎曲而有力的浪兒，老是成羣結隊的走來，為同一的目的互相維繫着……。太陽在浪的背脊上越發照耀得鮮明，在天際遠浪那邊顯得是血紅色的。在這洋洋大觀的行動裏沒有一滴水無影無蹤的消滅;那成羣的波浪彷彿被一種有意識的目的所衝動，非用牠們寬闊而有節奏的打擊達到目的不去。那前排的浪，帶着挑戰的態度跳到靜默的岸上，牠那美麗的勇氣令人神往;同時那整個的海，強有力的海，被太陽染成虹彩，並且充滿着美麗和強力的自信力的海，隨着又安靜，又親密的往前擁走起來……。

一隻巨輪從海角那裏破浪洶來，在驚擾不安的海面上尊嚴的搖着身子，在波浪的背脊上行走，那波浪却發瘋似的奔到船舷上去。這船美麗而且有力，鐵質的全身在陽光上閃耀，在別的時候或許能使人想到那征服自然的人類所有的創造如何的足以驕傲……但是在我身傍

還躺着一個人他本身就是「自然」呢。

七

我們在鐵爾斯卡區行走着。沙克落頭髮散亂，衣服破爛得可憐；雖然所得工錢十分充足，不再挨餓，但是他的脾氣仍舊壞得很。他什麼工也不會做。有一天他站在打麥機那裏撮麥桿，過了午天下來了，被犂耙磨得手掌上生出帶血的鷄眼。第二次他拔樹根，被長斧剝下額子上一塊皮來。

我們走得很慢，——做兩天工，走一天。沙克落吃東西仍舊無節制，就因為他貪吃，我怎麼也積不下幾個錢去給他購買一兩件衣裳。他的衣裳簡直就是各種窾窿集合成的，不過用各色各樣的補釘勉強縫湊着罷了。

有一天在某村裏他從我的麻袋裏把我好容易背着仲積下的五個盧布偷走了，晚上纔回到我在菜園做工的那家去，喝得很醉，還帶着一個肥胖的哥薩克女人。她同我見面時，開頭就說：『可惡的背教的人，你好！』

我被蒙上這類的譬喻，不由得覺着奇怪，便問她道：『為什麼我是背教的人？』她傲然答道：『因為你阻止年輕人愛女人！要是法律不禁止，難道你能阻得住麼？……你這鬼東西！……』

沙克落站在她身傍，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他爛醉如泥，走一步路，身子就搖盪起來。他的下嘴唇搭在下面。黯淡無神的眼光無意思的釘在我身上。

『你還瞪着眼睛看我們趕什麼？把他的錢拿來！』勇敢的女人喊嚷起來。

『什麼錢？』我奇怪起來。

『拿來，拿來！要不然我帶你到兵房去。你在渥台薩取他的一百五十塊錢，快拿來！』

我有什麼辦法呢？這醉鬼女人做得到要到兵房去；村長對待一切游民素來十分嚴厲，必將我們逮捕起來。誰知道，這一逮捕對於我和沙克落要出什麼事呢？我不得不用外交手段騙那女人，自然這是很費力的。借了三瓶酒的力量我纔算把她鎮服住。她倒在西瓜地裏睡熟了。我跟着也把沙克落弄睡，第二天清早就同他走出村去，把那女人交給西瓜去了。

沙克落中了酒毒還是病洋洋的，臉兒又髒又腫，不住的唾吐沫，深深的嘆着氣。我試着同他說話，他不回答我，惟有搖着頭像羊一般。

我們走的是狹窄的小路，小紅蛇來回的爬着，常被我們的脚所踐踏。四周圍完全靜默，一切都沉入幻想和朦朧的境界去了。一層黑雲慢慢兒在天上隨在我們後面走着，漸漸併合在一起，把我們身後的天全都掩蓋住了，但是前面還是十分明朗，不過有一兩塊雲彩往前奔跑，趕過了我們。遠處已聽見雷響，牠那暴怒的聲音越發的臨近了。雨點零落的

下來。草響得像金屬物的聲音。

我們沒有躲藏的所在。天漸漸的黑了，草的響聲也越發洪大而且帶着害怕的神氣。霹靂一響——黑雲被藍火所襲擊，不由得震動起來。傾盆大雨像一道小河流似的倒將下來，雷聲接續不已的在空曠的田野裏發起威令。草受風雨的打擊，全都潸倒地下了。一切都抖索，都震動。電在那裏撕裂黑雲，撩着人的眼睛。……在電光閃耀裏遠遠裏挺出一座黑山，帶着銀光色，冷氣森然，電一滅，那黑山跟着消隱了，彷彿墜入深黑的淵谷裏似的。一切都響了，抖索了，生出巨大的聲響來。怒氣勃勃的天彷彿在那裏用火力掃除地上升來的一切灰塵和骯髒事；大地眼看天的怒氣，彷彿害怕得抖索起來了。

沙克落喃聲在那裏說話，像受驚的狗一般。我却十分高興，觀察着野地裏雷雨時莊嚴悲慘的圖畫，彷彿自身已超越在尋常的一切之上。那奇妙的狂亂狀態吸引着人，叫人感出英雄的氣概，使全個心靈充滿着威嚴的與宇宙和諧之氣。……

我也想要參加進這和諧的局面裏去，表示出充滿在我全身裏的，讚賞這偉大力量的情感來。滿天裏發出的藍火光彷彿也在我胸懷內燄燒着，但是用什麼來現出我偉大的騷擾心和我的喜悅呢？我用全力高唱起來。雷響着，電閃着，草兒微動着，我却高歌起來，感着自己同一切的聲音是完全合諧的：……我簡直瘋狂起來；但這並不要緊，因爲除我以外，並不妨害別人。海裏的風浪和田野裏的雷雨！——我再也不知道自然界裏比這還偉大的現象了。

我一邊喊嚷着，一邊深信這種行爲不會使人不安，而且不會使人嚴正的批評我這種行爲。但是忽然有人絆我的腿，我不由自主的倒在水塘裏了。……

沙克落張大着正嚴和生氣的眼睛，直向我的臉上看着。

「你瘋了麼？不是瘋了？沒有？別說話了！不許喊！我把嗓子給你撕掉了！聽見了沒有？」

我驚訝起來，先問他有什麼妨礙他的地方……。

「你嚇人！明白了麼？雷響着，——那是上帝說話，你竟叫喊起來。……你想做什麼？」

我對他說，我有隨我意唱歌的權利，正和他一樣。

「我不願意！」他堅決的說。

「那你就別唱好了！」我答應他。

「你也不許唱！」沙克落厲聲說。

「不，我自己不如……」

「你聽，——你想做什麼？」沙克落怒聲說着，「你是什麼人？你有家麼？你有母親麼？父親麼？有親戚麼？有土地麼？你在地上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那是我！我什麼都有！……」他擊着自己胸脯，「我是公爵！……你……你是什麼也不值！你什麼也沒有！庫達司人，帝夫里司人，全都知道我。……你明白麼？你不要反對我！你不侍候我麼？——必定叫你滿

意！我給你十倍錢！你能這麼辦麼？你不能不這麼辦；你自己說過，上帝叫大家侍候人，不求獎賞！．．：我一定賞你！你爲什麼老磨折我？爲什麼教訓我，又嚇我？你願意我也像你這樣麼？這是不行的！，唉，唉！……眞是，眞是！……』

他說話的時候，吮着嘴唇，打着響鼻，並且連聲的嘆氣。……我相着他的臉，驚訝得張着嘴合不攏來。顯然他在我面前把旅行來積蓄下一切對我生氣和不滿意的意思全都倒出來了。爲得着確信力起見，他用手指推我的胸，搖我的肩膀，在說得最有力的地方簡直全個身體壓到我身上來。雨傾倒在我們身上，霹靂在我們頭上不斷的響着，沙克落拉着嗓子喊嚷着，要叫我聽出他的話來。

我顯然覺得我所處的地位又可氣，又可笑，不由得叫我使勁兒哈哈大笑起來。

沙克落唾了一下，背過身去了。

八

……我們越走近帝夫里司，沙克落的態度越發嚴重，而且終日若有所思。在他瘦小不好動的臉上發出一種新的神氣。離佛拉地高加索不遠地方我們走到柴爾開司人種所住的村落裏去，被雇去收取玉蜀黍。

我們在柴爾開司人那邊做了兩天工。他們簡直不會說俄國話，不住的笑我們，還用自己的話語罵我們。村人對我們的仇感不住的增長，使

我們十分害怕，便決定離開他去走了離村十俄里的地方，沙克落忽然從懷裏抽出一捲萊茲金人織的紗布來，極其得意的給我看，還喊道：『再也不必做活了！把牠賣了，——再買吃的！——到帝夫里司夠用了！好不好？』

我氣急了，把紗布搶來，扔在一傍，還往後面看望了一下。柴爾開司人是不愛鬧着玩的。不久時候我們曾聽見哥薩克人講過一段歷史：一個游民在柴爾開司人村做工，臨走的時候，偷了一隻鐵匙去。柴爾開司人追上他去，搜檢他的身體，找到了匙子，用刀子破開他的肚腹，把匙子深插入傷處，就扔在田野裏，安然走了。等到哥薩克人遇見他時業已半死的人了。他把這事講給哥薩克人聽，竟死在到別村去的路上。哥薩克人講着這類可資教訓的歷史，屢次告誡我們，要留神柴爾開司人，——我沒有根據不信他們的話。

我對沙克落提起這件事情。他站在我面前聽着，忽然不發一言，露着牙齒，瞪着眼睛，像貓似的撲到我身上來。我們互相撲打有五分鐘的時候，沙克落纔怒喊道：『得了……算了！……』

我們兩人都累乏了，面對面坐着，不說話了半天。……沙克落很可憐的往我扔紅紗布的那地方望着，說道：『趕什麼打架？，唉，唉！……眞是傻。難道我偷了你的麼？你可憐做什麼？我可憐你，所以偷了一下……你做活，我不會做……叫我怎麼辦呢？也想幫幫你的忙……。』

我竭力給他講偷竊是怎麼樣的行爲……

「請你，別說話了！你的腦袋像木頭一樣……」他很輕蔑的對我說，

「你要死了，——你也偷不偷？！這活着趕什麼？別說話了！」

我怕重又惹氣他，祇好不說話了。這已是第二次的行竊。以前在黑海地方的時候，他曾偷去希臘漁戶一座石秤。那時我們也差不多要打起架來。

兩人稍爲安靜一下，講好和，休息了一會。他說道：『怎麼樣，——往下走罷？』

我們往下走路。他的神色一天天憂愁起來，時常很奇怪的望着我。我們已走過達里亞山峽，從古達烏爾山下降。有一次他說道：『再過一兩天我們就到帝夫里司了。嗤，嗤！』他吮着嘴唇，滿臉的笑容『走回家去，——你到那裏去了？旅行去了！一定先到浴堂去洗個澡……嚇！多多的吃一下子！對母親說——很想吃東西！對父親說——你恕了我一遭罷！我遇見了許多憂愁，大開世面，——各種的世面！游民是很好的人！以後要是遇見游民，必給一盧布，還領到酒店去，說——你喝酒，我也曾做過游民呢！要對父親說你的好話……說這纔是個人呢，——簡直是我的老大哥。……教我好。還打我，這東西！……還養我。我對他說現在你也養他罷。養他一年！養一年——這多長遠啊！瑪克西姆，你聽見麼？』

我極愛聽他這樣說話；在這種時候他的性子彷彿成爲普通而且童真的了。並且我在帝夫里司沒有一個熟人，但是冬天已近，——在古達烏爾山上已降過一陣雪，——所以他這類話自然是很入我耳的。我對於沙克落總是多少有點希冀。

我們走得很快。已走到伊白里亞的古都木慈嚇特了。明天就可到帝夫里司。

遠遠裏離五俄里路遠的時候，已能看見局促在兩山間的高加索京城。旅行的終點！我覺得很快樂，沙克落却冷淡得很。他用模糊的眼神向前望着，直唾着餓饞的吐沫，時常帶着病痛的恣勢，捧住肚子。這是他不謹愼吃了道間採的生胡蘿蔔了。

「我是格魯慈亞的貴族。我衣服這樣破，身上這樣髒，你以爲我能白天進自己的城裏去麼？不，不！……我們等到晚上再進城。等一等罷！」

我們坐在一座空樓的牆傍，掏出最後的兩根香煙，各自抽起煙來。冷得不由得抖索。寒冽的風從格魯慈亞軍道上吹過來。沙克落坐在那裏，低聲哼着悲慘的山歌。……我却想着暖屋子，和居家生活比游蕩生活的各種優點。

『走罷！』沙克落帶着堅決的臉色站起身來。

天黑了。城裏滿是燈火。看那小火光在包圍着城的黑暗裏漸漸兒一一跳躍起來，確是極美麗的景致。

『你把絨帽子給我，讓我蓋着臉。……要不然熟人認識我，也許……』

我把絨帽給他了。我們在渥里金街走着。沙克落吹嘯出一點堅決的調兒。

「瑪克西姆！你看見那停馬路站，——伏黎橋麼？你在那裏坐着等一

會兒。請你等一會兒我走一家去朋友家去問問自己母親父親的情形。……』

『你去不長遠麼？』

『立刻就來！一會就來！』

他很快的鑽進一條黑窄的胡同裏去，就此永遠消滅無蹤了。

我再也沒有遇見這個人，我差不多四月久的旅伴，可是還時常帶着善感和喜笑憶起他來。

他教會我許多爲聖人所著的巨册中尋覓不到的東西，——因爲人生的智慧總是比人們的智慧深厚而且闊大呢。

（完）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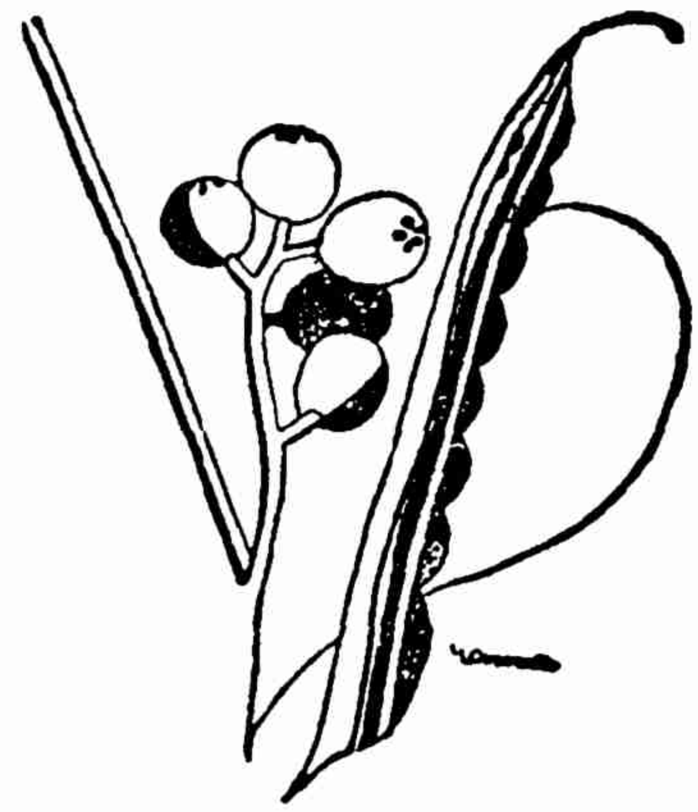
胡懷琛

廉頗　畏匿之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原文云：『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

王念孫云：『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即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引此，並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懷琛按：上文稱廉頗，下文稱廉君，此種不同之稱謂，在史記中常有之。其例舉不勝舉。不必爲傳寫錯誤。至於「畏匿之」，則原文正不錯，而念孫言誤也。「之」字爲代名詞，代廉頗。在今日通俗文，當作「畏而匿之」亦甚通暢。何得云文不成義。此種「之」字，在孟子中常有之。曰：『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曰：『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不曰「委而去」，不曰「望望然去」，而必加一「之」字，其句法正與史記「畏匿之」相同。信如念孫言，則孟子之文亦傳寫訛誤矣。惟此等「之」字，在今日所謂「文法」中甚不易解。蓋「去」與「匿」皆「自動詞」，「之」字似爲「目的格」。照「文法」定例：「自動詞」之下，不應有「目的格」。此等「之」字之用法，實超出乎「文法」定例之外。吾假定其名曰「半自動詞」。數年前曾有人舉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謂「之」字爲衍文。初聞此言，似爲有理；細思之，亦殊不然。承認此處「之」字爲衍文，則『委而去之』『望望然去之』兩「之」字皆衍文矣。況後人之用此「之」字者尚多：如蘇東坡文『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將謂其第一「之」字亦衍文耶。念孫固不知今人所謂「文法」，但其不解此等「之」字之用法，則正與今日談「文法」者相同，皆不通之論也。



醉了

——獨幕劇——

熊佛西

人物
王三
王妻
趙五
張七

時間——一八八八年

地點——某大都會

佈景——一間很破陋的屋子。王妻正盼望着王三回來，果然王三就回來了。可是夫妻見面，妻的情態非常熱，不知爲什麼夫的情態却非常冷。他的一副面孔叫人看了，彷彿覺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似的。看了他一身一手的鮮血斑點，不消說，更是叫人感覺一種殺氣。

王妻　你從那裏回來？

王三　從那裏回來？你說我從那裏回來！你瞧瞧我這雙手，你瞧瞧我這一身，你瞧瞧我這刀上的血！

王妻　那麼我先取盆水來你洗手。

（王妻取了一臉盆水來。王三洗手。）

王妻　其實，你那身衣服亦應該換一換。

王三　換？拿什麼換？唉！我怎麼會吃了這碗倒霉飯！

王妻　不吃又怎麼辦呢？

王三　我簡直不能瞧我這身衣服，一瞧，我的手脚就發軟，我的心就發酸，我的眼就發花，彷彿看見無數冤魂怨鬼圍着我哭哭啼啼！

王妻　那麼你就脫去這身衣服罷？

王三　脫去？脫去了，拿什麼來替換？

王妻　你不是還有一件短夾襖嗎？

王三　短夾襖？短夾襖不是狗兒去年穿到棺材裏去了嗎？

王妻　那麼……

王三　唉！

王妻　那麼今早在我媽家裏借了一件大褂，本來預備去當錢來替奶奶醫病的，現在你就先拿着換上罷。

王三　奶奶的病怎樣了？

王妻　還是沒有轉機。

王三　那麼還是拿去當罷！

王妻　你先換上罷。奶奶的病我再想法。

（王妻替王三換衣。）

王三　怎麼是女人的大褂？

王妻　是我媽的。別人誰肯借衣服給我們當？

王三　這我怎能穿？

王妻　在家裏穿穿不要緊。

王三　出外呢？

王妻　再想法子。

（王三換妥了衣服，王妻將其脫下的衣服與大刀順手掛在壁上。）

王三　不要掛在這裏！

王妻　那麼掛到那裏去？

王三　砸到後面井裏去！

王妻　那麼？

王三　那麼？……

王妻　你真不想再吃這碗飯麼？

王三　難道你還願意我做一輩子的「劊子手」麼？難道你願意你的丈夫一輩子殺人麼？你以為我是專門到這世界上來殺人的麼？你惟願，我整天整夜的被冤魂怨鬼壓着麼？

王妻　你今天幹嗎這麼大的氣？我又沒得罪你？

王三　氣！哼！

王妻　你今天在外面受了誰的冤麼？

王三　冤？冤大着啦！唉！（彷彿見鬼似的）你們！你們！我求你們不要跟着我罷！饒了我罷！我向你們謝罪。（跪下）你們覺得你們死得冤枉麼？但是——但是這不能怪我呀？我不過是聽人使用的一個小差役……上頭命令下來了，我怎能不執行呀？我真是想救你們的，心有餘實在力不足呵！朋友……朋友……請你們饒了我罷！請……你們饒了我罷，別要整天的跟着我！

（說畢仰地。其妻倒了一杯水給他喝，才慢慢的清醒過來。此時聽到後台一陣陣的病者的呻吟，非常淒楚。）

（排演時病者雖不出臺，但必須有專員負責扮飾。）

王妻　再喝一口水罷？

王三　這是誰的哭聲？

王妻　你不要管它。

王三　這是奶奶的聲音！我要進去看她！好像她在叫我！你聽，這不是……

（此時收房租的趙五在外敲門。）

王妻　誰呀？

趙五　我呀？

王妻　你是誰呀？

趙五　我是來收房錢的！

王妻　不得了！不得了！收房錢的趙五又來了！

王三　欠他幾個月了？

王妻　三個半月。

王三　（彷彿又見鬼似的）呀！你們又來了？我請你們不要來呢？你們為什麼這樣死死的纏着我？我與你們究竟有什麼冤仇？

趙五　（仍在外面）裏面究竟有人沒？

（王妻扶着王三入內，復出慌忙的收拾了大刀和血衣，放在不十分惹人注意的門角邊。）

趙五　裏面死了人麼？怎麼還不開門！

王妻　請進來罷，門沒門的！

（收房租的趙五上。）

王妻　我說是誰，原來是五爺。您從那兒來？您請坐罷。

趙五　王三在家麼？

王妻　沒有。您是來取房錢的麼？

趙五　是的。你們的房錢已經欠了三個多月，我們上頭已經說壞話了，今天非交清不可，不然不但要逼你們馬上搬家，恐怕還得請你們坐牢呢！

王妻　還是請您通融幾天罷。我們實在沒有錢。這幾天連我們老太太害病都沒有請醫生！

趙五　誰叫你們不請醫生？

王妻　我們很想請醫生，但是……

趙五　但是沒有錢，對嗎？

王妻　五爺眞是曉得我們窮人的苦處。所以房錢還得請您遲延幾天。

趙五　這可不成！欠了三個多月，不能再遲延了！你們不要使我爲難罷，我也是幫人收租的，倘若這房子是我的，像你這樣的人住，就是不給錢也不要緊。可是我們的東家那可不成！欠了他的房錢，不但要搬家，還得坐牢！

王妻　還是求您費心向房東老爺說個情面罷？通融這個月，下月決不再通融。

趙五　(凝望着王妻)其實像你這樣的人，就不應該欠人的房錢。你有多大年紀呀？

王妻　你這話問得太奇怪！

趙五　我問你有幾歲？

王妻　你爲什麼要問我的年紀？

趙五　我不過是隨便問問，幷沒有什麼意思。多少？

王妻　二十四——不，四十二。

趙五　我看你只有二十四。你要是有幾件新衣服穿上倒很不壞。眞是一朶鮮花插在汚泥裏！哈哈哈哈！

王妻　你笑什麼？

趙五　我不過是隨便笑笑罷了，幷沒有什麼意外的意思。哈哈哈哈！

王妻　請您不要笑了罷，笑得使人怪難受的！

趙五　好，我不笑了，我問你：王三究竟上那兒去了？

王妻　出門去了。

趙五　他一會兒會回麼？

王妻　恐怕他一時不能回。房錢遲早總要給您的，請您不必在這兒等候罷？

趙五　房錢遲付早付倒不要緊，不過……

王妻　不過？

趙五　不過我想乘王三沒有回，在你這裏歇一會兒。

王妻　那麼您儘管歇息，不過沒有茶給您喝。

趙五　用不着茶，和你談談就很止渴了！房錢請你放心，什麼時候有，什麼時候給我，萬一你們沒有錢，我替你們給亦不要緊。

王妻　這倒不必，只要請您遲延幾天，我們就感恩不盡了。

趙五　這沒有什麼不可！不過——不過王三究竟上那兒去了？

王妻　上衙門去了。

趙五　上衙門去了？

王妻　對，上衙門去了。

趙五　是與人打官司去了麼？

王妻 不，他向來在衙門裏當差。

趙五 做官麼？

王妻 做官。

趙五 做什麼官？

王妻 做一種官。

趙五 做那種官？

王妻 很大的一種官？

趙五 你能說得出他的官銜麼？

王妻 這倒說不清。我只知道他在衙門裏權柄很大，一切的人命都操在他的手裏！

趙五 一切的人命都操在他的手裏？

王妻 對！都在他的巴掌心裏。

趙五 這倒很奇怪：你的當家的既然在衙門裏有這麼大的權柄，就應該很有錢，爲什麼你們還這樣的窮，連房錢都付不出呢？

王妻 這是因爲我們當家的不要錢。

趙五 這也許是你們當家的不會做官？

王妻 不，他很會做官！

趙五 既會做官，爲什麼不會弄錢呢？你瞧，現在那個做官的沒有發財？

王妻 這是因爲我們當家的太老實。

趙五 做官就不應該老實，老實就不應該做官！我近來很厭煩替人收租錢，很想找個兒做做，可惜沒得門路。你可以向王三說說，看看他還有什麼門路麼？萬一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差事，我亦可以暫時幫幫他的忙，替他計畫計畫發財的方法。

王妻 這眞好極了。等我們當家的回來了，我與他商量商量。眞是，他眞是太老實了！在衙門裏做這大的官，還會沒有錢過活，說來誰都不信！

趙五 只怪他太老實，太愚蠢，手腕太不靈，將來你瞧我的！

王妻 我準相信您會弄錢。因爲您替人收了這多年數的租錢，是很富有弄錢的經驗！噯呀，我要進去了，我們老太太醒了！

趙五 你們老太太眞是病了麼？

王妻 可不是嗎？天天想請醫生來瞧……

趙五 爲什麼不請？也是因爲沒有錢麼？我這兒借你兩塊錢罷。

交錢給王妻。

王妻 這就不敢當了！我眞覺得您是一個慈善家！

趙五 我也覺得你是一個很可憐的美人！

裏面病人的呻吟此時更急切。

王妻 對不住，我要進去看老太太了。

趙五 我一會兒再來。王三回來了，請不要忘了我的事。

趙五下；片刻王三的同事張七上。

張七 三嫂，三哥回來了沒？

王妻 剛回來。

張七 在家麼？

王妻 在裏面。

張七 他今天回來的時候很生氣罷？

王妻 可不是嗎？你知道他今天爲什麼這麼生氣？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見神見鬼的。

張七 這也難怪他要生氣！今天衙門裏本來要殺兩個人，那知殺第一個就連砍七刀，頭才下來，輪到殺第二個的時候，三哥到底不肯下刀，好像瘋了似的跑出了殺場，旁邊當

時又沒有別人敢去代替，所以不得已只好改到今天下午再去結果他。現在他們叫我來請三哥下午再去，叫他不要怕！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說也奇怪，三哥經手殺了這麼些人，他從來不怕，不知他爲什麼今天這樣的害怕？

王妻　三哥旣是這樣害怕，你爲什麼不代替他幹呢？

張七　我那兒成？我只能做三哥的副手，叫我做正手，我就幹不了了！

王妻　這件案子你們分到多少錢？

張七　據說分到三哥名下有二十塊錢，到我名下有十塊錢。

王妻　錢還沒有分下來麼。

張七　案子還沒了，怎麼就可以分錢？你去勸勸三哥罷，叫他趕快去完了這件案子。倘若他不去，不但這二十塊錢分不到手，恐怕差事也難保！

王妻　他已經說過他甯可做叫化子，再也不願幹「劊子手」了。

張七　不願再做劊子手了？

王妻　對。

張七　你讓他不幹麼？

王妻　他不願幹，我也沒法兒勉強他幹！

張七　你想不想他幹？

王妻　我雖然不願他幹，可是又不能不想他幹。你想，現在我們的房錢欠了三個多月，老太太還病在床上等錢來請醫生，米也沒有了，冬天也快到了，棉衣還不知道在那裏，你瞧，倘若他認眞不幹，我們這一家怎樣過活？

張七　假如現在有二十塊錢的收入，亦很可以救濟一下！

王妻　可不是嗎？

張七　那麼你趕快設法勸勸他罷。

王妻　我實在沒法。你呢？

張七　我倒有個法子。三哥不是很歡喜喝酒嗎？我現在身邊還有一瓶白乾酒，(由衣袋內取出一瓶酒來)我們來想法勸他的酒，待他喝得差不多了，再把那把大刀交給他，你看他還怕不怕殺人！

王妻　怎麼你身邊常常帶着酒？

張七　沒有一個劊子手身邊可以離酒的。沒有酒，心不橫，手沒勁，刀不硬！

王妻　你三哥平日殺人不喝酒麼？

張七　喝的，可是喝的太少。今天那個人其所以連砍七刀頭還不落地的緣故，都是因爲他沒喝醉！現在我們要特把他灌醉！把他灌得醉醉醺醺的，叫他心不由主！他現在在裏面麼？你去請他來，讓我來灌他！待他醉了，不由得他的心不橫硬來起，不愁他手上的大刀不向人頭上砍去！

王妻　那麼我去叫他。他已經來了！

王三上。

王三　我以爲是收房錢的趙五在這兒逼賬，嚇得我半天不敢出來，不料原來是老七在這兒高譚濶論！

王妻　趙五本是來過，剛走。

王三　房錢怎樣？

王妻　他說今天非要不可！停會兒他再來！

張七　咱們衙門裏的餉也許快要發了罷？

王三　得了罷！我就餓死再也不指望衙門裏的那幾塊造孽錢！

張七　三哥，你這話我不很明白？

王三　這有什麼不明白就是「劊子手」這碗飯，我起誓不吃了！

張七　三哥要不幹了麼？

王三　這那是人幹的活，整天整夜的殺人！世界上可幹的事多着啦，爲什麼要整天整夜的刀不離手手不離刀的過着屠夫的生活？

張七　三哥這話對，不是三哥提醒我，我倒糊塗了！咱倆這碗飯簡直不是人吃的！從此咱倆再也不吃這碗飯了！三嫂拿兩只大碗來，我要與三哥喝上幾碗，痛快一下！

王三　眞是悶氣得很！

張七　可不是嗎？喝上幾碗白乾，心裏定會舒服點！

（王妻拿上兩只飯碗。每人喝了一碗。）

王三　說起來也怪，早晨那個死鬼怎麼我連砍七刀，頭還不落地？莫非這裏頭有什麼寃屈？

張七　是三哥心裏不願意，所以頭難落地。

（說話之間，張七又敬了一碗酒給王三，王三一飮而盡。）

王三　我眞是不願幹這個殺人的勾當。你不厭煩這個勾當麼，老七？

張七　那能不厭煩？不過是沒有法。你想咱們不幹這個把戲，咱們幹什麼？

（說話之間，張七又敬了一碗酒給王三，王三又一飮而盡。）

王三　咱們不能做點小買賣麼？

張七　本錢呢？

王三　借去！

張七　那裏借去？哼！談何容易，這年頭做買賣！何况你還沒有本錢？就是有本錢也不容易！

王三　那麼咱們幫人打雜去？

張七　幫人打雜去上那兒去打雜，請問？

王三　托人找去！

張七　誰肯替你找去，這年頭？

（說話之間，彼此又痛飮了一碗。此時王三已有了幾分醉意，突然把桌子一拍，兩只眼睛一翻。裏面病人的呻吟聲亦加大。王妻入內。）

王三　那麼咱們幹嗎去？

張七　你說！

王三　你說呢！

張七　我說咱們還是殺人去！

王三　還是殺人去？

張七　還是殺人去！

（王三突然放聲大哭。王妻上。）

王妻　這是怎麼一回事？

張七　他已經醉了！他已經醉了！快他的大刀和血衣呢？

王妻　都在這裏。

張七　快給他！剛好，殺人的時候又快到了！

（王妻與張七替王三換上了原來的血衣，把大刀放在他手上。）

王三　你……你們這……這幹嗎？

張七　叫你再上殺場！

王三　幹嗎？

張七　殺人去！

王三　殺人去？

張七　對，殺人去！

王三　殺人何必一定要上殺場去？

裏面病人的呼聲越法沈重。

王三　這是什麼聲音？

王妻　奶奶的呼聲！

接着又是敲門聲。

趙五　王三回來了麽？

王三　這是什麼聲音？

王妻　這是收房錢的趙五敲門！

趙五上。王三一見趙五連叫帶做的拿起刀來就要殺，嚇得趙五滿場飛跑。結果王三跌倒，一刀砍在一枝板凳脚上，半天不能開口，只微微的聽見他的喘息聲。趙五只是嚇得一頭的冷汗，好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

趙五　這……這……是怎……怎麽一回事？

王妻　這是因爲他喝醉了！

——幕——

一九二八，四月，十一日。

〔附白〕　如欲排演或翻印本劇本，須先得作者的許可。

對付老鼠的國際會議

頌華

今年五月十六日巴黎舉行對付老鼠的國際會議。法國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 Calmotte 與 Yabriel 二人，年來常常勸告國民注意老鼠這樣東西的危險。Calmette 教授并且還作驚人之談，說老鼠正在那裏進行征服世界的途程。在大戰以前，美國單於農業一方面每年因老鼠而所蒙的損失，約計有二萬萬金鎊價值之鉅。其他各國，當然亦蒙老鼠的損失。老鼠是蹧蹋食物傳播病菌的害物。丹麥及東方的日本與印度常施有效的方法對付老鼠。雖然對付老鼠，亦需巨額的經費，然而到底還是所得足償所失云。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三月一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政府會議分會暫行條例。

⊙北京元帥府決定明令追任關稅委員十四人，俾早將過渡稅決定。

同　二日

⊙使團將會議應付北方辦過渡稅。某使說帖內容：（一）聲明並非反對中國增稅。（二）依條約規定應實行裁釐。（三）依關會原案須確定用途。（四）各國輸華物品不一須由各國單獨與華方商定互惠條件。

⊙北京外部整理波蘭新約，尅日簽字。波代表已將草案電瓦薩，俟覆到簽證。

⊙易宋晤後之關稅問題，據通信社係召集南北代表稅則會議，已難成功，惟於海關行政制度，維持現狀，幷實施七種差等稅率，作爲過渡辦法之議，則意見已似一致。爲準備計，北京政府方面，先製作原案，俟南京政府商妥後，由南北兩政府同時向列國發出通牒，徵求同意。關稅自主委員會之任務，爲準備關於關稅徵收之用途，及釐金撤廢之方法，與夫應得列國同意之手續如何，幷互惠稅率協定之準備等。

⊙五國銀行團對於宋子文關於鹽稅問題之聲明中『鹽務稽核署無以鹽稅收入償還外債之權；以鹽稅作擔保之外債，其中多數已由關稅收入，抵償債務』之點，認爲違反善後借款條約。

⊙國民政府財政部公布皖北准鹽官運局運銷條例。

⊙李濟琛到香港，港政府作盛大歡迎。

同　三日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決國府蒙藏委員會組織大綱。

⊙江蘇全省商聯會開幕。

⊙廈門日領派警化裝至廈市相公宮捕韓籍苗埔生，現在泉州民團編練處任職之李箕煥，李剛，李潤朐，李明齊；並開槍示威。李等爲韓革命黨，被搜出關於獨立運動文件。

⊙陝籌電北京，阿富汗王將於日內吞國聯會，似與東方問題及中阿將來有關係，請注意。

同　四日

⊙國民政府所召集之川省各方代表大會，因鬧意見，鬨散。

⊙北京方面之中日商約兩專門會，航務問題，華主內河日輪，即日停駛，沿海日輪，定期改訂辦法。日委答內河航路，日本投資關係，非立時可以收束，應改爲十年期交還，北京外部認爲無誠意。

⊙中比修約海牙訴訟案，比請再延期半年，一方留與華再談地步，近無進展。

⊙奉方向中交，陸，南，鹽，金，六銀行借五百萬。一說用於整理奉票，一說作軍費，中交不能拒，四行則未允承擔。

同　五日

⊙北京電：墨西哥約現展至本年十一月墨總統任期爲限，中墨將行換文。

⊙韓民因生計壓迫，移北滿者日多。黑省當局，擬於嫩江沿岸墾水田安插之。

⊙北京元帥府令，設關稅自主委員會，任顧維鈞等十四人爲委員，潘復爲主席；使團已有集議意。日於過渡稅之用途及整理外債與互惠貨品稅率諸點有意見。

同　六日

⊙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楊兆泰，南桂馨，李鴻文，馬駿，孟元文，陳受中，王鎮勛，冀貢泉爲山西省政府委員，閻錫山爲主席。

⊙申報香港電：中英親善步驟，擬先將粵漢九廣兩路接軌，接軌處在粵路之西村，與廣九之石牌，線長三英里，由吳鐵城赴港接洽。

⊙蘇省商聯會閉幕後，設勞資糾紛及印花稅兩審查委員

會。

同　七日

◎中央政治會議推蔣中正爲主席，又任李濟琛爲廣州分會主席；李宗仁爲武漢分會主席；馮玉祥爲開封分會主席；閻錫山爲太原分會主席。

◎吉林消息，滿鐵奉海聯運，定十日開始。

同　九日

◎北京關稅自主委員會成立。

◎法英美荷等使，在荷館會議協禁軍火運華案。決定各電本國政府，重申九國協定之精神並維持其效力。凡簽字協定諸國，應絕對取締由其領土直接輸來，或經過領土間接輸來中國之一切武器，並勸其他各國加入協定。

同　十日

◎蔡元培就代理法長職。

◎英使館否認日人所傳港督抵粵，成立英粵七百萬鎊借款之說。

同　十一日

◎粵省政府招待港督塞文、克乃門。港督演說，表示粵港重聯之歡，并望粵路與廣九之接軌。

同　十三日

◎國民政府委員會議，通過國定關稅委員會組織條例。

◎北京交部對顧宗霖與南方議定之郵政合作各條件已同意。其要點爲：(一)南北各設總局，各委局長，(二)南北合委法人鐵士蘭爲總辦，會辦則在南局者由北委，在北局者由南委。(三)郵款存銀行，由總辦保管，盈餘之提用，須經兩總局同意。

◎梁士詒下令稅務處全體新舊人員三百餘名，一律免職，聽候調用。

同　十四日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推譚延闓爲代理政治會議主席；任閻錫山，趙戴文，南桂馨，賈景德，商震，馬駿，溫壽泉，田桐，方本仁，爲政治會議太原分會委員。又推譚延闓等九人爲外交委員會委員。

◎安徽省政府改組，各委員就職。

同　十五日

◎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中央組織部所提出之黨員總登記條例。

◎廣東政分會通過粵省四區善後委員：徐景唐東區，陳銘樞南區，陳濟棠西區，王應榆北區。

◎羅文幹爲奧款問題，出膺外長。奧款債務，於歐戰後移義，現義以退還庚款關係，甚願以奧款作抵。北京當局甚願對義之奧款交涉順利。

◎楊增新電請阿富汗撤回駐新代表，免開無約駐領之端。北京電陳維城向駐英阿使交涉。

◎法，義，英，美四國代表在北京日使館開甯案交涉祕密會。表決列國認此案主動者之共產黨已消滅，對懲辦負責者等條件可放棄。惟賠償損失一點，難再讓步。決俟英使與黃郛再經相當折衝後，即由關係國共派代表，或即派寧滬領事協助英使，了此懸案。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

◎斯督姆遜就斐律賓第一百任總督職。

◎英倫派員赴澳籌劃天空防務。

◎南斐議院因某案之辯論，而披露發現南斐鑽石充斥之事實。即去年十二月，曾有人在橋河口亞歷山大灣中發現最富金剛鑽之石礦。

同　二日

◎日本勞農黨，聲明倒閣。

同　三日

◎法國與西班牙間關於湯吉爾事件之合同，業已簽字。

同　五日

◎日民政黨，決擬在特別會議上，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及鈴木內相彈劾案，謀傾政府。

◎德國會預算委員會，已核准建造一萬噸巡洋戰艦一艘。

◎漢志與內志王伊平沙德，通知各部落領袖，決計以武力恢復柯威特，伊拉克，與外朱爾丹之伊斯蘭教，并已進攻柯威特，此實華哈璧人整個衛教運動向英進攻之開始。

同　六日

◎美參院批准美法公斷條約。

◎德經濟部長擬廢止對英商約。

同　七日

◎東方社電：以一九一九年在北京訂定禁止對華輸入武器協定，參加國中之日英法荷等主要諸大國各公使爲中心，以擴張該協定之範圍，使協定國以外之俄德捷克丹麥瑞典那威等亦加入爲必要之議；右關係國公使已有會議，且已向非協定國方面勸誘加入協定。

◎英政府發表英埃草約，及該草約談判之互換公文。

同 八日

◎英埃草約談判不成，埃及學生有罷課示威運動。

◎傳日政府現正與蘇俄政府談判西伯利亞讓與權，及開拓北滿利源。

同 九日

◎漢志國王侵柯威特邊界，其代表華赫到開羅，擬談判伊拉克與漢志邊界問題，並聲明漢志國王無宣佈神聖戰爭之事；惟英飛機之蹂躪，實引起人民惡感。

◎外錫爾伐尼亞境內匈人產業問題，爲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爭執之要點。該境前受匈統治，一九一九年，割歸羅馬尼亞。境內匈人，自願保全匈籍，國際聯盟行政會議，張伯倫主由行政會復指派兩中立國會同混合公斷委員會，考慮匈國要求。

同 十日

◎國際聯盟行政會閉會。

◎法荷簽定兩國間公斷和解條約。

同 十一日

◎蘇俄委員行政會會長賴柯夫，報告拘禁唐納資煤區德國技師，指爲有反革命活動。賴氏又有一文，述該技師謀毀礦產，意在削弱蘇俄國防力。

同 十二日

◎日汽船五艘，以大風暴，在千葉海濱沉沒。

◎美國開始與德國及西班牙談判締結公斷條約。

◎英下院通過人民代議制案之一讀，此案規定，女子二十一歲，有選舉權與男子同。

◎土耳其政府決定接受國際聯盟行政會之請，參加三月十五日裁軍籌備會議。

同 十四日

◎大東等電報公司及馬可尼無線電公司，聲稱已議定臨時辦法，另組織公司，合併兩方面之利益。

同 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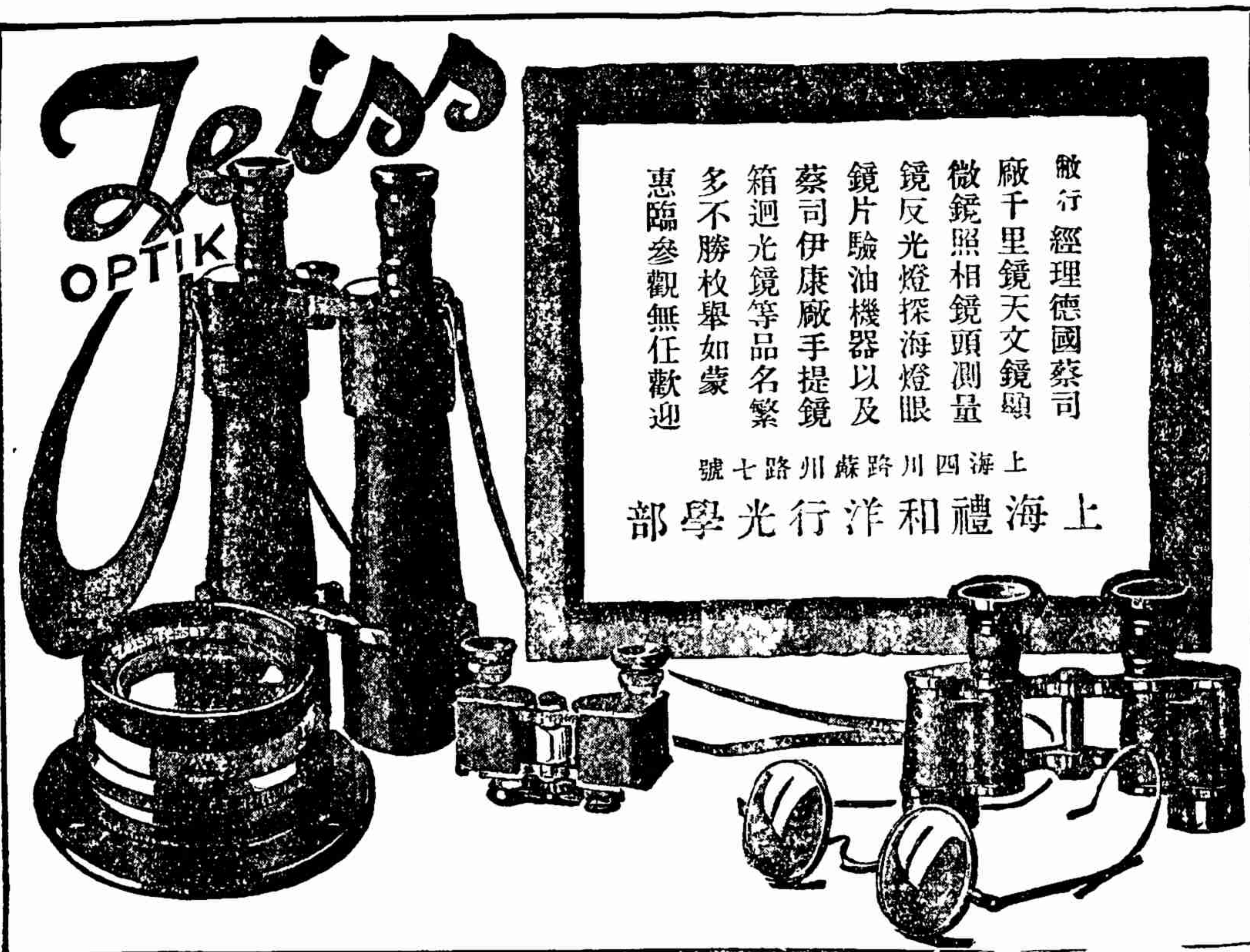
◎因蘇俄拘捕唐納資煤區德技師事，德國政府已對俄國終止商約之談判。

◎日政府於本日發動共產黨大檢舉，在東京被捕者一百餘人，勞農黨本部被軍警佔領。

新月一卷四號要目

先拉飛主義……聞一多
曼殊斐兒……西瀅
文學與革命……梁實秋
潘金蓮(話劇)……歐陽予倩
萬牲園裏的一個人……徐志摩譯
夏拉瓦極……方重
商民族之經濟生活之推測……程憬
同胞姊妹……顧仲彝
阿麗思中國遊記(續完)……沈從文
西京通信(雜誌和劇本)……西瀅

東方(840)錮



方(861)錮



危險之污膜

著名牙醫家咸認齒牙與
牙齦之種種病症皆因
污膜而起必須採用最新方法按日去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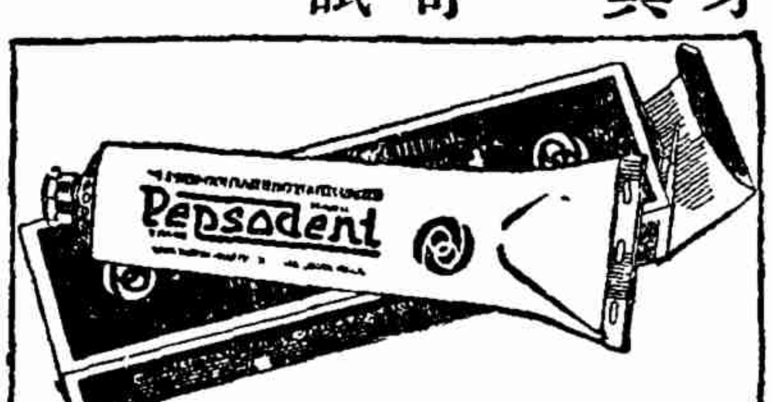


多數齒牙齒齦之病症、及失去本有之光澤、皆因有污膜黏附於齒上之故、顧欲去污膜、又非尋常刷牙所能濟事、試以舌舐牙、其爲一種滑膩之衣、自能卽知、此卽所謂污膜、能吸收污質、使牙齒污暗、繁殖黴菌、產生牙垢、毀牙害齦、莫此爲甚、故不可不按日去除、據著名牙醫云、去除之法、應用最合法之牙膏、至少每日早晚洗刷二次、蓋不若是、斷不能有白亮之齒、與健全之齦也、必素定爲去膜功效最著之合法牙膏、先使其凝結、然後去之、兼能使齒牙光亮、牙齦強固、而不損牙磁、凡讓牙所需之功效、其中無不畢具、

各處藥房百貨商店均有出售、如欲先試用、請寄郵票三分至下列地址、當卽寄奉可用十日之試用管一管、

上海郵政箱第一四一六號

必素定公司 DEPT. CH7-6



財政學專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經濟叢書

財政總論

硬布面　五百六十餘頁

定價三元五角

日本小川鄉太郎原著　何崧齡譯　本書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緒論。第二部份為經費論，即尋常所謂歲出論，第三部份為收入論，即尋常所謂歲入論。書中注意於歷史的研究與比較的研究，尤詳於日本財政現狀。

租稅總論

硬布面　四百三十餘頁

定價二元四角

薩孟武譯　租稅論為財政學上最重要最困難之問題，世界著名財政學者多致力於此。是書亦為小川鄉太郎名著之一，全書分總論各論兩部，茲由薩君譯為漢文，先出總論，詳述租稅之本質、分類、發達、根據、原則、分配以及稅制之組織，各論則對於各稅加以特殊之研究，不久亦可出版。

財政學總論　一冊　定價二元

陳啓修著　書為北京大學陳教授所著，計四十萬言，卷首泛論財政學及財政思想之發達，以下分五大編（一）財務行政秩序論，（二）公共經費論，（三）公共收入論，（四）收支適合論，（五）地方財政論。凡財政上之一切理論與事實，詳論無遺。

民國財政論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楊汝梅著　本書於民國十五年來財政上之重要事實，悉用提要鉤元方法論述無遺，尤注意於中央收入與內外債。其所發表之意見，均以現在事實及各項統計表冊為根據，殊便參考。

民國財政史　二冊　定價八元

賈士毅著　本書乃搜集近年檔案、文牘、法令、章制，以及各家著述編輯而成，計分六篇，舉凡新舊豫算之盈虛消息，財務行政之籌劃因應，莫不依類纂入。

中國財政史略（學藝叢刊）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徐式莊編　本書共分九章，自三代始至前清止，凡歷代之財政，皆扼要敘述，文簡意賅，洵為吾國研究財政者必讀之書。

內國公債史　一冊　定價八角

徐滄水編　是書為前上海銀行週報主筆徐滄水先生所編，於民國以來內國公債之沿革情形與經過事實，並歷年市場狀況，均能詳其原委，剖其利弊，俾於棼如亂絲之公債事實，得為有系統之研究，誠吾國公債史中僅有之鉅著。

財政學大綱　劉秉麟譯　一冊　定價八角

函授學社商業科講義　財政組織（英文本布面）　董承道編　一冊　定價三元

公債論　陳與年譯　一冊　定價五角

比較豫算制度論　吳瓊編　一冊　定價八角

社會問題與財政　甘浩澤、史維煥譯　一冊　定價九角

歐戰財政紀要　陳燦編　一冊　定價五角五分

英國所得稅論　金國寶著　一冊　定價二角

貨幣膨脹各國公債略史　吳東初譯　一冊　定價四角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 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尙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五分	二元三角五分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夏令衛生必讀

◇商務印書館出版◇

霍亂預防法（醫學小叢書）　一冊　定價一角

朱夢梅編　霍亂爲夏秋間最烈之傳染病本書用白話編輯於預防諸法言之極詳且簡便易行末復就新法治療及通俗治療分別詳論其利害

赤痢篇（傳染病全書卷一）　一冊　定價一元

余雲岫　劉崇燕合編　夏秋之交赤痢流行爲傳染病之一大重症本書對於該症之原因種類病狀經過轉歸豫後診斷療法豫防等靡不詳細載述精密討論

治蠅要覽　一冊定價一角二分

費耕雨編　此書詳述治蠅之理由驅除蠅類之方法及捕蠅器之製造殺蠅藥之調合用白話文敍述極易了解

蠅的研究　一冊定價二角

王歷農編　書分四章前二章歷述家蠅研究之歷史及家蠅之生物學的觀察如家蠅的形態發生生態等均有精到之研究後二章備述家蠅在疫學上之活動列舉蠅類所傳播之各種疾病末復提出種種預防驅除家蠅之方法皆切實易行

可怕的猩紅熱（通俗醫書）　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胡定安編　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紅痧喉症爲最危險之傳染病本書特用淺顯通俗文字詳述其病源病狀及治法以警告大衆

瘧疾一夕談（通俗醫書）

胡定安編　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書採德國杜爾克(Durch)及諸家新學說與臨證上經驗用淺近語文專論瘧疾一症並詳及豫防療養諸法

傳染病（醫藥小叢書）	一角
免疫學原理（醫林叢刊）	五角
飲食防毒法（通俗教育叢書）	一角半
食物衛生（通俗教育叢書）	二角
救急法及衛生法大意（醫藥小叢書）	一角
實用救急法（通俗醫書）	三角半
家庭防病救險法	一角半
蚊蠅消滅法（平民叢書）	一角

清涼飲劑製造法　一冊　二角

赤土山人譯　是書爲日本製藥專家川崎氏所著於各種清涼飲劑如水果露香味精冰酪礦水鮮果酸等之如何配製均按切實際逐項詳爲說明

商務印書館

重行代訂歐美雜誌啓事

本館自去冬停止爲客代訂歐美雜誌以後、各地來函要求重允代訂者、日有數起、本館以情不可却、特自卽日起、依照下列規定辦法、重行代客訂購歐美雜誌、卽希垂察爲荷、

一、雜誌取價、按照外洋定價、核當日兌率、另加百分之十手續費、在收受訂單時一次付清、如遇雜誌價目未明時、先付定洋五元、俟本館收到外洋發票後、再行結算、

二、雜誌均由外洋直寄訂戶、故訂戶須在訂單上塡具英文姓名及詳細英文地址、否則恕不代訂、再如遇因郵局誤投或竟投不到者、本館只可代爲催查、不負其他責任、

三、各雜誌訂期、至少一年、其半年或零數者、一概不訂、

四、各雜誌自代訂日起、大率第一次(卽第一期)約三個月可到、請勿預催、

五、所訂雜誌、如不注明起始日期者、概由最近一期起、如經註明而外洋以售缺等情不能照准者、亦概由最近一期起、

六、續訂雜誌、須於滿期前三個月通知、如訂戶通知過遲、致前後不能銜接、本館不負補全之責、

▲歐美雜誌目錄在編印中一俟出版再行通告

上海及各省

商務印書館謹啟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如在上海總館所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所定括弧中填某處某店
定購東方雜誌一份執有　　字
第　　號定單原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
移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啓者敝公司出版雜誌多至十數種每種定戶逾萬寄發均有專員負責辦理惟內部既係分工手續因之繁複如來函查詢二種以上之雜誌勢須輾轉交查辦覆苦難迅速時勞企盼歉悵良深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雜誌未到等事務即祈填用附列二種格式剪下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館並乞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免致延緩手續較便受賜良多諒荷同情幸予贊助不勝企禱之至此請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查詢雜誌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如在上海總館所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所定括弧中填某處某店
定購東方雜誌一份執有　　字
第　　號定單寄　　省
縣

收茲查第　　卷
號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原文献残缺